利約短篇小說集



拉丁美洲文学丛书

拉丁美洲文学丛书

利約短篇小說集

梅仁譯



作家出版社

一九六一年·北京

Baldomero Lillo

CUENTOS

利約短篇小說集　　书号1514

作家出版社出版
（北京朝内大街320号）

字数118.000　开本850×1168耗$\frac{1}{32}$　印張5$\frac{5}{16}$　插頁2
1961年3月北京第1版　1961年3月北京第1次印刷
印数0001—4000册　定价（3）0.53元

北京新华印刷厂印刷　新华书店經售

前　言

巴尔多迈罗·利納（1867—1923），是智利最有代表性的批判現实主义作家。他生于智利中南部的洛塔煤矿区，父亲是煤矿公司的一个职員，他自己后来也当了煤矿公司附設商店的职員，一生在洛塔过着俭朴的生活。他同矿工有广泛的接触，經常下矿井或到矿工的家里訪問，因此，他非常熟悉矿工的生活，了解他們的痛苦和愿望。他的重要作品大都是以矿工的生活为題材的。

利納是一个杰出的短篇小說作家，他的作品有《地底下》(Sub-terra)、《太阳下》(Sub-Sole) 和《民間故事》(Relatos Populares) 三个集子。这三个集子各包括十三个短篇小說，其中《地底下》有八个短篇小說是描写矿工生活的，因此最为著名，初版于1904年，以后陆續印行七次，这在智利文学作品中是不平常的事件；《太阳下》是1907年出版的，印过四次；《民間故事》則是作者逝世后，由智利作家貢薩萊斯·維拉(González Vera)所編纂，于1942年出版的。

在利納生活的那个时代，智利的矿工在很大程度上是一个自在阶級，还不是一个自为阶級。那时候，煤矿工人的队伍人数还少；他們沒有自己的战斗的組織，甚至連后来由矿工們自己通过斗爭取得的一些有限的社会保障法律也沒有。

利納忠实地写出了当时矿工的困苦生活和享受不到任何权

利的悲惨处境，以及他們自发的反抗和斗爭。如«十二号风門»、«工資»、«魔鬼巷»等，描写的都是煤矿上經常发生的事情，但作品写得很集中，富于艺术感染力，使人讀后不由得不为矿工們世世代代的悲惨命运而感动。

利約对矿工和外国資本家的公司，表現出立場分明的爱和憎。他对矿工和矿工的家属，总是寄以深切的同情。他把他們的困苦悲惨生活，正确地归罪于公司的残酷剝削。他通过笔下的人物，对外国資本家发出严正的譴責，指控他們是“贼”和“凶手”。例如在«瓦斯爆炸»这个短篇小說里，利約就成功地刻划了一个公司代理人的面貌，眞实地暴露了他那帝国主义侵略者的丑恶面目。这个外国工程师的驕横、自負、残酷，和为了公司的外国資本的利潤，无情地剝削欺压工人的罪恶行径，描写得淋漓尽致。利約在这个短篇小說中所写的矿工的反抗和斗爭，反映出当时智利矿工的阶級意識正在逐漸形成。

«地底下»出版的时候，正是智利工人开始組織工会，为自己的权利进行斗爭的时候。利約的这个小說集的出版，給智利文学开辟了新的道路；他的作品中的人物，已經不是智利文学中历来所描写的那些貴族阶級和追求个人出路的資产阶級，而是完全嶄新的人物，来自新的日益扩大的工业无产阶級队伍的人物。1919年，智利发生了第一次大規模的工人罢工运动，洛塔的煤矿工人为了爭取八小时工作制和其他工作条件，組織起来进行了声势浩大的罢工斗爭，坚持近两个月，最后終于取得了胜利。这一次在智利历史上称为“大罢工”的斗爭，后来在智利作家迪埃哥·穆紐斯(Diego Muñoz)于1953年出版的长篇小說«煤»(Carbón)中，有着詳細的描写。利約的«地底下»中所写的矿工們的反抗，可以說是預示了这次斗爭高潮的到来。利約

的作品，无疑地給迪埃哥·穆紐斯等新一代的智利进步作家以很深刻的影响。

利約的短篇小說，題材是很广泛的，并不限于煤矿工人生活这一方面。在以城乡劳动人民的困苦生活为題材的时候，他的現实主义精神，他对普通人民的爱，对剝削者和統治阶級的憎，也同样表現得极为鮮明。例如描写地主欺压虐待农民、掠夺农民土地的«拐手»和«吉拉班»，反映城市貧民生活的«大杂院里»，揭露商业資本家殘酷剝削城乡貧民的«小天使»和«店前和店后»，就是这样的作品。此外，象諷刺統治阶級官僚的«"Inamible"»和表現作者对艺术和人生看法的童話«永恒的雪花»等，也都是很成功的作品。



利約的文学創作活动，主要是在十九世紀末二十世紀初的十余年之間，由于当时智利社会历史条件的关系，他的作品不免受到他出身的小資产阶級思想意識的限制。他以一个同情者的眼光来描写矿工，描写雇农和城市貧民，他看不到在智利的这些被压迫被剝削的普通人民身上正在逐漸成长的爭取民族解放和民主革命的伟大力量，因此，他笔下的大部分人物，在残酷的阶級压迫面前，或者在粗獷的大自然面前，就显得有些脆弱渺小，无能为力；他們的反抗和斗爭，也往往只是絕望的复仇。利約的艺术成就，在于他善于从現实生活中观察主要的現象，以丰富多采的富于感染力的文笔表达出来。他的作品，在智利工人群众中拥有广大的讀者；特別是智利的矿工，更是喜爱他的作品，認为他是他們自己的作家，把他的作品作为鼓舞他們进行斗爭的武器。巴尔多迈罗·利約是智利現实主义文学的先驅，不但在智利文学史上，而且在整个拉丁美洲文学史上，占着重要的地位。

这个中譯本集子，共选譯了利約的十五个比較优秀的短篇小說，所根据的原本是智利当代著名作家尼古梅台斯·古兹孟(Nicomedes Guzman)編的«巴尔多迈罗·利約文集»(Antologia de Baldomero Lillo)，智利圣地亚哥“西克—薩克”出版社1955年出版(Empresa Editora Zig-Zag, S. A., Santiago de Chile, 1955)。

譯　者

1959年12月

目　次

老廢物

从矿井里拖出一匹馬来，是一件不大常有的事。这件事情把存煤場上的卸煤工和送空車回罐籠的推車工都吸引到井口的四周来了。

他們都是些上了年紀的工人，已經干不了井下的活儿了。那匹在井下拉了十年煤車又被带回到太阳底下来的馬，引起了他們的深切的同情。这种感情，是只会对一个忠实的、曾經一道分尝过工作中的艰辛疲乏的老朋友，才会发生的。

那头牲口使很多人回想起了他們最好的日子。那时，在窄狹的礦子里，他們凭着强劲的双臂掄起采煤的手鎬来，一下子就能把它的鋼齿打到幽暗的煤层里去。大家都認識"鉆石"，它是一头精力充沛的好牲口。它在弯弯曲曲的运輸坑道里，从早到晚，柔順而又不知疲倦地拉着煤車飞奔。每当难于忍受的苦役所引起的过度疲倦使他們的臂膀瘫軟无力的时候，一看見这匹馬气喘吁吁地跑过，他們就会重新振作起来，就象一点一滴地摧毁着頑石的怒涛一样，継續頑强地干着那螞蚁打洞的工作。

大家都靜靜地等着那匹馬儿的出現。它瘸了腿，治不好，井上井下的什么活都干不了啦。它的最后的归宿就是被人丢到那荒凉的原野上去。在那儿，人們只能偶尔看到一些孤寂的、为尘埃所复盖的荆棘丛，旣沒有一根草，也沒有一棵树，来打破那灰色的单調景象。

再也沒有什么地方比那荒凉的、干枯的、尘埃飞揚的原野更为阴郁的了。那里到处都是小沙丘。甚至要把沙子带起来刮过那沒有水气的光秃的土地上的风，也显得很吃力。

在一处地势稍微高一点的地方，聳立着矿井的井架、烟囱和被烟熏黑的棚屋。矿工的住宅座落在一个小山谷的右面。在那些住宅上空的稀薄空气中間，緩慢地飘浮着一大堆黑色的浓烟，使得那个原不宜于居住的地方显得更加阴郁。

从石灰質的土地里升上来一种令人窒息的潮湿气息，細微的煤灰沾上了矿工們的汗污的脸。他們依傍着小車，沉默地領略着由于要把馬弄上来而得到的片刻休息。

在按照規矩敲过三下鈡之后，井架頂上的大天輪开始慢慢轉动起来，細細的鋼絲繩在輪槽里滑动着，力大无比的卷揚机把鋼絲繩纏繞到它的巨大的卷筒上去。过了一会儿以后，一大堆滴着水的黑色的东西突然从那阴暗的井里升上来，在井口上面几米的地方停下了。那是一匹黑馬，套在一个結实的繩网里，垂挂在罐籠下面。它那僵硬的四腿张开着，身子在深坑的上空搖晃。从下面望上去，它就象一只臓在蛛网中間的巨大的蜘蛛，样子非常难看。它在空中搖晃了几下以后，就慢慢降到同平台一样高的地方。矿工們很快朝这大口袋一样的东西跑过去，将它从井口上取下来。“鉆石”在松开以后，疲乏地大声呼吸着，顫巍巍地掙扎起来，立住不动了。

“鉆石”和所有在矿井里拉車的馬一样，是一头矮小的牲口。它的皮肤以前是光滑的，顏色象煤精一样黑得发亮，但現在到处都是伤痕，昔日的光泽全都消失了。在那套軛头的地方，一些大伤疤已經化膿。膝骨上面現出长久未消的浮肿，使原来美丽的腿已变成畸形，变得非常难看了。它肚子大，脖子长，臀部干瘦，

过去那輕捷丰碩的体态連一点儿影子都沒有留下来。在它干癟的腰上，鞭子的血痕还是新鮮的，而它的尾巴毛則被鞭子扯得几乎沒有了。

矿工們凝視着它，感到又惊奇又痛苦。他們熟悉的那匹活生生的馬儿，現在变成了个什么样子喲！它皮开肉綻，骯髒得令人生厌，只配給兀鷹去飽餐一頓了。当那头牲口被中午的阳光弄得睜不开眼睛，低着头一动也不动地站着的时候，一个年紀最老的矿工挺直着他那瘦弱的身軀，用疑問的眼光环顧四周。他那憔悴的方正的脸上，带着一种严肃的、凝思的、梦幻的表情。他的目光在馬和他那一群沉默的同伴的身上来来去去地望着，双眸之內似乎蘊藏着他的整个生命。他的同伴們是一些备受摧残，但还活在世上的废料，矿井时常把这样的废料从它的深处抛出来，就象拋弃那种沒有用了的机器一样。

他的目光，他的姿态，他的沉思默想的表情，都似乎在說：

"可怜的老伙伴喲，人家把你丢开，因为你已經沒有用啦！我們大家的經历也都和你一模一样！在井底下，人家可不管你是人还是牲口。只要我們的精力一旦使尽了，矿井就会把我們丢开，就象蜘蛛把給它当食料、被它吸干了血的蝿子的軀壳拋到网外去一样。同伴們，这头牲口就是我們一生的写照！我們同它一样，一生一世就是干活、受苦和死亡。"

在其他的矿工們的心头上，一定涌現着同样的思想，因为他們脸上都带着又严肃又沉默的表情。当那群人散开的时候，有的人还回过头来最后一次地瞧瞧那匹馬。它留在原地不动，連站的姿式都沒有改变。它耳朵的习慣性的迟緩的摆动和眨眼的动作，就是这全身伤痕、烂疮遍体的馬儿还活着的仅有的标誌。白昼的光芒透过清澈明淨的太空，显得更加輝煌强烈，照花了馬

的眼睛，使它什么也看不見了。它低着头，想在两只前脚中找个地方躲避刺伤它眼睛的光輝。除了安全灯半明半灭的微光以外，它那半盲的眼瞳是什么光芒都受不住的。

但是，白昼的光芒普照各处，順利地穿过了它合着的眼皮，使得它越来越看不見了。它不知所措地朝前走了几步，头就撞在平台边的木板围墙上了。它碰上障碍，好象大大地吃了一惊，就把耳朵竪起来嗅着那堵墻，不自在地噴出粗短的鼻息；接着，它退了回去，想找一条出路，但是新的障碍又挡住了它；它就象失去了引路人的瞎子一样，在木材堆、煤車和井架之間来回打轉。它走路的时候，总是把蹄子抬起来用后腿的膝弯掙扎着，好象还是在坑道里的枕木間走着一样。一大群蒼蠅在它的周围嗡嗡飞着，无情地叮它、咬它，越来越凶，对它的皮肤的突然收縮和光秃的尾巴疯狂摆动一点也不加理会。

在那头牲口的脑子里，也許会閃过一种这样模糊的想法，那就是它現在是呆在矿井中一个它还沒有到过的角落里，那儿有一道透不过的紅色的帷幕把它所熟悉的东西都遮了起来。

不久之后，一个手臂下挾着一捆繩子的馬夫走过来了。他笔直地朝它走去，把它的脖子系住，拉着繩子把它牵到公路上去。公路象一条黑色的带子，最后在炎热的平原上消逝，那平原的干燥荒凉的土地朝四面伸展，一直伸到天边。

"鉆石"一顚一跛地走着；它的粗老的黑皮由于接触到太阳光，痛苦地打着顫。从蒼灰的天上发出的阳光，似乎有意照着那匹皮开肉裂的馬，好让那些貪饞的兀鷹看得清清楚楚。兀鷹翺翔在渺茫的天际，就象一些几乎看不見的小黑点，但是它們已經知道它們要交好运，已經在窺伺着那可供它們飽餐一頓的馬了。

馬夫在一处低窪地带的旁边停了下来，解开了系着馬的軟

弱无力的脖子的繩子，然后重重地拍了一下它的臀部，赶它継續向前走。他自己則掉过头来，順原路往回走了。

当雨季来到的时候，那个窪地上积着一层水；但是，夏天的炎热很快就把水蒸发干了。在一些地势低窪的地方，还保留着一点残余的溼气，长着一些带刺的灌木和一把把干枯的、沾滿尘土的野草。在某些隐蔽的地方还有一些污水潭，但是不管多么灵巧和矫健的牲口也不能达到那些地方去。

“鉆石”又飢又渴，大声地噴着粗气走了一小段路。它时常用它的厚嘴唇去碰碰黄沙并使劲地吹着气，在接近地面的空气中吹起淡白的尘雾。地面火热，空气也象在沸騰。

它的失明的程度并沒有減輕；它眼皮下的縮小了的瞳孔，只能看見熾烈的紅色火焰。在它的脑海里，矿井下的阴影而今已是遙远渺茫，代替它的就是一团火焰了。

突然，一陣尖銳刺耳的嗡嗡的声音划过，立即接着而来的是痛苦的馬嘶声。那匹可怜的馬一下子跳了起来，使出它全部仅剩的气力，拉开它畸形的四腿，开始在荆棘丛中和窪地上面尽快奔逃。沙地里成群的馬虻在它四周飞繞着。

那些凶残的馬虻不让它有喘息的机会；它不久就失足跌落在一道寬大的裂罅內，身子給嵌住了。它几次徒劳地掙扎着，想要站立起来。但是，当它終于知道它的力量巳經不济的时候，就伸长了頸子，象所有的牲畜一样，逆来順受地任凭死亡来解脫它肉体的痛苦。

吸飽血的馬虻停止了侵扰，它們振起翅膀露出宝石般閃亮的胸甲，冲过燥热的空气，象一支支金箭，消失在光輝灿烂的蓝天里了。蓝天清澈明凈，連一縷最稀薄的云彩都沒有。

一些接近大地边緣滑动着的黑影，开始朝那匹死馬所在地

盘旋过来。許多巨大的黑鳥翺翔在高高的天空。那是兀鷹，只有庄严的兀鷹才能振起那样沉重的翅膀。它們把翅膀张开不动，在天空里打着巨大的回旋，围繞着馬的尸体慢慢地越繞越紧。

地平綫的四面都出現了黑点，那都是远处赶来的兀鷹，它們一股劲儿很快地飞着来享用那等待着它們的盛餐。

那时，太阳迅速地向西方降落，灰色的平原越来越阴暗了。矿上收工了，象地牢里的奴隶一样的矿工开始离开他們的黑窟窿。在井底下，他們蜂拥到罐籠里去，紧紧地挤成一团，挤成一个由头、脚和相互交織着的手臂連成的大結。到矿井上面来以后，这个結子要費劲才能解开，然后再变成一长列。矿工們就这样沿着公路沉寂地走着，走向远处的家。

那个年老的推車工坐在他的小車上，从存煤場上凝視着矿工的行列。他們那駝着背的、麻木的身体，似乎还正感受着低矮坑道里的岩石的碰撞。他突然站起身来，当下班的鉀声在荒凉的原野上的靜寂中清晰地震响着的时候，那老人也就拖着沉重緩慢的脚步，走上去加入了那批囚徒的队伍。对于剝削者来說，他們的生命比一块煤还不值錢。煤象一条黑色的长河，从矿床的心臟中流出来，永远沒有流尽的时候。

矿上，一切都安宁靜謐，除了慢慢走远的矿工們的沉滞的脚步声外，听不出一点声响。黃昏的朦朧越来越深浓了。在无垠的蒼穹之上，迸发出万千星斗，它們那白色的、青蓝的、紫紅的光芒，在广袤大地的黃昏的微光中越照越亮。大地已經沉沒在阴影里，黑夜跟着来临了。

十二号风門*

小巴勃罗本能地紧紧扣住他父亲的两腿。他的耳朵里轟鳴着，罐籠的底好象要从他脚下逃脱似的，使他产生一种异样的难受的感觉。他在鉆进罐籠的时候，隐約看到了竪井墨黑的大口，他仿佛覺得已經被投入了那黑暗的深渊。他的一双大眼睛恐怖地瞪視着阴森森的井壁。他們正以令人暈眩的速度朝井下墜落。罐籠在这样寂靜地向下沉的时候，沒有一点震动，除了水滴打着罐籠鉄頂的响声外，再也沒有一点声音。所有的矿灯都似乎就要熄灭；借着那微弱的光，可以模糊地看到在罅縫的阴影中和突出的岩石上，有一串一串的黑影象箭一样地朝上飞。

过了一会儿，速度突然减低，踏在向下沉落的鉄板上的两脚，也比較稳当了。罐籠的鉸鏈和鉄索磨擦出重浊的軋軋的响声，它那沉重的鉄架子就在平坑的入口处停住不动了。

老矿工牵着孩子的手一道走进黑暗的坑道。他們是最先下井的一批人，那时候井下的活动还沒有开始。平坑相当高，矿工們可以伸直着身子走，但是向上瞧，却只能看到粗大的支架支撑着的坑頂的一部分。坑道的側壁，在瀰漫于深邃而阴森的矿洞里的浓重幽暗里隐藏着，看都看不見。

---

* 风門：矿井下的通风裝置。需要隔絕风流但仍要通行运輸的地方，都有設置。

他們在离开一堆坑木四十米地方的一个岩石中凿出的洞窟前面停了下来。洞窟的頂上坼裂了，顏色象煤烟一样发黑。洞頂上挂着一盏洋鉄皮做的灯，微弱的灯光使它显得特别幽暗和阴影幢幢。洞窟里面，有一个小老头伏在桌上，在一本大登記簿上登載着什么。他的黑衣服使得他那滿布深深皺紋的脸显得格外蒼白。他听到脚步声就抬起头来，用疑問的眼光盯着老矿工。老矿工胆怯地走上前去，低声下气地說道：

"先生，我把孩子带来了。"

监工用他銳利的目光把那孩子的孱弱的小身体看了一眼。孩子四肢細瘦，褐色的脸上流露出年幼无知的神情，两只发亮的眼睛象受了惊的小野兽的眼睛一样，睜得大大的。所有这些，都給监工一个不好的印象。这个小家伙就同許多不幸的儿童一样，一下子就要被夺去嬉戏玩耍的童年生活，在潮湿的坑道里，在风門的旁边，慢慢地枯萎而死。这样的景象，使得这个成天面对着人世悲苦而变得冷淡无情的监工也不由得感到心軟。他脸上綳紧的綫条松弛下来了，但他还是以他严厉的样子对老矿工說話。老矿工被他对他孩子的那一番打量弄得非常不安，神色惶惑地注視着他。

"我說，这孩子还使不上力干活呢。他是你的孩子嗎？"监工問。

"是的，先生。"

"那你就得可怜可怜他小小的年紀，先送他到学校里去呆一个时候，再把他送到这儿来下葬也还来得及。"

"先生，"矿工咕噥着，粗哑的声調里含着苦苦哀求的意味，"我們一家六口，就只有一个人干活。巴勃罗已經滿八岁，他应該掙他自己吃的面包了。他是矿工的儿子，他要干的也就是他

长輩的这一行活。我們这一輩子除了在矿井里瞎摸以外，哪儿上过什么学。”

他的悲哀的战慄的声音突然被一陣剧烈的咳嗽打断了，但是他潤湿的眼睛里还是流露出固执的恳求神色。监工被他沉默的恳求打动了，就拿起一个哨子一吹，哨子的尖声在空寂的坑道远处回响：坑道里传来了一陣急促的脚步声，門洞旁边出現了一个黑影。

小老头对那个来到的人吩咐道：

“胡安，你把这孩子領到十二号风門那边去，让他接替赶車工何塞的儿子，就是昨天被煤車撞死的。”

接着，他突然轉过身来对着正在开始喃喃道謝的老矿工，声色俱厉地說道：

“我知道你上星期沒有挖够五車煤，那可是每个采煤工一天出貨的最低定額。你得留点儿神，如果事情还是照那样下去，那就只有把你除名，让比你勤快一些的人来干你的活。”

他随即把右手一揮，打发他走。

他們三个人不声不响地走开了；三个人的脚步声在黑暗的坑道里慢慢地愈来愈远。他們在鉄軌的中間走。为了避开陷在泥里的枕木，他們就拣釘鉄軌的道釘附近走，迈的步子时大时小。那个带路的青年矿工在前面，后面跟着手牵着小巴勃罗的老矿工，他把头俯在胸前，墜入沉思默想。监工的話和話里所包含的威胁意味，使他感到非常痛苦。好久以来，大家就都看出他的体力衰弱了。他一天比一天地走近那条分界綫，年老的矿工只要一旦越过这条致命的分界綫，那他在矿井里就成为一块沒用的废料。凭他起早睡晚，每天不顧死活地干上十四个鐘头，在狭窄的礦子里象虫子一样地乱爬，狠狠地刨煤，都无济于事。那煤

层是永远刨不完的，多少世代象他一样的矿工，已經在这大地的深处不停歇地刨过了。

但是这种同煤层进行的頑强不息的搏斗，用不到多久就会把那些最最年輕力壮的小伙子弄得衰頹蒼老。在潮湿狭窄的阴森的洞穴里，老年的矿工变得蝦腰駝背，筋肉松弛。他們就象那些看見鞭子就要发抖的駑馬一样，每天早晨触到煤层，就不免心惊肉跳。但是飢餓比鞭子和馬刺还要厉害得多，管事得多，矿工們每天都只能默默地去干那种累死人的重活。他們散在煤层的千百个角落里，象蛀虫一样地鉆齧着煤层，使它輕微地震顫。煤层受到鉄鎬尖齿的啄动，一块一块地崩落下来，就象被汹涌的海浪冲刷着的海岸旁的沙石一样①。

带路的人突然停住，打断了老矿工的悲哀的沉思。前面一扇大門挡住了他們的去路；靠墙的地上，一个小孩的半身輪廓在閃爍的交错灯光底下显露出来。这是一个蜷伏在墙角里的十岁的孩子。

他把胳膊肘擱在膝盖上，瘦弱的双手捧住惨白的脸，一声不响地呆在那里，似乎沒有覚察到他們的到来。他們推开风門穿了过去，让他一个人仍旧沉埋在黑暗的深处。他那睜大着的沒有表情的眼睛，一动不动地朝上瞪着。他也許是在出神地凝望一片沙漠中浮現的海市蜃楼一样的幻景，那景象吸住了他渴望見到光明的双眸。他的眼瞳由于怀念遙远的白日的光亮，总是潤湿的。

他負責照管这扇风門，度着无穷无尽的囚犯的岁月，老是摆

---

① 智利的煤矿在南部洛塔(Lota)地方，靠近太平洋的海岸，矿井深入海底数公里，因此作者的作品中常常提到海。

脫不了悲愴的孤寂的冥想。这扇巨大的墓碑一样的风門压着他，永远扼杀了他童年时代的活泼可爱的生机。他所遭受的这些苦难已經印在他幼小的心灵深处，使他感到无穷的苦楚，使他对人們的自私和怯懦发出严酷的詛咒。

两个大人和小孩沿着一段狭窄的坑道走了一程之后，来到一个高高的运輸坑道里面，那儿有大滴的水不断地从頂上淋下来。他們不时地听到远处传来一种低沉的声音，象是一个巨大的鎚子在他們头頂上敲击大地的骨骼。这种巴勃罗不知道从何而来的声音，原来是海涛冲击岸旁礁石时发出来的。他們再走了一段路，終于来到了十二号风門的前面。这扇門的木門框嵌在岩石里面，木門可以向前后推动。带路的人在門前停下来說：

“我們到了。”

这儿的黑暗是那样地深浓，借着扣在皮制安全帽帽沿上的矿灯所发出来的淡紅色的光，他們几乎看不出前面有大門挡路。

小巴勃罗不懂他的同伴为什么这样突然停下来，就一声不响地瞪着他們。那两个人很快地交談了几句話以后，就开始很快乐而且很热心地教他怎样照管这一扇門。那小家伙按照他們的指点，把风門推开又关上了好几次。这样，他的父亲就不再覚得沒有把握了。他确实曾經担心过，凭他儿子那点力气，也許还干不了这項差使。

老矿工流露出滿意的神情，用他那长滿了茧子的手撫摸着他的第一个孩子的蓬松的头发。那个孩子一直还沒有表現什么疲倦和不安。这种他从来沒有看到过的新鮮景象，印在他幼稚的幻想多端的脑际，弄得他心神恍惚，不知道怎么办才好。他覚得他自己仿佛是呆在一間黑屋子里，相信会有一扇窗門忽然打开，太阳的耀眼的光綫随即照射进来。虽然他那懵懵懂懂的心里已

經不再有下井时候曾經侵袭过他的那种痛苦的感觉，但是他父亲对他表示的那种他所不习慣的宠爱，倒引起了他的猜疑。

在坑道的远处閃亮着一点灯光，随即听到車輪在鉄軌上行駛时发出的轟轟响声，接着就是奔馬的沉重急促的蹄声，把地面都震得发响。

“煤車来了！”那两个大人不約而同地这样叫着。

“赶快！巴勃罗！”老矿工喊道，“赶快干你的活！”

那孩子紧紧地握住拳头，用整个小身体死劲地去頂那扇风門；风門慢慢地被他頂开了，一直撞到岩壁上。他刚刚把門打开，就有一匹汗淋淋喘吁吁的黑馬在他們的身边掠过，后面拉着一大車沉重的煤块。

两个矿工满意地相互看了看；这个新手現在已經成为一个富有經驗的看門工了。老矿工弯下他高大的身子，开始甜言蜜語地奉承他：他現在已經不是一个娃娃了，已經不象呆在上边的那些娃娃們一样，是个无緣无故都要露出哭脸，成天纏在媽媽裙边打轉的那种人了。他已經是一个大人，一个勇气十足的不折不扣的矿工了，那就是說，他已經成了他們的同伴，矿工們对他可得象对同伴一样看待了。总之，他用三言两語告訴了他：他們必須把他一个人丢在这里；但是，他也用不着害怕，因为矿井里象他一样年紀、干他同样活儿的人多着哩；他自己离他也很近，会时常来看他，一等到下班，他們爷儿俩就可以一道回家了。

小巴勃罗越听越害怕，他的回答是用两手死劲揪住老矿工的衣服不放。一直到那个时候，他父亲要他干什么，他还蒙在鼓里，他还以为他父亲只是把他带出来溜溜圈子哩。現在来了这么一个意想不到的轉变，可把他吓得发暈了。他只想赶快离开这个鬼地方，回到他媽媽和弟妹們的身边去，回到那明明亮亮的

地面上去。尽管他父亲耐心地同他說道理，他的唯一答复只是恐怖地带着哭声地催促說：“走吧，回去！”許愿也好，威胁也好，都不能使他听話。那“走吧，爸爸”的叫喚，一声比一声来得更加可怜而迫切了。

老矿工的脸上显現出剧烈的內心矛盾。他的孩子用閃着泪花的眼睛仰望着他，眼睛里充滿了悲哀的恳求神色。他看到这一双眼睛的时候，刚露头的怒火化成了无穷的怜悯：孩子还是这样地稚弱，这样地小得可怜！隐伏在他心灵深处的父爱，突然不由自主地猛烈爆发出来了。

他自己的那一辈子，那四十年来所作的苦工和所受的磨难，一下子都浮現在他的眼前。他非常伤心地看到，他干那么多年重活的結果，只是剩下了一个精疲力竭的身軀，或許不久人家就要把他这个身軀也当作一件碍手碍脚的东西，抛出矿井。当他想到同样的命运在等待着他的不幸的儿子的时候，他不禁想要同这个貪得无厌的怪物——矿井，去爭夺被它捕获了的这一条小小生命。矿井就是这样从母亲們的怀中将她們还沒有长成的孩子夺去，把他們变为到处受人蔑視的穷光蛋，任他們坚忍地用两肩承担起老板們的慘无人性的打击和傾斜坑道內岩石的嘲弄。

但是，他想起了他那貧穷的家，想起了靠他一个人支撑着的挨飢受寒的妻子儿女。当他这样一想的时候，开始在他心头萌生的这种反抗情緒一下子就熄灭了。他凭他的經驗知道那种想法是愚蠢的。矿井从来沒有放过任何被它捕获的东西。井底下，儿子接上父亲，就象一个个新鏈环替补一条沒有尽头的鎖鏈上磨損了的旧鏈环一样；矿井里起伏上下的生命的浪潮，从来也不会中断。孩子們呼吸着矿井里有毒的空气，长成为脸色蒼白和孱弱的畸形儿，但是那也只得听天由命，因为他們就是为了这个

而生的。

老矿工把心一横，从腰間解下一根結实的細麻繩，不管他的孩子怎样哀求反抗，用繩子的一端系着他的腰部，把另一端拴到嵌在岩石里面的粗大的鉄柱子上。那柱子上还残留着一些麻繩头，可見靠它来拴孩子已經不是第一回。

这个小家伙已經吓得半死，他恐怖万状地放声大哭，并且拚命地抱住他父亲的两腿不放，他父亲費了好大的劲才把他摆脫开来。他的哀求声和号哭声充滿了整个坑道，但是这个柔弱的作为牺牲的孩子，比《圣經》上的以撒①还要来得不幸，因为人間的罪惡和不平迫使他父亲不得不忍心地对他这块亲生骨肉下手的时候，他并沒有听到什么友爱的声音叫他父亲住手。

他呼喚着走开的老矿工，那声音是这样地悲伤，这样地令人心碎，使得他那可怜的父亲又一次感到拿不定主意了。但是，他的这种躊躇不决一下子就过去了。他用手按住耳朵，不听那使他心碎腸断的哭叫声，放开步子赶紧逃走。在离开这个坑道之前，他停頓了一会儿，只听得一个呼喚着“媽媽”的細弱声音从远处传来，那声音宛如微风从耳边吹过，因为隔得遙远，听起来也就模糊了。

随后，他就象一个神志昏迷的疯子一样开始奔跑，一直跑到煤层的前面才停住。当他一看到煤层的时候，他的痛苦馬上变成了暴烈的怒火。他抓起鉄鎬，咬牙切齿地立即向煤层展开攻击，鉄鎬在坚硬的煤面上飞落，发出清脆的音响，就象沉重的冰雹猛打着玻璃窗一样。鎬尖穿入那黝黑发光的煤面，把煤一

① 以撒：上帝要試驗亚伯拉罕，命令他把他的独生子以撒献为燔祭，亚伯拉罕正要拿刀下手时候，耶和华的使者叫亚伯拉罕不可动手，因为已經知道他相信上帝了。事見《旧約》《創世紀》。

大块一大块地拉了下来。煤块很快地在他的两腿之間堆积，而浓密的煤末就象一层厚紗一样，把矿灯的閃爍的光芒都遮掩了。

稜角銳利的小煤块四下紛飞，刺伤着他的脸、他的脖子和他的敞露的胸膛。他滿身大汗，一道道的鮮血混着汗水向下直淌。他象一个楔子一样在煤层上打开裂口，象刨监牢墙壁的囚犯一样把裂口刨大；但是鼓舞着支持着囚犯的，还有一个刨过一天之后会获得新的生活，一种充滿了阳光、空气和自由的生活的希望，而他呢，却連这种希望也沒有。

瓦斯爆炸

矿井上的活动瘫痪下来了。推車工在空車的行列边靜靜地抽着烟。总监工提着点燃了的矿灯，站在停住了的罐籠旁边等着。他那顴骨高聳、鬍子刮得光光的脸上，露出鎮靜和机灵的表情。太阳照耀在万里无云的天际，微风从海岸那边吹过来，在它看不見的輕波細浪之間携带着海洋的鹹味。

工程师突然在进門的地方出現了。他朝前走来，双脚把平台的金属板踏得玎璫发响。他穿着一身防雨衣，右手里提着一盏矿灯。监工胆怯地跟他打着招呼，他連理也不理就鉆进罐籠，监工也就紧跟了上去。一秒鈡以后，他們就靜悄悄地消失在昏暗的矿洞里了。

两分鈡后，罐籠在主坑的前面停了下来。忽然，那儿鬧翻天的欢笑声、談話声和吵嚷声象遭了魔法似地中断了。从黑暗里传出来的畏縮的窃窃私語，很快就在那阴森森的地窨里延展开来。

台維斯先生①是总工程师。他高大結实，略显肥胖，紅潤的脸上因为灌多了威士忌酒而长着許多酒刺。矿工們对他的害怕和尊敬几乎到了迷信的程度。他暴戾而又执拗，对矿工連一点点怜憫心都沒有，种族优越感使得他認为那些人的生活值不得

① "台維斯先生"原文是英文，表明他是英国人。

一个上等人去关注。但是，如果他所珍爱的馬儿或狗儿的生活所需稍有照顧不周的时候，他却是会狂怒地咆哮起来的。

如果那些可怜的人有一点点不服从的話，他都会看成大逆不道因而怒气冲天；而他們象牲畜一样的馴服，在他看来倒是理所当然的事情，不那么办就应該严厉地加以处罰。

总工程师的职务逼得他每天晚上都要下井去視察一番，这是他逸乐生活中最乏味的部分。每当他进行那种討厌的視察的时候，他总是凶惡极了。他非常容易动怒，一动怒就不管大人孩子都横加申斥和罰款。矿工們只要看到他的矿灯的白光就胆战心惊，他們对他的到来比对矿井坍頂和瓦斯爆炸还要害怕。

那一天，就象往常一样，他下井的消息使得各个工种的工人都感到有些惊慌。矿工們提心吊胆，对在黑暗里发出的每盞灯光都要留神看看，每时每刻都以为看見了那淡白的可怕的光亮。他們都拚命地干着活。采煤工們弯着腰，一块块地把松动的煤拉下来，有时候腰弯到一种簡直令人难以置信的程度。推車工們推着咯吱咯吱发响的小車，一直推到坑道轉弯的地方。

工程师和他的同伴在监工們的房子里停留下来，了解了一下他在那儿必需了解的情况和下面的需要。他在那儿指手划脚地发了几个命令以后，就同着总监工一道，穿过弯弯曲曲的坑道和到处都是污泥的窄狹的小路，向矿井深处走去。

他坐在一輛去掉围栏木板的小車上，不时对那位費力地跟在車后的下級发表一些意見。两个只穿了一条褲衩的孩子照顧着那輛希奇古怪的車子：一个在后面推着，另一个象馬一样被套起来在前面拉。拉車的那孩子显然是累极了；他汗水直淌，脸上带着痛苦的表情，由于用力过度巳經显得精疲力尽。他半张着嘴，艰难而急促地喘着气，胸部象是被猛烈的呼吸搧动着的风箱

一样一伏一起。一种皮制的象馬具一样的东西压在他的赤裸裸的身体上。他的腰上围着一根带子，带子的两边分出两根皮繩套在那輛小車的前面。

在一条通向新开辟工作面的小坑道的入口处，注意到面前的支架的总工程师叫把車子停下来。他把矿灯朝上面照着，仔細察看岩石渗水的情况，并用一根細长的鉄条去拨那支承頂板的横梁。有的横梁弯了，象是要垮下来，鉄条就象碰到一种什么軟綿綿的东西一样穿了进去。监工口呆目瞪地看着他检查。这个卑微恭順的下級职員，經常总会挨他上司声色俱厉的訓斥，这一回他又預感到一場风暴就要在他头上爆发了。

“你过来一点，到这儿来。这支架搭了多久了?”

“已經有一个月了，先生。”处境尷尬的监工回答道。

工程师回过头来說道：

“一个月木头就已經腐朽了！你真是糊涂虫，就任凭支架工蒙混你，把不中用的木头安置在这样潮湿的地方。这事情干得坏透了，你得赶紧想法子补救，免得我重重地处罰你。”

惊慌失措的监工連忙退下去，在黑暗里消失了。

台維斯先生用鉄棒头在前面那孩子的赤裸裸的背上戳了一下，車子就动起来了，但是动得很慢，因为地上又軟又滑，拖着車子爬坡实在是費力得很。后面那孩子使出吃奶的气力来帮助他的同伴，但是車輪仍然不再轉动，車子也就停了下来。两个孩子中年紀小一些的那个用两手把住鉄軌，带着好象还在拉車的模样，朝前仆倒在泥里。不管他能够怎样不辞劳苦，疲倦終归把他征服了。

总工程师看到可能需要他亲自哈起腰来爬那污泥地，就怒不可遏地破口大罵。“懶鬼，混賬东西”的吼叫声在坑道中回

响。

那个童工跪起来，經过一番挣扎以后才站直了。他的眼睛露出憤恨、痛苦和絕望的表情。他激动地丢开纏在身上的那些套牲畜的繩索，走过去靠住墙不动了。

注意着他的行动的台維斯先生从車上下来，高举着鉄棒朝他走过去說道：

“啊，你凭什么要想造反！我得让你尝尝厉害！”

但是，当他看到那受欺的孩子只是把胳膊举在头上抵挡的时候，他停下手来，躊躇了一下就大声地嚷道：

“你給我滾！”

另外那个孩子象树上的叶儿一样在发着抖。他就对他横暴地命令道：

“你跟着我走。”

他說过后就弯下他那高大的身子，在阴森森的坑道中継續前进。

再說那个监工接受了严厉的命令之后，就赶忙派遣一队支架工去修支架。修完后，他就走到邻近新开辟工作面的一处小小的空地上去等他的上司。他等了很久，才看到总工程师走来了。他紅着脸，疲倦地喘着气，从头到脚都濺滿了污泥。监工看到他那副样儿，完全惊慌失措了，既不迎上去也沒有表露出迎上去的意思。总工程师沉重地在几段木头上坐了下来，开始拂拭他的衣裳，并用他那精致的手帕来擦滿面的汗珠。

那个推着小車到来的孩子，三言两語把刚刚发生的事情告訴了监工。监工不安地听了那个消息，脸上浮現出十分惶恐的表情。他带着恳求的样儿走近他的上司，但是总工程师知道刚才那件事情是同他的驕傲不相称的，因而恢复了他平素傲慢的、架

子十足的神气。他的灰色的眸子冷酷无情地盯着他下級的那一副奴才相的脸，用表面平靜，但是隐隐流露出几分憤懣的声音問道：

"那孩子有亲屬嗎？"

"唔，先生，"监工回答道。"他只有一个母亲和三个小弟弟；他父亲在新开那道陡斜煤层的时候，在一次坍頂事故中压死了。他原来是一个很好的矿工。"他这么作了补充，想拿父亲的功劳来减輕儿子的过錯。

"好吧，你馬上下个命令，註那婆娘和他的孩子現在就把房子騰出来。我这儿不要懶鬼。"他斬釘截鉄地說着，严厉得叫人害怕。

他的語調是不容人再有异議的。监工就单膝跪在湿地上，拿出他的小本子和鉛笔来，就着灯光在本子上写下了几行字。

当他写着的时候，他的思想飞到那寡妇和孤儿們的房子里去了。尽管开除是一件平常事情，尽管他作为上司无可变更的裁判的执行人，秉性就沒有什么容易动感情的弱点，但是采取这种将要毁灭那个可怜的家庭的步驟，也不能不使他感到有些心軟。

他写好以后，就把那一頁紙扯下来，打打手势叫那孩子走攏来，把紙条給他并对他說：

"把它交給管房子的。"

現在只剩下上司和下級两个人了。那块小空地是儲藏材料的地方。凭着矿灯的光，可以看到在黑暗的墙壁四周，散乱地放着一段段搭支架用的木料，一堆堆鉄軌和手鎬。一些凶险的坑道口的影子映照在墙上，显得更是阴森。

一陣陣不知道来自何处的車輪声、混杂的人語声、短促的揚

鞭声和緩慢的隆隆声，象拍着远方海岸的浪涛，时断时續地从那些洞口传来，充滿了那个深邃坚牢的地窖。地窖里，矿灯只能照亮一个很小的圓圈，幢幢的黑影埋伏在圓圈的外面，随时都可能挨上来或退縮回去。

远处突然出現了一盏灯光，随即接二連三地出現了数十盞灯光。它們就象一个个的小圓球，飘蕩在黑色的海洋上面，随着那看不見的浪涛的弧綫一伏一起。

监工掏出表来，打破了两人相对无言的尴尬局面：

“他們是半頁巷的采煤工，昨天約好了到这儿来談清除石头加錢的問題的。”

他接着就詳細地談起那件事情。他的上司显然不高兴听他嚕嗦。他把眉头紧蹙着，越来越不耐煩。但是，监工还是喋喋不休地陈述他的意見：

“价錢是不能加的，加了，煤的成本就……”

“知道了！”工程师粗暴地一下子就打断了他的話头。

那个職員偷偷地看了总工程师一眼。他望着那慢慢移近的星星灯火的长列，紧咬着薄薄的嘴唇，嘴角上浮現出一絲在黑暗里看不見的怀疑的微笑，不难預見，对那些可怜的矿工們来說，他們要談的事儿很有可能要变成一場灾难。工程师怒容滿面，由于爬坑道，把身子和衣服都弄得很髒。监工看到他那副鬼相，就更加确切地感到大禍快要临头。

他的褲子膝头上沾着一大片污泥。他那双平素保养得极好的雪白的手，現在就象是矿工的手一样墨黑。毫无疑問，他曾不止一次失足跌跤。另外，在他碰癟了的帽子上，可以看到坑道頂上矿灯熏出的煤烟的痕迹。这就說明，他的脑袋碰撞过支架的上梁，已經經过实踐証明那些他看起来很松脆的木料是結实的

了。监工仔細地端詳着他的上司，狡黠的脸上露出幸灾乐禍的喜色。由于工作的关系，他每天都要挨駡，丢尽了脸；而今他感到至少是出了一口气了。

灯光越来越近，現在已經可以清晰地听到嘈杂的人声和蹚着泥水的脚步声了。那一条长龙的头不久就伸到空地上来，所有的矿工接着都沉默地排成一队，站在这两个管他們的人呆的地方前面。矿灯的烟和人体的汗酸气，不久就把那儿弄得臭气熏天，使人作呕，透不过气来。

尽管光亮已經显著增加了，但也总还是驅除不了黑暗。矿工們的朦朧的影子投在黑暗里，混杂交錯，模模糊糊地混成一大团。

台維斯先生仍旧一动也不动地坐在石块上，两手交叉地擱在他的大肚子上。在那半明半暗的地方，人們可以隐隐看到他那粗壮有力的身軀的輪廓。那地方象坟墓一样寂靜，只有老年人的衰弱空洞的咳嗽声，才偶尔把寂靜打破。

工程师把矿灯举起来，举得齐他的头一样高，让明亮的灯光照着那一大堆人。一个手里拿着安全帽的矿工从人堆中走出来，在隔工程师三步远的地方站住了。

他身材矮小，胸部凹塌，瘦削的肩膀高高聳起，光秃的头頂就象他的脸一样染得墨黑，灰色的长发搭在脸上。总之，他的样子显得特别奇怪，特别好笑。监工朝他使了个眼色，使得他胆子大了一些，他就用略微有点发抖的声音提出了他們到这儿来要談的問題：本来嘛，事情是极簡单明了的。

因为新煤层最厚也只有七十厘米，他們就需要多挖四厘米的土，小車才能进去。这种輔助性的劳动是工作里最艰苦的一环，因为由凝灰岩构成的岩壁非常坚硬，此外，由于有瓦斯的緣

故，他們又不能使用炸葯，而只能用手鎬一下一下地去挖，这就得花費不少的精力和时間。一車煤只加三十个生太伏是不够的。尽管他們天一亮就开始干活，天黑了才离开矿井，也只能采出三車煤，能采四車的人，那是屈指可数的。另外，他还簡要地把矿工家里的貧困和妻儿飢寒的景象作了一番描述，最后就說只有在挖石头方面多算点錢，才能够把他們从貧困中拯救出来。当初叫他們来开采这一道新的煤层的时候，工程师就曾經答应过要加錢的。在这漫长的半个月中，他和他的同伴們就是全凭着这种希望在干着活。

接着，是长时間的沉默，只有矿灯爆濺火星的輕微的声音和偶尔发出的固执的咳嗽声，打破了阴郁的寂靜。突然，工程师高声的回話震动了那一群人，大家都把脖子伸长，豎起耳朵听着：

“你們說說，挖一米的石头要多少錢？”

这个斬釘截鉄的具体問題并沒有得到回答。人群中起了一陣低低的私語，零零散散地传出来几个字音；但是，当他們再听到橫蛮的問話时，就馬上不作声了。工程师用不滿意的語調催問道：

“你們怎么啦！干嘛老不答腔？”

那个老矿工不住把帽子从这个手传到那个手上，显得拿不定主意。現在工程师这么对着他們催問，他就朝前走了一步，慢慢地、把握不定地开了腔。同时，他也瞅着对方模糊不清的脸，想看看他的話起了什么作用：

“先生，照我想来，挖一米給四車煤錢，才算公平合理，因为……”

他还沒有說完，工程师就站了起来，肥胖的身軀在那幽暗地

方显得大得吓人。

“你們眞是些昏头昏脑蛮不講理的家伙，”他怒不可遏地叫嚷道。“以为我会乱花公司的錢，来白白地供养你們这批懶鬼，让你們什么活儿也不干，象猪一样在坑道的角落里去睡覺打鼾。”

他停了一下，透了一口气，接着就象自言自語一样說了下去：

“可是我知道这些花招，我知道这批混賬东西裝模作样的哀求値得几个錢。”

他随即对着监工一字一句地命令道：

“如果半頁巷的采煤矿工平均每天能采四車煤的話，你就按挖一米岩石給他們三十个生太伏。那些达不到这个定額的懶家伙，就只配拿到煤錢。”

他怒火冲天，因为尽管他采取了一些省錢的办法，那儿的煤还是比其他矿层的煤成本貴，而矿工們的要求也就証明了那儿搞得不好，使得他滿肚子的忿恨更加增高。

矿工們黑色面罩下的脸，变成了死灰的顏色。那一番話不只是在他們的耳朵里响着，而且还象«启示录»中最后的审判的号角声一样，一直震动了他們心灵的最深处。他們扩张开的眼瞳里，刻画着一种惊惶的、近乎发了呆的表情。他們双膝癱軟，就象那阴暗的地窖突然倒下来压到他們身上一样。但是，那个盛怒的、气势赫赫的工程师使得他們恐惧万分，他那天神般的权力已經完全主宰着他們由于多年奴役而挫伤的心灵。因此，他們中間沒有人敢于动弹一下和表露任何异議。

但是，反应一下子也就来了：因为处罰太重，拿走的东西太多，他們受到这个打击暂时惊迷了的头脑也就立即恢复了知覚。最先恢复知覚的是那个禿頂染黑了的老矿工。他看到工程师打

算走了，就坚决地拦住了他的去路，带着哭声哀求道：

“先生，您可怜可怜我們吧，当初您原是答应过我們要加錢的。我們跪着求您，請您就开开恩吧。”

但是工程师連听也不听，只顧同监工商討怎样开一条最短的路到新坑道去，把新旧礦子联通。

当他开始要走的时候，他背后哄起一陣威胁性的抱怨声。那个老矿工看到他要离开那个地方，感到絕望了，就伸出手来拉住他的衣服。

工程师在黑暗中抬起了他的巨大的臂膀，狂怒地回轉身来，把那大胆的老头推出几步去。只听得一下沉重的声响和一声呻吟，然后一切又重归寂靜。

一忽儿以后，工程师和他的同伴就在坑道轉角的地方消失了。

那时候，那片場地上的景象，眞是只有在地獄中才能看到。灯光在幢幢阴影之中到处閃动，凶狠的咒罵在黑暗里激蕩着，引发了石壁的愁苦的回声；而岩石却象冷酷自私的人一样，对那种悲惨景象一点也沒有感覺。

有些人倒臥在地上，一动也不动，就象死了一样，不看也不听周围所发生的一切。一个小老头儿蜷伏在墙角里，靜靜地掉着眼泪，泪珠儿沿着他的染黑了的脸淌下来，在古銅色的起皺的皮肤上划着弯曲的小沟。另外一些人在憤激地指手划脚地談論着，經常給咒罵声和憤怒而又痛苦的咆哮声打断。一个瘦高个儿年輕人紧握着拳头，在人群中走动，听着各种不同的意見。当他弄明白現在已經沒有一点办法可想，宣布的判决已經上告无門的时候，他就狂怒地把矿灯朝墙上摔了个粉碎。

人們的激动情緒慢慢鎭靜下来，只听得一个壮健的年輕人大声叫道：

“見他媽的鬼，我是一亂子煤也不再挖了！”

有人馬上就回答他說：“一个人要是沒有妻子儿女的牵累，倒是挺容易这么說的。”

“如果我們能够用炸葯的話，那該多好喲！就是那該死的瓦斯搗乱！”禿头的矿工抱怨說。

“那还不是一个样，大爷！公司只要看到我們多拿了一点点錢，就会把工資压低的。”

“这都是你們这批年輕人的过错，”一个老矿工說。

“得啦，大爷，别再这么胡說啦！”最先开言的那个年輕人說。

“就是你們的过錯嘛，”老矿工固执地說。“你們干起活来力气十足，这就得叫我們大家都陪着拚命了。要是你們从容一些的話，工錢不会落，我們这种牛馬生活也会稍微好挨一点。”

“那是因为我們干活的时候，可不愿意抄着手泡蘑菇呀。”

“我也是从头起就沒有抄着手过，你瞧瞧我干到現在多神气！”

大家又都沉默下来。在墙角里哭泣的那个小老头儿站了起来，懶洋洋地离开了那片空地。其余的矿工都跟着他走，矿灯閃爍的光芒再度沉落在坑道深处的无边黑浪里，飘摇的亮光不久就被浪涛淹沒。

在新开辟的坑道里，掘进工作暫时停了下来，只有一組支架工——三个大人和一个孩子——还留在那里。他們中間有两个在鋸木料，另外两个在搭支架。他們的活快要干完了，只隔几米远就要到正在开掘的石壁那边。

一个矿工和那孩子正在竖一根支柱：前面那个把着柱子，后面那个用一把沉重的鉄錘打着柱头。他們发覚他們并沒有取到多大成績，就决定把柱子拔出来鋸短一些。但是，那柱子嵌得太紧了，使尽气力也拔不出来。这样，他們就开始賭着气吵起架来，相互埋怨說鋸那根柱子的时候是对方弄錯了尺碼。他們狠狠地吵了一場之后，就分开来坐在散落地面的石块上休息。

一个鋸木料的走过来，把那段柱子检查了一下。当他看到靠近頂板的地方有錘子的痕迹时，就朝那孩子說：

"你可得留神别敲这么高。要是敲出一点点火星来的話，我們就都会在这个地獄里烧焦的。你来吧，你来瞧瞧。"那矿工沿墙根弯下身来，接着說：

"你把手放到这里，感覚怎么样？"

"我覚得好象有股风在吹。"

"那不是风，老弟，那是煤气。昨天我們拿泥巴堵住了几个口子，但是沒有注意到这一个。坑道里一定充满了该死的煤气。"

他为了証实他的話，就把安全灯举到头頂上去：灯光显著地伸长了，亮了。他看到这个样子，就赶忙把手臂縮回来。

"他媽的！"他說，"这儿的煤气能够把整个矿山都掀起来哩！"

那个孩子大約有十八九岁，他的奇怪的渾名就是"煤气"。

他的肤色黃黑，四肢粗壮結实，麻脸上露出坚定果敢的表情。那张脸同他的同伴們那些畏畏縮縮的呆板的脸显然不同。

他和那矿工坐在一根柱子上，継續着他們的談話。

"你已經看到了，"那矿工說，"我們就好比正对着猎枪的枪口呆着。"他指着他前面的高高的坑道，継續說，"如果我們稍微

不注意，弄出一点儿火星来或是弄破一盞灯的話，那么魔鬼就会拉动扳机，子弹就会射出来。至于我們这些呆在这里的人，那就真正只能扮演小鷓鴣的角色了。”

“煤气”沒有回答，他看到工程师的矿灯的光芒在远处閃着亮。那矿工也看到了那灯光。他們两人就赶忙站起来，継續去干他們刚放下的活儿。

那孩子掄起鉄錘，准备去敲那支柱，但是他的同伴拦住他，对他說：

“蠢貨，你沒有看到，敲也是白敲嗎？！”

“可是他們从那边来了，我們得找点事儿干干。”

“我什么也不干。他們来了，我得要他們另外配給我一个助手，因为你不听我的話。”

爭吵又爆发了。要不是那两个管他們的人来得及时的話，他們准会打起架来。工程师和监工注意地检查着支架。不多久，监工的挑岔儿的目光就落到了引起爭吵的那根支柱上面。

“胡安，这是怎么搞的？”监工提出質問。

“这是他干的好事，先生。”那矿工指着那个孩子回答道。“他爱怎么干就怎么干，不听我的吩咐。”

监工用他那双銳利的眼睛盯住了“煤气”，立即气势汹汹地嚷起来：

“啊，昨天割断监工室信号繩的原来就是你！我要罰你五比索的款，处分你那种胡作非为。”

“那不是我干的！”孩子咆哮着，气得脸都发青了。

监工毫不在意地聳了聳肩膀。但是，他看到那矿工連动也不动，眼睛里还在冒着憤怒的火花，就严厉地对他吆喝說：

“你呆在那儿干嗎，懶猪？还不赶快去拔掉那根支柱！”

那孩子并不动弹。給他加上的这种不公平的罰款，就象是鞭子一样打在他的粗獷不馴的心上，把暴烈而又倔强的他刺激得怒火冲天。

监工被那蔑視他的权势的非常事件激怒了，就抓住那不听命令的人的衣領，把他死劲地朝前一推，再在他背后狠狠地踢了一脚。他从来也沒有这么凶过！“煤气”回轉身来，象一头老虎一样正对着他的胸部用头猛撞过去，把他撞倒在坚硬的地下跌了个半死。

工程师就在近边，在一个小本子上作着笔記。他发現身旁发生的爭吵，正准备插进去干涉。他听到跌倒的响声回轉头来，看見一个黑影子正沿着墙溜过去。他縱身一跃就站到那想逃跑的矿工前面，挡住了他的出路。那矿工想从另外一面溜走，但是工程师的鉄掌抓住了他的胳膊，毫不費力地就把他拖到坑道的中間來。

监工坐在石块上，矿工們围着他。他一时暈眩，現在已經苏醒过来，正在艰难地吐着气。他一看到撞了他的仇人就想扑过去，但是工程师作个手势止住了他。

“这孩子用头撞着他的胸部了，”矿工这样回答工程师的詢問的眼光。工程师仍旧抓着他的俘虏的胳膊，把他带到柱子前面，平靜地，几乎是友好地命令他道：

“請你首先把这支柱弄好。”

“我已經說过我不干活儿了，”“煤气”回答，声調沉滯而又低哑。

“可是我叫你干活。如果用錘子你嫌不够，你可以用脑袋瓜子試試，用脑袋这个門道你倒是行家。”

工程师的玩笑話引起的一陣大笑声，使得那矿工的难看的

脸气得发白了。他象被围困住了的野兽一样环顧四周，眼睛里閃爍着阴暗的光芒，显露出他的不屈不撓的决心。他突然使劲朝前一跃，企图从工程师的身体和石壁之間的空隙中逃跑。但是工程师一拳狠狠地正打在他的脸上，把他打得朝天翻倒。

他靠着双手和膝盖爬着坐了起来，但是工程师又在他腰部猛踢一脚，把他踢在坑道的碎石上打滚。旁边看着的人屏着气，一刻不放松地注意着事情的发展。

“煤气”滿身污泥和血迹，样子可怕得很。一股鮮血从他的眼里冒出来，流到了嘴角边。但是他站了起来，稳步地朝前走去，抓起鉄錘就在傾斜的支柱上疯狂地敲将起来。

驕横的工程师这才心滿意足，一絲微笑在他那带着得意神色的脸上浮露出来。他已經制服了一头猛兽！每当那矿工狂暴地把支柱錘得跳起来撞着岩石的时候，他就心平气和地說道：

“好！孩子，加油，好，好！”

监工是唯一看出了危险的人，但是他也只来得及站起身来。

在黑色的頂板上，巨大的火星一个接着一个爆发出来。“煤气”让錘柄在他手里一直滑到末端，鉄錘擦着岩石尖銳的稜角，就象火鐮擦着火石那样发出火花来。

一团蓝色的火焰在坑道的弯弯的頂板下面很快地流动着，石壁間的空气着起火来，成了一片巨大的火海。人們的头发和衣服都燃烧起来。一种特别鮮明强烈的光芒，把傾斜的坑道的最阴暗的角落都照亮了。

在那可怖的景象出現了一刹那之后，一陣可怕的土崩石裂的响声，把大地的臟腑都震动了。那六个人卷在火焰、木块和石

头的漩渦中，象发射出去的子弹一样沿着坑道被猛烈地抛了出去。

附近小村落里的居民听到了那可怖的沉重的爆炸声，就挤到他們住宅的門口和窗口来，用焦虑的目光眺望着矿上的建筑，并象看到火山的突然爆发那样感到心惊胆战。

在清明洁淨的蓝天之下，沒有一絲烟雾和火焰。井架的木梁被一种巨大的力量挪动了位置，朝上面向四方飞散。一个鉄罐籠沿着狹窄的井筒冲上来，就象炮筒里发射出来的炮弹一样笔直地冲得非常非常高。

矿区里留下的居民大部分是妇女和儿童。他們乱哄哄地朝矿井那边涌过去，矿井那儿也是乱成一团。矿工們从这边跑向那边，慌慌张张拿不定主意。但是，值班的监工所表現的勇气使得他們鎮定了一些，他們在他的指点下开始紧张地工作。罐籠都不見了，一副鋼繩也不見了，但是另一副鋼繩还卷在卷筒上沒有动。矿工們迅速地把一个滑輪安装在开口上，再把一段木头系在鋼繩的末端，这就一切准备就緒，可以下井了。正在监工和两个矿工准备下去的时候，从井底下开始冒出一陣浓烟，把他們阻住了。他們就只得等着让通风机来把那障碍除去。

那时，形同疯癲的妇女們已經挤到平台上来了，她們大大地妨碍着救生的工作。矿工們要清除工作的場地，就只得狠狠地把她們推开或是干脆用拳头把她們赶开。她們的号哭声把大家的耳朵都吵聋了，使得工作的矿工听不清监工們和司机們发下的号令。

最后，浓烟散了，监工和矿工們就鉆到一个桶子里去；下井的信号一发，他們就在那最深沉的静寂的时候消失了。

他們在坑道的入口处离开了那临时凑合起来的罐籠，向里面走去。那儿看不出一絲光亮，寂靜得惊人。那儿，四处都沒有遮拦阻隔：煤車和支柱都已經无踪无影；滑輪、鋼繩和信号繩都被爆炸所排挤出的空气一扫而空。那种寂靜使他們感到恐怖，沉重的悲伤的感情压上他們的心头：难道所有的同伴們都已經完了嗎？

但是，突然出現了很多灯光，他們被一大群矿工紧紧围住了。那批矿工感到震动以后，就赶紧朝出口处跑，但是他們到了中央大坑道以后，就被那儿弥漫着的浓烟和嗆人的空气堵住了。他們对井口的矿工的情况一无所知，那些人无疑是已經同碎石一道埋在矿井的最深处了。

大家一致認为爆炸是从新坑道里引起的，而那边的一队支架工、总工程师和总监工一定也都已經死掉了。

他們异口同声地叫道："訌我們到那儿去看看。"大家这就开始走动起来，但是监工大声呼喝着阻住了他們。

"誰也不許动，"他命令道。"坑道里充滿了煤气，首先得通风才行。你們去把二号坑的风門关起来，訌通风机輸进来的风可以直接通向新坑道去。然后我們再来决定該怎么行动。"

有的人就忙着去执行这道命令，而这时，高大强壮的青年采煤工托馬斯却挤过来坚决地說：

"如果有人肯跟我作伴，我就愿意上那边去。只有胆小鬼才会这样丢下同伴們不管。也許有人还活着哩。"

"对，对，我們去，"大家齐声說。

监工想劝阻他們，对他們說那是白白地去送命，几乎可以肯定現在去是有生命危险的。爆炸已經有两个多鐘头，头儿們和同伴們死是死定了。但是，他看到大家都不听他的話，就只得訌

步，他認为这样可以避免由于托馬斯的建議而发生更大的灾禍。由于大家都想去，托馬斯經过一場激烈的爭辯以后才挑选了三个同伴，并且立刻同他們一道出发。

在坑道的入口处，那四个矿工跪下去在胸前划了十字，然后一个跟着一个高举着矿灯鉆进了坑道。坑道很高，他們可以不用弯腰，直着身子走。不久，他們就感到太阳穴在跳动，耳朵里在嗡嗡发响。走了百来米远以后，领头的那个人感到他的背上給打了一下，原来是紧跟着他的那个矿工翻倒了。他們赶忙把他扶起来，迅速地把他带到外面去。有人立即塡补上他，那一小队人这就再度走进了那坑道。

他們走到离坑道底百来米的地方，找到了第一具尸体。他們只需对那被炸碎的尸体看一眼，就知道它不会有一点生气了。再走几步以后，他們就碰上了第二、第三、第四、第五具尸体。最后那具是监工的，他們由他那双釘有鉄釘子的大皮鞋認出来是他。

还沒有找到工程师。他們就毫不耽擱地継續前进；但是在他們前面，一大块岩石突然轟隆一声崩落下来，击起了一陣尘霧。他們来到爆炸的地方了。那儿的地上积滿了尘土和石块，支架大部分都已經給掀了起来，頂岩搖搖欲墜。他們停頓下来迟疑了一下，但是立刻就越过那堆碍路的东西再向前走。他們小心翼翼，尖起耳朵探听是不是有要塌頂了的坼裂声，每走一步都要試探一下是不是有石块会突然崩落。他們这样只走了几米远，就听得嚓啦一响。走在前头的托馬斯肩膀上給打了一下，打得他直搖晃。他痛苦不堪地轉过身来，弥漫的尘土蒙蔽了他的視綫。他小心地再朝前走去，牙齿都在打着顫。在他的前面有一大堆石块挡着路，那堆石块有一米多高，把坑道从左到右都封住

了。他一下子就跳到那坟堆上去，开始急速地搬石块。后面来的同伴們也立即跟着他干，但是他們費了很大力气也仍旧只找到了三具尸体。

当有的人在收尸的时候，其他的人就到各个角落里去找寻工程师。工程师的奇怪的失踪使得他們迷信的头脑里产生了一个念头：准是魔鬼把他連身体和灵魂一起都带走了。

突然有人高声叫道：

"在这儿啦！"

大家都走上去拿矿灯照看。在到洞底那头去的一个轉角的地方，有一大堆东西穿在支撑鋼繩用的滑輪的軸上，挨着頂岩悬在空中。那堆散发着刺鼻的烧焦的肉味的东西，就是工程师的尸体。粗大的軸棒穿过他的肚子，一直从他肩头上穿出来有一米多远。由于冲撞太猛烈的緣故，鉄棒都撞弯了，矿工們費了很大的力气才把尸首取下来。那尸首的衣服已經烧成灰烬了，只要一碰上就都紛紛脫落。矿工們把它取下来后，就把自己的上衣脫下来，可怜地把它盖上。在他們的純朴的心里，已經沒有仇恨厌恶的念头。他們把担架放在背上，就开始走动了。那死人就象是一座山，在那山头上，堆积着古往今来人类的驕横、自負和残忍，它仍旧重重地压着他們，使得他們疲累不堪，連气都透不过来。

工　資

彼得罗·馬立亚蜷縮着两腿，把身子朝右面傾斜着，用手鎬一下一下地劈着下部的煤层，采煤工們管他那工作叫做"淘槽"。他挖开来的那道槽口已經有三十厘米深了，但是从頂板上面滲透出来的水沿着煤面流，每隔上五分鈡就把槽口給灌滿了，弄得他只有把工具放下，拿他的皮帽子来舀掉那墨黑的髒水。髒水从他的身子下面流过去，在坑道的地面上聚成一个个的大积水坑。

他为了要劈完那道槽口再开始落煤，已經費力地工作了好几个鈡头了。在那个十分窄狹的老鼠洞里，悶热得可怕。彼得罗·馬立亚滿身大汗。他赤裸着上身，从他身上发出来的热气同矿灯冒的烟混在一起，在他的周围构成一层朦朧的霧，使得他看不清楚，他那干不完的苦工因此也就更加困难起来。通风不够，增加了他的疲倦，浮在空气中的沉重苦澀的煤灰弄得他呼吸阻塞，連气都透不过来。他挖掘的那块地方几乎不到九十厘米高，因此他就只能够采取一个很不方便的工作姿势，这使得他四肢麻木，渾身疼痛难忍。

他支着胳膊，低垂着头，不停地劈着煤。每当他的手鎬砍下去的时候，槽口里都有大滴的水珠飞濺起来，打着他的面頰，击着他的眼珠。他为了要弄干槽里的水，常需歇下一会儿，然后再抓起手鎬。他忘了他已經是精疲力尽，忘了矿洞里透不过气来的

环境，也忘了他自己已經渾身到处都是污泥。那迷住他的心窍的就只有一个固执的念头：在这一天，在这半个月中最后的日子里，要开采出最多的煤来。这一剂迷魂湯是如此的猛烈，它几乎麻木了他的全部官能，以至身体上的苦楚对他来說只起着馬刺对于馬的效用，他就象一匹被馬刺乱踢着腹部两側而狂奔的馬。

当“淘槽”工作完了的时候，彼得罗·馬立亚連歇也不歇一下，立即就动手落煤。他左試右試，想找出一个最便于挖煤的姿勢来，但終于还是不得不照原来的老样子把身体朝右傾，因为只有那样他使起手鎬来才比較方便。采煤这回事儿，在一个生手看来，似乎是最簡单不过的了，可是它确实需要不少的技巧，因为你劈得太斜了，鎬头就会在煤面上滑过去，削下来的只是一小块一小块的碎煤，而如果劈的傾斜度不够，鎬尖就要弹回来，卷得象牛皮糖一样。

彼得罗·馬立亚开始使劲地作着落煤的工作，掏着槽口旁边的煤。他从上朝下劈，黑色发光的大煤块就从煤层上紛紛落下，很快地沿着裂罅堆积起来了；但是，他越朝上劈，工作就越加艰难。在那样一小块地方，他沒有法子把手鎬揮动开来；手鎬夹在坑頂和坑壁的中間，軟弱无力地啄着。他无可奈何就加快敲煤的次数，但也只敲下了一些碎煤。

他渾身都汗透了。煤末象张着一层厚紗，它們混在他呼吸着的空气中，鉆到他的喉嚨和肺里去，弄得他老想咳嗽，胸膛象被撕裂了一样，气也喘不过来。但是他挖着，挖着，不停地挖着，他給那碍着他的煤层弄得发火了，恨不得用指甲和牙齿把它撕成碎片。他冒着被埋葬在那儿的危险，怒气冲冲地要从头頂上拉下一块巨大的煤来，不断地拿工具敲打它。

一大滴凝聚起来的水珠很快落下来，落到他的脖子上，它的清凉在开头好象使他感到非常爽快；但是那种适意的感覺很快就消失了，接着来的是象被火灼伤了一样的痛楚。那一滴滴的水他連躲都沒有法儿躲，它起初沿着支架的上梁慢慢地流出来，流到了煤层内面，而現在就象一团鎔化的鉛一样烧着他的肌肤。

但是他固执地不放松他的工作，在煤块紛紛落下并且在他两腿中堆积起来的同时，他的眼睛搜索着适于去冲击他前面那堵煤墙的地方。他劈那堵墙已經有許多年了，但是它总是那个老样子，那样的厚实，沒有人能够看到它的尽头……

彼得罗·馬立亚收了工，他拿起矿灯，吃力地穿过一些坑道来到了中央大坑道里。迎面通来的风把他的身子吹凉了，他腰酸背痛，走起路来摇摇摆摆，两脚因为长久不能活动，巳經麻木不堪。

他出来走到平台上，一陣冰冷的风打着他的面颊。他一刻也不停留，匆匆忙忙沿着公路走去。在他的头頂上，一大块一大块的烏云被猛烈的北风刮着飞馳。一輪銀月象擲出的鉛球一样，朝着相反的方向急急穿过云层。它隐在密云中，顏色蒼白暗淡，只是偶尔通过云間的裂罅，发出一刹那夺目的光彩。在月亮这样偶尔出現的时候，幽暗暂时迴避开来，朦朧的地面上現出一片片发亮的水坑。彼得罗·馬立亚想赶忙回家，回到那暖烘烘的火炉边去，因此就顧不上躲閃那些水坑了。

他疲憊不堪，衣衫粘着身体，鉆进了他家那狹小的房子。几块煤在火炉里燃烧着，火炉的前面，有一条亚麻布的褲子和一件亚麻布的上衫晾在繩子上。他赶忙把那套衣服穿起来并把湿衣服丢到屋角一边去。然后，妻子向他訴苦，告訴他那天她仍沒能从矿上的商店弄到任何东西。彼得罗·馬立亚沒有吭声，但是，

当她接着向他訴說因为要把一点咖啡留下来第二天用，当天晚上不能作晚餐的时候，他就插嘴說：

“不要紧的，明天要发工資了，我們的苦日子就要挨到头了。”

他劳苦过度，四肢象要被疲乏撕裂开了，他走过去躺在靠墙的破床上。床鋪是两条板凳四块木板架成的，上面鋪着几个麻袋，作盖被用的就只有一条磨破了的髒毡毯。他的妻子和他的两个孩子——一个五岁的男孩和一个八个月的女孩——睡在一张同样的床上，但那一张床要稍微舒服一些，因为那上面鋪的除了麻袋以外还有一个草垫子。

在商店断絕了他們的粮食供应的那五天中間，他們把仅有的几套衣服和几件家具都卖的卖、当的当了，因为在那个荒僻的小村子里，除了公司附設商店以外就沒有另外的粮食店，所有的人都只能拿公司发出的購物券向那家店里买东西。

深浓的睡意很快就使得彼得罗·馬立亚合上了眼皮，四壁之間是一片寂靜，只有呼嘯的风雨敲打这可怜的小屋的門窗声，打断了屋子里的寂靜。

当彼得罗·馬立亚醒来的时候，天已經不早了。那一天已近六月末梢，天色阴沉灰暗，不停地下着蒙蒙的細雨。在海的那一边，浓密的霧幕把地平綫都封起来了，那浓霧就象一道看不透的墙，慢慢地移动着，沿途把人們向那边能望見的东西全都吞沒下去。

在每家大門口用鋅片复盖着的走廊上面，女人們穿来穿去，孩子們疯狂地奔跑，工人們裸露着上身使劲地擦着，想把一周工作当中染上的煤灰都擦去。人們总是焦心地期待着这个发工資的日子，所有的人的脸上都多少发出一些欢乐和兴奋的光

彩。

彼得罗·馬立亚每星期一次打扮好以后，就靠着門框站一会儿。他茫然地望着空曠的大地，一声不响地凝視着那下个不停的单調的雨。雨水浸透了灰黑色的路面，路面上到处是車輪痕迹和髒水坑。他的年紀还不到三十五岁，但是那衰弱的脸色、深陷的眼窩和透着灰色的鬍子和头发，都使他看起来好象是一个五十开外的人了。

对他来說，黯淡可怕的年月已經来了，他不独感到体力在衰頹下去，就連那一瞬即逝的年青时代的那一股子蛮劲儿也快要完了。

他看了一会儿摆在他眼前的黯淡的景色之后，就退回到屋子里挨着火炉坐下，在火炉旁边的鉄壶內，冲咖啡用的开水在沸騰着。

他的女人出去了，带回来作早餐的面包和糖。她的年紀比他要小一些，但因为过着劳苦和貧困的生活，已經显得很蒼老和衰弱了，而哺育小孩更加重了她生活中的困难和痛苦。

他們夫妇俩吃完了那一顿菲薄的早餐以后，就开始計算丈夫可以拿到多少工資。他們一次一次地校正他們的帳目，最后得出来的結論是他們在还了商店的欠款以后，剩下来的錢还可以贖回和买回他們不得不送上当鋪和变卖了的那几件家具。这样的一个远景使得他們快乐起来。这时候，出納室的鐘声开始响了，彼得罗·馬立亚穿起他的雨鞋向公路那边走去，后面跟着他的妻子，她一只手抱着他們的小女孩，另一只手牵着赤着双脚在泥里走着的小男孩。他們加入了急急忙忙向煤矿公司那个方向走去的那一大群人的队伍。

疾风驟雨催得他們加快了步子，因为他們想要找一个散布

在矿井周围的棚子暂时躲一下雨。那些棚子过不多久就容不下那么杂七杂八的一大堆人了。

在那里聚集了各个不同工种的工人，从年老的工头一直到七八岁的看門工。为了要躲避从屋檐上滴下来的水珠，他們紧紧地挤在一块，大家的眼睛都盯着出納室的那个紧閉着的小窗洞。

过了一会儿，小窗洞打开了，立刻就开始发工資。工資的发放按照工种进行，在窗口照顧的工头們一个挨着一个叫着工人的名字，然后出納把他們每个人的工錢从窗口递出来。工錢的数目一般都是很少的，因为在扣除罰款和从店里賒購油、煤等消費品的欠款以后，剩下的就不多了。

工人們默默地走过去又默默地走开，因为說怪話是不可以的，而且也只有在所有工人都領完工資以后，出納室才准許对账。有时候，某一个工人的脸色会变得慘白，两眼惊愕地盯着放在窗洞口上的錢不敢伸手去拿。但是，工头們一声“拿走”的吆喝会使得他伸出手去，用他战慄的手指把錢拈起来，随即把头低着，神色仓惶地走开。

他的妻子不安地迎上去問他：

“他們給了你多少錢呢？”

那个工人的答复是张开手来把錢給她看，然后，他們面对面地瞧着，两个人都怔住了，都感到天旋地轉，說不出一句話来。

突然，一陣狂笑打破了那儿出奇的寂靜。那不合时宜的怪声是一个矿工发出来的。当他看到出納把一个只值二十生太伏的小錢币放在窗洞口上时，他把那小錢拿起来，象瞧一件希奇古怪的东西一样把它仔細地瞧了一下，随即憤怒地把它远远地抛了开去。

一群野孩子象箭一样跑去搶那个錢币，在路面的一个水坑里激起了一陣飞濺的水花。那个工人把两手插在口袋里，沿着公路匆匆地走开了。一个可怜的老太婆把裙子撩起来，跟着他跑去并且痛苦地叫着："胡安！胡安！"但是，那工人并不因为她的叫喚而停下来。不久，那两个遭受着风吹雨打的疲憊的人影，就被那无穷无尽的苦难的风雨卷裹着在远方消失了。

彼得罗·馬立亚耐心地等着。当工头高声地叫"双巷采煤工"的时候，他的身子发起抖来，心情不定地尖起耳朵等着叫他的名字；但是，他的同伴們一个挨着一个地叫过去了，可就沒有听到喊他。在他再听到工头大声叫喊"半頁巷采煤工"的时候，一陣冷汗透过他的全身，他的眼睛也异乎寻常地睜大开来。他的妻子轉过身来又惊訝又害怕地对他說：

"你看，他們沒有叫到你！"因为他不回答，她就开始啜泣起来，同时把她怀抱里的小孩搖晃着，那小孩因为不耐煩老是含着她母亲的干癟的奶头，突然放声大哭起来。

一个邻居的女人走过去問她：

"还沒有叫到你們那个吧？"

当彼得罗·馬立亚的妻子搖着头的时候，她指着她的儿子說道：

"这一个也还沒有叫到哩。"她那儿子已經有十二岁了，但是却脸色蒼白，患着軟骨病，看起来象是不过八岁的样子。

那个女人是一个年青的寡妇，她个儿高高的，身材匀称，紅紅的嘴唇，白白的牙齿，模样儿令人可爱。她靠着棚子的墻壁站着，一双閃亮的眼睛朝出納室的小窗那边张望，透过那扇小窗可以看到出納的黃鬍鬚和紅潤的脸。

那时候，彼得罗·馬立亚痛苦地想了又想，算了又算，但是

他正象处在同样情况下的很多其他工人一样，打算盘的时候总是忘了拨下一些紧要的子儿，那就是說，他沒有扣除意想不到的罰款，沒有考虑到工資的降低或者是店里物价的陡然上涨。

当最后工种的最末一个工人走到窗边去之后，工头又粗暴地叫了一声：

“对帐啦！”

一大群男男女女象一窩蜂一样赶忙向出納室那边涌去。他們大家都怀着一个这样的热切的希望，那就是說也許是由于遺忘或者是錯誤的緣故，他們的名字才在发薪簿上漏掉了。

挤在最前排的是那个牵着孩子的寡妇，她把脸孔凑近窗口說道：

“何塞·拉莫斯，看門工。”

“沒有叫到你嗎？”

“沒有哩，先生。”

出納翻开帐簿簡短地念道：

“何塞·拉莫斯，干活二十六天，每天工資二十五生太伏。罰款一比索，下欠公司五十生太伏。”

那个女人气得脸色通紅地反駁道：

“一比索的罰款啦，为什么罰？还有他每天該賺的是三十五生太伏，不是二十五。”

里面的職員不屑于回答，他用斬釘截鉄的声調通过窗口叫道：

“再上来一个！”

那个年青的寡妇想要反抗，但是工头們将她从那儿拖出来，死劲地把她推到圈子外面去。

她那倔强的脾气暴发了，怒气哽塞住了她的喉嚨，她的眼睛

里放射着火焰。

“贼！狗养的！”她隔了好一会才能嘶哑地这样咒罵着。她摆出一副不怕事的架式，把头高高抬起，身子站得直直的，在她那潮湿的貼紧的衣服下面，显出寬大的肩膀和凸起的乳房，她那墨黑发光的眼睛里发射出激怒的閃电

“别发火啦，娘儿們，当心冒犯了上帝喲！”人群中有人这么开玩笑說。

她象母老虎一样轉过身来說道：

“上帝！对穷人来說有什么狗屁上帝！”

她憤怒地向那小窗盯了一眼之后叫罵道：

“坏蛋，沒良心的，眞該天誅地灭！”

工头們偷偷地笑着，他們注視着那个出色的女人，眼睛里燃烧着欲火。这寡妇誰也不怕地向大家瞥了一眼，然后回轉去找她的儿子。那孩子正张着嘴癡望着排成一列飞翔着的海鷗。海鷗的白色羽毛在朦朧多雾的天幕下閃亮着，就象是一条被风吹向海洋那边去的白色的带子。寡妇狠狠地推了她儿子一把并对他叫嚷道：

“走哇，畜生！”

她儿子的双腿是那样軟弱无力，經她这样猛烈地一推，就一下子面孔朝下栽倒在泥里。儿子倒下了，使得她实在忍耐不住，夺眶而出的眼泪洒满了她的衣襟。她赶忙俯身下去扶起她的孩子，爱撫地吻着他并用嘴給他擦去两頰上的眼泪。那孩子因为貧血的緣故，两頰呈現着憔悴的死灰的顏色。

終于輪到彼得罗·馬立亚了。他非常不安地站在窗边等着。当出納翻着帐簿的时候，他的心骨突骨突地跳着，凶多吉少的預感象絞索一样套着他的咽喉。就在这样的情况下，出納抬起

头来向他說：

“你有五次违反規章，罰款十比索。另外，还扣你十二車有石子的煤。你下欠公司三比索。”

彼得罗·馬立亚想回答，但是答不上来。他垂着双手，象醉汉一样呆呆地从那儿走开。

他的妻子一眼就看到他是空着手回来了，因此就开始哭泣起来，同时象发了狂一样地死劲摟住怀里的小女孩。

“老天爷呀，这可叫我們怎么办啦！”她这样地嘟囔着。

彼得罗·馬立亚不等她問就告訴她說：

“我們下欠公司三比索。”

当那不幸的女人听到这个消息的时候，就哭得更加伤心了，不久，他們的那两个小孩也就跟着哭了起来。彼得罗·馬立亚只能如癡如哑地面对着那一幕絕望的情景。在那时候，生命对他显得那样可憎，因此如果他当时能够找到一条短路及早擺脫它的話，他是会毫不躊躇地走上去的。

通过那敞开的窗口似乎有一股晦气向外直冒。所有走近那个洞口的人，走开的时候都脸色大变，紧握着拳头和咕噥着咒駡的話語。雨老是不停地下着，它浸濕着大地，浸湿着那一群不幸的人的衣裳。但是，对那些人說来，連綿的阴雨和险恶的天气不过只占他們的工作和痛苦的很小的一个部分而已。

彼得罗·馬立亚看着他的妻子和儿女离开，沉默无言，双眉紧鎖。他的妻儿的破烂衣裳粘在他們的干瘦的骨架上，样子显得格外可怜。彼得罗·馬立亚起先本想跟他們走，但是他家里空无所有的冷落的房屋，那沒有法子生起来的火炉和他的孩子叫着要面包的景象，迅速地在他的眼前浮起，使得他提不起脚步，釘住在原地上了。他的几个同伴叫他，跟他使着眼色，但是他幷

不想去喝酒;他的头象灌了鉛一样沉重地压在肩上,他茫然的脑子里已不存在一星一点的思想。紧张后的过度松弛使得他四肢瘫軟,他找到了一处干的地方,就躺了下来。

以后,当他醒过来时,棚子已經空了,雨点仍旧嬉鬧地奏着它們的交响乐,雨水从屋檐边急急地傾泻下来。

魔鬼巷

在一間低矮而狹窄的房子里，值班的监工坐在办公桌前，面前摆着一本摊开的大名册，正留神注視着矿工們在这寒冷的冬天早晨下井的情况。透过門洞，可以看到罐籠在等着，人一装满，罐籠就一下子无声无息地消失在潮湿的矿井里了。

矿工們一小群一小群地走来。他們在墙壁上釘着的灯鈎上取下已經点燃了的矿灯，那个监工就狠狠地把矿灯盯了一眼，然后用鉛笔在每个名字下面划上一个小道。突然，他向两个匆匆忙忙正朝門外走的矿工做了个手势，叫他們停下来，对他們說道：

“等一等！”

那两个矿工怔住了，蒼白的脸上显露出迷惑的神色。比較年輕的那个矿工是不滿二十岁的孩子，脸上生着雀斑，长着一脑袋的紅头发。他的綽号“銅头”，就是因为那滿头紅发而来，大家都这么叫他。他个儿矮小，但身强力壮。另外那个矿工要高一些，身子有些干瘦。他已經上了年紀，脸上显出病弱的神色。

他們两个右手提着矿灯，左手拿着一把剪成小段的細繩子，繩子的一头系着各种顏色的玻璃珠子：这是矿工們系在煤車上的筹碼，用来告訴上面煤是从哪儿送来的。

壁鉀迟緩地敲了六下。偶尔有一个气喘吁吁的矿工急忙走进門来，取下矿灯，又匆匆忙忙地走去；走过办公桌旁的时候，胆怯地望了望监工。监工一語不发，恶狠狠地在那来迟了的矿工

名字上打了一个大叉。

这么沉寂地等了几分鈡以后，那监工作了个手势，叫矿工們走近去，对他們說：

“你們是高巷的采煤工嗎？”

“是的，先生，”矿工們回答。

“我很抱歉地通知你們：你們失业了。我接到一个命令，要裁减那段煤层的人員。”

矿工們沒有回答。一陣难堪的沉默。

最后，那个年长的矿工开了腔：

“不能让我們干别的嗎？”

监工使劲地把名册合上，身子在椅子上往后一仰，神气十足地回答說：

“我看是难啦，难啦！我們这里干哪一門活儿的人手不是有余有剩。”

那矿工固执地恳求道：

“我們干什么活儿都乐意；可以做車工，做支架工，要我們干什么就干什么。”

监工摇了摇头說：

“我已經說过，人手太多了。如果要煤的定单不再增加，另外一些煤层也得裁人。”

那矿工绷紧的嘴角上露出一絲讽刺的苦笑，提高了嗓音說道：

“彼得罗先生，你还是把話摊开来讲得啦，你还是干脆对我們說，說你打算逼我們上魔鬼巷去干活！”

那监工在椅子上坐直了，气憤地抗辯道：

“这儿有誰逼誰来着？不称你們心意的活儿，你們不干就得

啦！当然罗，公司方面也有权利为了自己的利益采取适当的措施。”

他这么发脾气的时候，矿工們低垂着头，靜靜地听着。监工看到他們这忍受的模样，声調就变得甜了。

“虽然命令是改变不了的，”他接着說，“可是我总还是想帮你們逃过这道难关。在新开的坑道里，也就是你們所說的魔鬼巷，还缺两个采煤工。你們現在就可以去补上，拖到明天就迟了。”

矿工們会心地相互使个眼色。他們懂得他那套策略，老早就知道这一次冲突的結果会怎么样。此外，他們也打定主意听天由命，命里注定的事是沒法逃避的。挨餓而死或是矿井坍毁而压死，两者之間他們宁愿选择后者，因为那样会死得痛快一些。逃跑？逃到哪儿去呢？冬天是貧穷无告的人們的死敌。在冬天，干枯的小溪变成汹涌的急流，原野显得荒凉萧杀，洼地成为一片汪洋的泥水潭；在老是阴沉灰暗的天幕底下，树木袒露着它們赤裸的枝干。

在农民的小屋里，人們从一家大小憔悴的面容上，可以看到飢餓在扮着它那蒼白的鬼脸。那悲哀的枯竭了的土地，不能再給农民面包，他們只得敲遍工厂和作坊的大門去寻找。

这样，他們就只有認命去填矿洞。这些无依无靠的人們的队伍，在危险的坑道里不断地鑽煤打洞。这些为人們所遣弃的人，这些任凭怎么不公道地践踏的人，經常会碰到厄运带来的各种各样的飞灾横禍。

买卖就此作成。矿工們不加反抗地接受了这件新的工作；一会儿之后，他們走进罐籠，笔直地向矿井深处飞落。

魔鬼巷的坑道不吉利，是出了名的。这个坑道是为了回采

最近发现的一道煤层而开掘的。在开头的时候，工作做到了应有的小心謹愼。但是当岩石越凿越深的时候，岩壁却越来越松而不稳固了；起初本来很少的滲水，也越来越多。这样一来，頂上就非常不牢，只是靠坚固的支架支撑着。

由于要用大量的木材来搭支架，煤的成本就大大地增高了。因此，坑道挖成以后，最关紧要的支架工作就漸漸疏忽了。支架是要搭的，但却总是草草了事，凡是能节省的材料都节省掉了。

这么一来，結果就用不着猜，从那里总会有压伤的矿工拖出来；有时候，沒有支好的坑頂突然崩落，就会压死人，那就只有去收領尸骨了。被滲水浸蝕的靠不住的坑頂，时常威胁着矿工們的生命。矿工們被經常发生的坍頂的事故吓坏了，就开始不上那条要命的坑道去干活。但是公司用增加几个生太伏工錢来引誘的办法，很快地就打消了他們的忌諱，这一道新煤层的回采工作也就継續进行了。

但是，过了不久，增加的工資取消了，工作却并沒有因此癱瘓，因为使用这天早晨那个监工所采取的办法，已經足以取得同样的結果。

"銅头"那天晚上回家要比往常迟一些。他沉思默想，心事重重。他的母亲热切地詢問他当天工作情形，他也只是很簡短地回答几句。他們的貧寒的家看来頗为整齐洁淨，一般說，这是那种家庭所不常有的。在那种家庭里，一般是男女老幼和各种家禽家畜杂七杂八地混在一起，使得每間房子都象《圣經》上提到的諾亚方舟① 一样。

---

① 諾亚方舟：上帝要降洪水毁灭世界之前，叫在他的眼前蒙恩的諾亚造一方舟，进内避难，并且把各种动物各带一对。事見《旧約》《創世紀》。

那矿工的母亲是一个身材高瘦的白发妇女，她那非常蒼白的脸上带着一种逆来順受的溫厚表情，使得她湿潤眼瞳里的目光显得格外柔和，泪珠好象总就要从双眼墜落的样子。她的名字叫做馬利亚·台·洛斯·安赫来斯。

她是矿工的女儿，也是矿工的母亲，可怕的不幸巳經使得她过早地衰老了。她的丈夫和两个儿子相継死于坍頂和瓦斯爆炸的事故，这就是她一家給貪得无厌的煤矿公司的供献。而今，她只剩下一个孩子了。为了他，她的依然年青的心，經常总是担惊受怕。

她老是害怕发生不幸的事故，她的心一刻也离不开被黑暗的煤层复盖着的那条生命，她的唯一的亲人，把她牵連在这世界上的唯一的亲人。

她在独自出神的时候，曾經三番五次想到，为什么人間是那么不平，令人憎恨。可是她找不到答案。她不懂人数最多的貧苦人們，为什么注定要流血流汗来让少数人过奢糜浪蕩的生涯。唉，如果用不着老为这些人間宠儿的幸运操心，还能照样过活，那该多好！那些人生活的花費，抵得上多少戶人家的口粮！

但是，那样的想头不久也就烟散云消了。这老大娘因为猜不透这个謎，就把这种念头赶开，回头带着她所习慣的忧郁干家务。

母亲在准备晚餐的时候，她的儿子坐在火旁，一語不发，心不在焉地老在想什么。老大娘为这种不寻常的沉默弄得心緒不安了。她正打算問个究竟，門开了，一个女人的脸从門外伸了进来。

“大嫂，晚上好。病人好些了嗎？”馬利亚亲切地問道。

“还是老样儿，”这被叫作大嫂的人回答着，走进屋子里来，

“大夫說，他的腿骨还沒有长攏，叫他躺在床上不要走动。”

进来的是一个肤色微黑的青年妇女，她因为睡眠不足，飲食不飽，脸色憔悴。她右手拿着一只洋鉄碗，答話的时候，老想把眼睛避开桌上那碗热气騰騰的湯。

老大娘伸出手去拿起那只碗，一面朝碗內倒着热湯，一面接着問道：

“孩子，你同上面談了嗎？他們給了你一些帮助嗎？”

年輕女人丧气地咕噥道：

“嗯，我到那儿去过，他們告訴我說我沒有权利再要什么。他們給了我們房子住，已經够好的了。但是，他們說要是他死了的話，我就可以向公司要个条子到店里去領四支蜡烛和一套寿衣。”

她随即抽了一口长气，接着說：

“望上帝保佑，不要为了我那可怜的胡安而叫他們花这笔錢。”

除了湯以外，馬利亚还添上一块面包，把这两样东西送到年輕女人的手里。那女人向門口走去，感激地說：

“圣母会报答您的，大娘。”

“可怜的华娜，”母亲对着已經把椅子拖到桌旁的儿子說道，“她丈夫砸坏了腿，从矿井里抬出来，差不多快一个月了。他干的是什么活？”

“魔鬼巷的采煤工。”

“啊，对了，我听說在那儿干活就是卖命。”

“还沒糟到那步田地，媽媽，”矿工說道，“如今可不同了，搭支架多費了一点工夫，已經一个多星期沒有发生事故了。”

“但愿象你說的那样。可要是你在那儿干活，我就活不下

去，我宁肯沿乡乞討。你的爸爸和两个哥哥就是抬回来的；我不愿意有那么一天把你也那样抬回来給我。”

豆大的泪珠从老大娘的蒼白的脸上落下。儿子不吭声了，眼睛看着盘子吃着，不敢把头抬起来。

第二天早上，“銅头”并沒有把他前一天換工作的情况告訴母亲，就去上班了。要把这个坏消息告訴她，有的是时間！一个人在他那样的年紀，总是不把事情放在心上的，他并不把老大娘的惧怕看得怎么了不起。他同他所有的同伴們一样，是一个宿命論者，他相信人的命运都是預先安排好的，要擺脫也是擺脫不了的。

馬利亚在她的儿子出去一个鈡头以后，打开了門。她被野外光輝情澈的景色迷住了，她的眼睛已經好久沒有看到那样美丽的早晨。带着一圈金色光輪的太阳，正在从地平綫上升起，万道光芒象急流一样傾泻到潮潤的大地上，处处騰起浅蓝和淡白的霧气。太阳的光綫是柔和的，它亲切地給枯死的自然界带来生命的气息。远处，成群的飞鳥穿过澄靜的蓝天。一只錦毛雄鸡站在一个小沙丘上，每当飞鳥的阴影在它旁边掠过，它就警覺地高声啼叫。

几个倚着手杖和拐棍的老头儿，受到使景物生輝的灿烂光芒的吸引，在骯髒的小路那面出現。他們貪恋从天空射下来的溫暖的阳光，慢慢地走着，舒展他們麻木的四肢。

他們是伤残的矿工，是在工作中被摧残了的人。他們中間很少人不是四肢残缺的，很少人不是短一条胳膊或缺一条腿的。他們在一条阳光晒得到的长木板凳上坐下来。他們深陷在眼窩里的疲乏的眸子里，充滿着古怪的呆板的神色。他們从不交談一言半語；有时，有的人发出一陣短促的、象从洞穴里传出的咯声，

才微微张开紧閉的嘴唇，吐出一口烏黑的浓痰。

时間已經快要到中午了，女人們正在屋子里忙着給矿工准备中午吃的飯籃。突然传来一陣急促的警报声，使得她們丟下工作，惊駭万状地赶忙走到屋子外面。

在矿上，警报声已經停止，不象发生了什么事故。那里的景象一切如常，烟囱不断地吐着大口浓烟，微风把烟柱吹得松散胀大，朝海洋那边推去。

馬利亚正在把一瓶咖啡放到要給儿子送去的飯籃中，警报响了，使她大吃一惊，她抛下那些东西就向門口冲去。一群群的妇女撩起裙子飞奔着經过她家門前；一大堆孩子也紧跟在他們母亲的后面拚命跑着。老大娘也跟了上去，她的双脚似乎是长上了翅膀，恐怖的电流刺激着她的衰老的筋肉，她的整个身体象绷紧的弓弦那样在顫抖。

不久，她就跑到了人群的前列。阳光照着她一头白发，縷縷銀絲似乎在牵引着她后面衣衫襤褸的阴郁的人們，叫他們急急忙忙地紧跟着她。

房子里都空无一人。門窗被风推得一开一关，砰砰发响。一只系在小路边的狗蹲坐着，昂起头汪汪地哀号，就象在回答远方隐隐传来的一片悲哀的啼哭。

只有那些老头儿沒有离开他們被太阳晒得热呼呼的板凳。他們不說話也不动一动，老是照原样子坐着，混浊无光的眼睛，呆呆地望着渺茫的远方。他們的僵化了的身体，稍微感到了使荒凉的原野复苏的太阳的热力；除了暖和的阳光以外，他們对什么都沒有感覺。

一大群被恐怖折磨着的女人，披头散发，哭哭啼啼，不久就来到了竪井单薄的鉄架下面，在潮湿的平台上你推我拥，挤成一

团。她們就象一群陡然看到老鹰俯冲下来的小鸡，拚命地吱吱叫着，跑到母鸡聳起来的羽毛下面去躲藏。母亲們把她們包在又破又髒的布片里的幼儿紧抱在半裸的胸前，她們的嘴唇由于痛苦而痙攣着，从微开的嘴里，发出一种非人的号哭声。

井口的一边围着一道牢固的木栅，一部分人对它直冲过去。另一边，几个眼睛露出忧郁神色的矿工，默默无語地站着，挡住了挤成一团的人群。哭嚷的声音把人們的耳朵都要鬧聋。他們爭着打听自己亲属的消息，問死了多少人，事故出在什么地方。

一个工程师走到机器房的門口。这是个肥胖的英国佬，蓄着一撇紅鬍子，牙縫里刁着一只烟斗。他照往常那样，冷漠地望了望眼前的这片景象。迎着他的是一陣严厉的詛咒；成百个声音叫嚷着："凶手！凶手！"

狂怒的妇女們把胳膊举起来，揮着她們的拳头。那个激起公憤的人向空中吐了几个烟圈，头一轉，走开了。

矿工們所談的有关事故的消息，使大家激动的情緒稍微安定了一些。这次事故的規模，沒有以前几次惨剧那样大：只死了三个人，可是死的是誰，到現在还不知道。另外，几乎用不着說，这个不幸事故是魔鬼巷的坑道里发生的一次坍頂。为了把牺牲的人弄出来，已經有人在那儿工作了两个鈡头了；机器房現在每时每刻都在等着吊升的信号。

这一番話，使得很多人原来七上八下的心头产生了希望。馬利亚倚在木栅上，她感到抓着她心腸肺腑的利爪松开了。她現在不只是怀抱着希望，而且是滿有把握了：他一定不会在死者之中！她以作母亲的那种强烈自信，独自凝思默想，几乎是不在意地听着周围女人們的伤心的鳴咽和凄苦的叹息。

时間在流逝。卷揚机在石灰和砖砌的拱形机器房里停着，它

的鉄架在高大的房子阴影下面沒有一点动靜；鋼絲繩象章魚的触鬚，顫抖着，从深深的井底升上来，柔韌地絞在卷筒上。那一大群挤得紧紧的人，就象放血过多的临死的牛一样，战慄着，呻吟着。过午的太阳挂在天上，依旧以它灿烂而又温暖的光芒，照射着广大的原野。清明如鏡的蓝天不沾一絲云彩，显得分外安宁恬靜。

女人們的哭泣声突然停了。鈴声慢慢地响起来，响了一下以后，接着又响了三下；人群激动起来，急切地注視着顫动地上升的鋼絲繩——在它的末端悬挂着一个可怖的疑团，这是所有的人都急于想要弄个明白而又害怕知道的。

平台上籠罩着一片阴郁的寂靜，只是間歇地听得到一点零星的啜泣声。远处狗的嗥叫声在平原上散播，在空气中飄浮；那声音里彷佛包含着死亡的預兆，使听見的人感到心惊胆寒。

过了一会儿，罐籠頂上的大鉄环突然在井口出現了。罐籠搖了几搖，随即被井口上的鉤子鉤住，停住了。

罐籠里，几个沒有戴帽子的矿工，围着一輛被泥土和煤灰弄得烏黑的小車。

一陣号哭声迎着这輛尸車。人群攢动着，他們这种疯狂的、不要命的拥挤，使人要把尸首抬出来簡直成了非常困难的事。第一个呈現在人群急切的目光之下的死者，包在裹尸布里面，人們只能够看到他那双僵硬的沾滿了污泥的赤脚。紧接着抬出来的第二个尸首，脑袋露在外面，是一个鬚发蒼白的老矿工。

第三个，也是最末了的一个尸首也出現了。从他的裹尸布的折縫里露出的几綹紅发，在阳光中，象刚炼出来不久的赤銅一样閃閃发光。几个声音惊駭地叫道：

“这是‘銅头’呀！”

矿工們吃力地抬着死尸的肩膀和双脚，放到正在等着的担架上去。

馬利亚一看到那青黑的脸膛和浸着鲜血似的头发的时候，就使出非凡的力量想扑到死者的身上去；但是她被木柵挡住了，只能摇晃着手臂，喉嚨里迸发出一种模糊的声音。

她的筋肉随即松弛了，手臂沿着身体垂下来，仿佛被雷打了一样，一动也不动地停在原地。

人群退了开去，很多的脸轉过来对着这个老大娘。她对周围已經完全不加理会，把头俯在胸前，似乎一心一意地在注視着她足下张开大口的无底深渊。

……………

誰也不知道她是怎样越过那道木柵的，木柵上面还有粗繩子横拦着。大家只看到她一刹那間提起瘦弱的双腿，随即連叫也沒有叫一声，就在那深渊里消失了。矿井口升起了几縷稀薄的尘雾，几分鈡以后，从这貪饞的大嘴里，传出来一声远得几乎听不見的、低沉的深响；那是洞底的怪物在喝够了血以后打飽嗝的声音。

搜 查

早晨天气寒冷，阴云滿天，蒙蒙的細雨洒在丛生着老波多树和东倒西歪的利特勒树①的原野上。一个老大娘赤着脚，撩起裙子，在狹窄的小路上急忙地走着，一路尽量避免擦着树枝发出声音来。树枝上滑落下来的大水滴，浸透了小路的軟綿綿的路面。这条小路是一条行人稀少的寂寞的路，它从黑色的公路分叉出来，通向离开巨大煤矿中心約莫十多里地的一个小鎮。矿上的建筑物座落在远方朦朧的天际。有时候，可以从树丛的空隙处望得見它。

尽管細雨紛紛，天气寒冷，老大娘的脸上还是泛滿了汗珠；她呼吸艰难，气喘吁吁。她的右手拿着一个紙包，按在胸前，遮遮掩掩地藏到她那磨损了的大羊毛围巾里面。

老大娘矮小、干瘦，布滿了皺紋的脸上带着自卑的、逆来順受的表情，眼色忧愁阴郁。她好象在疑神疑鬼，心里很不安宁；当树丛慢慢稀疏的时候，她的疑惧就更加表露得明显。

她来到树林边沿，要走出去的时候，就停頓了一会，仔細窺探她前面的沒遮拦的原野。那原野就象一块无垠的灰色大毯子，在石块一样的透黑的天空下向东北方伸展。

这滿地尘土的、不毛的原野，显得非常荒凉蕭瑟。右边聳立

① 波多树(boldo)，利特勒树(litre)：是两种智利土生的灌木。

着一堆棚屋的白墙，棚屋的鋅板盖成的平頂被雨水冲洗得閃閃发光；只有这些才打破了原野的单調划一的景色。再往远去，矿井大烟囱里冒出来的黑烟几乎触到了沉重的云块，一陣陣狂暴的北风把黑烟吹得弯弯曲曲，向四面飞散。这个总是胆怯不宁的老大娘窺察了一会儿以后，就把她那瘦小的身子閃进圈着矿区右面的鉄絲网围籬里面，笔直地朝着住宅区走去。她沿路时常弯下身子，拾取散落在沙地上的潮湿的柴爿和枯树枝，用繩子把它們扎成小捆，頂在头上。

她带着这个战利品走进棚屋的走廊。但是，在她走过的时候，左邻右舍的妇女們却向她投来譏誚的眼光、故意的微笑和話里带刺的語言，使得她明白她的小小机謀大家都已知道，瞞不过邻舍們銳利的眼睛了。

但是，她相信那些好人不会把事情講出，就不大理会她們的玩笑，一直不停地走到了她家門口。她拿鑰匙开了鎖打开門，一走进去就赶忙把門閂了起来。

她把那捆柴火丢到屋角里，把紙包小心地放到床上，就将围巾取下来搭在横牵在屋子里齐她的头那么高的一根繩子上。

然后她把炉子里准备好的一小堆鉋花和煤炭点燃，自己坐在炉子前面的一条小板凳上等待着。

炉子里升起了熊熊的火焰，把房子照亮了，把老大娘瘦小的影子照在空无所有的冷清清的白墙上。

火升上来以后，她就把水壶擱在鉄架上，准备冲馬黛茶①。她走到床边，解开紙包，把里面包着的一磅馬黛茶和一磅糖放在

① 馬黛茶(maté)：是南美智利、阿根廷等国的飲料，通常放在葫芦里或茶壶里用开水冲泡，再用錫管吸飲。

凳子的一头。一把缺了嘴的陶壶和啜飲馬黛茶的錫管早已擱在那儿了。

炉火在毕毕剝剝地濺着火星，老大娘用她那干枯的手指拨弄着綠得可爱的发亮的細馬黛茶。她預先就在品味着这上好的飲料，她那辨味的喉嚨已經迫不及待地想要尝它一尝了。

是的，要尝尝这芳香的馬黛茶，很早就是这六十岁的老大娘朝思暮想的事。象她自己所說的，这就是她的癖好。但是要滿足这样的癖好，却是多么困难！她的小孙儿何塞在矿上当看門工，拿的工資实在太少，只有三十个生太伏，要不餓死，这点錢就少不得，她的家就是靠着这孩子作工来維持的。

矿区公司开的店鋪里的馬黛茶，質量太差，味道太坏，在小鎮上却出售着一种細嫩的好馬黛茶，想想那种茶就足以使她口角流涎。但是，那茶要四十个生太伏一磅，太貴了。买公司的馬黛茶价錢虽然要加个倍，但是可以拿購物券或在她孙儿名下記帐購买，而要买另一种茶，却要付現錢。

而且，沒有錢还不是唯一的困难。公司严格禁止所有的矿工在它商店以外購买任何东西，在外面購买一点粮、一根針和一片布都是不許可的。它宣布，其他来源的任何貨物都是私貨，发現了要当場沒收，对重犯走私罪的人的刑罰，就是立即驅逐出矿。

好几个月来，她在积蓄她需要的一小笔錢，一个銅子又一个銅子地积下来放在床角的褥子下面。她留心使她的孙儿不缺乏必需的东西，对自己就連最必需的东西都加以剋扣，那一小堆銅子就慢慢增加起来，到最后累积的錢就不仅够买一磅馬黛茶，而且还可以买一点糖，买一点在公司的店鋪里連看也沒有看見过的晶瑩的白糖。

但是，現在困难来了。怎么能够到鎮上去把貨买回来而不引起看守們的怀疑呢？那批人就象生着一百个眼睛的阿耳戈斯①一样，监視着人們的来踪去迹。她怕起来了，一点儿勇气都沒有了。在这么严酷的冬天，如果把她赶出門去，叫她沒有面包，也沒有一块瓦片遮住，她和她的小孙儿該怎么办呢？

但是錢在那里引誘着她，象是对她說道：

“拿着我，让我們走吧，别担心了。”

她这就选择了一个监視比較松弛的雨天；一大早，孩子到矿上去了以后，她就把錢拿着，鎖上門走到了平原上。她带着一团繩子，准备用它来捆她要到林子里去拾取的柴火。

但是，当她走得够远了以后，她就越过鉄絲网围篱走上了那条狹窄的小路。沿着那条路可以笔直地通到鎮上，不象沿公路走那样要繞一个大弯。

对她的衰弱可怜的双腿来說，这段距离是漫长的。但是，因为天气較凉，她自己又精神振奋，因此，走完那段路也就不感到十分疲累。

回来时可就不一样了。路显得非常崎嶇难走，沒有个完，她只得时常停下来，透一透气。另外，她也因为犯了規而感到十分苦恼，懊悔的心越来越安宁不下。

违反了不准到公司店鋪以外的地方去买东西的可怕禁令，就象犯了一桩严重的偷窃案一样，使得她胆战心惊。她时刻都好象看到每棵树的后面都有看守吓人的阴影，那阴影可能突然扑过来，一下子把她怀中的东西搜去。

---

① 阿耳戈斯(Argos)：希腊神話里的一个怪物，传說他有一百个眼睛，当五十个眼睛閉着睡觉的时候，另外五十个张开着。

她好几回都想把那招惹是非的紙包丢在路旁，来解脱她的苦恼；但是，馬黛茶的誘人的香气透过紙包直扑她的鼻子，使得她沒有采取这么一种可惜的办法。

因此，当她安安全全地到了家里，再也沒有人会那么故意泄漏机密地瞅着她时，她就頓然象孩子那样地感到快乐了。

当要开的水在沸騰之前欢乐地喧鬧着时，老大娘双手交叉地抱着膝盖，凝視着从弯曲的壶嘴里升騰起来的稀薄的水蒸气。

尽管她由于走了那趟长路而十分疲倦，但是她还是有着一种甜蜜的幸福之感。她終于又能尝到从前那种味道鮮美的馬黛茶了。当她家里的男人們还活着的时候，她就是喝这样的好茶的。可是，現在他們都已被吞噬青年人的、貪得无厌的矿井夺走了！在她脚下的大地深处，矿井张开着狹窄的坑道的黑网，它就是地獄，就是世世代代儲藏枯骨的洞窟。

突然，一下鲁莽的敲門声打断了她的沉思。她恐怖万分，机械地和几乎不知道自己在干什么地把紙包拿起来藏在凳子下面。接着是比第一下更加有力的敲門声，随即有人叫喊道：

"大娘，大娘，赶快开門！"

这就使得她动弹起来，站起来拔开了門閂。

公司店鋪的掌柜和他的青年助手首先走了进来，后面紧跟着两个看守。看守們背着两个大袋子，一进来就把它們放在砖地上。那老大娘吓得跌倒在板凳上了。

她瘫痪不动，脸上带着傻子一般的神色望着前面，张口結舌地显得极度慌张和惊駭。她的身子軟下去了，萎縮得变成了一团細小的感触不着的东西。那个留着一把黄胡子和八字鬚的掌柜先生，渾身漂亮衣服，魁伟的身軀高大得象是塡滿了整个房

子，使得她想要溜走和躲藏起来的任何打算都成为不可能。

这时候，那个机灵的青年助手在看守們的帮助下，开始进行搜查。他們把床上的被单掀在一边，把褥子翻开，用手在稻草里摸了一通。接着他們把小箱子打开，将箱內的破旧衣服一件件地丢在房子中間。这些衣服破烂得連拿都不能拿起，他們一面乱丢，一面譏笑地談論它們。然后他們检查墙角，把少数几件不成样子的家具挪动着，接着就面面相覷困惑地停了下来。

带着严厉神色的掌柜站在門口，他紧閉着嘴唇，看着跟他来的这伙人的行动。

那个助手問一个看守道：

“你有把握說看到她越过了鉄絲网嗎？”

被問的那个人回答道：

“先生，我就象現在看到您那样保险沒有看錯。她是抄小路走的；我敢打賭她是从鎮上回来的。”

掌柜的斬釘截鉄的声音打破了那一忽儿的沉寂：

“哼，現在就搜她身上。”

那两个看守抓住老大娘的双臂，把她拖起来，那个年輕的坏蛋就把她身上搜了一遍。

“什么东西也沒有，”他一面說，一面擦着因为摸了湿衣服而弄潮的双手。

如果那青年不那样决心不让一个地方沒有搜到，如果他不走近凳子朝下望的話，那么老大娘就会平平安安地度过这一关了。

他刚刚弯下身去，就直起腰来，用閃耀着欢悅的眼光望着他的老板說道：

“掌柜的，您看这老鬼把东西藏到了个什么地方！”

掌柜就严峻地命令道：

"把东西带走！"

老大娘弯得象球一样地坐在凳子上。当助手和两个看守走了以后，掌柜的就把这衰老而卑微的老妇瞪視了好大一会。然后，他摆出吓人的样子上前走了几步，厉声地斥責她說：

"如果你不是个可怜的老太婆，我現在就要你騰出房子，把你赶出門去。凭良心說，这样作是挺公道的。你也不是不知道，在我們的店鋪外面买貨就是偷公司的东西。这次你是初犯，姑且饒你一回，但是如果你再来这一手的話，那我就要严格地执行我的任务了。看你这么大的年紀，居然还做出这么不光采的事情来。但愿上帝保佑你，你这就去求求上帝开恩寬恕你的罪过吧。"

現在只剩下老大娘一个人了。对于老板的恩惠，她的心里还充滿了恐惧。要是她沒有吓得瘫軟，准会对他下跪。她坐在板凳上沒有起身，轉过去朝着炉子，把头慢慢地低垂了下来。

外面，天气越来越坏。几陣冷风把門儿吹得半閉半开，把将熄的炉火也煽旺了一点。风儿把老大娘稀疏的灰白头发吹得在她后脑上直打着迴旋，露出了她背脊上皮肤起皺的瘦长的脖子。

大猎物

广闊而又干燥的平原上，阳光晒烤着生长在灌木丛里的杂草。东倒西歪的灌木的軟弱伏倒的枝干，同纏繞着它們的叶儿干焦多尘的藤蔓交織在一起。

在赤裸裸的小路上，黑顏色的粗大的砂砾象火一样发烫。矮树丛里发出蛇和壁虎弄出的声音。它們怕光怕热，在聳立的干焦的大薊子的屏障里爬动着，找一点儿蔭凉。

“公鵪子”，一个干得象棒子一样的小老头，弯着腰，顫巍巍的手里捧着鳥枪，两腿晃晃蕩蕩地踏着細步，正在跟踪小路火烫的沙子上留下的鵪鶉脚印。

誰也不能象他这样，能在万千个脚印之中分辨出哪个是新踩的，并且知道刚走过的鳥是雄是雌，是小鵪鶉还是大鵪鶉。可是，他年老貧困，沒有亲属照顧，靠打猎得来的东西几乎不能滿足他最迫切的需要。

太阳光直射在他躬着的肩背上，使得他在松軟的地上走起来更加艰难。他疲倦得很，到現在还沒有开过一枪；突然，他在一丛矮矮的刺树和利特勒树前面停住脚步，直起了身腰。他那么耐心地跟踪着的脚印在这儿不見了。他繞着那丛灌木轉过去，仔細地察看地面，看那鳥儿是不是从另一面溜了。他的手不再扣住枪的扳机，脖子伸长，踮起脚，輕輕地走着，在树縫里窺探。

沙上印着的象扇子一样朝前分叉的三个脚趾的痕迹，表明这是一只极为肥大的公鵪鴣踩的。

他的敏銳的不安定的眼光察看着每一片叶子和每一茎草，不久便发現了一处树枝里伸出来的黃嘴黑头。鳥儿的干叶子顏色的身子，在那里比躲在叶子丛中容易看清得多。他仔細举枪瞄准，扣了扳机，于是一只羽毛被火葯烧得半焦的大鵪鴣就装进他那空空的猎袋里了。

他心滿意足，快快乐乐地立即开始再装枪。这支枪的生銹的枪管，又长又粗，用繩子和藤条同枪托綁在一起。安在枪管头上一个洞里的一小块木头，当作准星，因为安在枪膛前面，靠着枪膛，所以每放一次就要重装一次。射击往往是靠这个凑合着的比一顆子弹还要致命的东西，打出去而奏的效。火葯装得多了，这个洞也更大了，准星也随着越来越大。瞄准的时候，眼睛就碰上一大块东西，前面就是有一只大象也会看不見。

他装枪时候的那副庄严模样，表示他把这个工作看得十分重要。他打开火葯瓶，把有光泽的黑色火葯倒在手掌里，把手凑近枪口，慢慢地灌下去，小心地吹着干枯起皺的手上粘着的葯末。他从容地塞好那当作火葯瓶塞的草团，然后仔細地数了“十二騎士”① ——十二顆閃閃发光的圓圓的小鉛丸，放在手掌里。他把它們当作什么珍貴的东西那样，一股劲儿地在手指中間撫摩着，好一会儿后才記好数，把它們两个两个地装进长长的枪管。最后，他拿起一顆大一些的弹丸，用它在枪口划了个十字，放进枪膛——这顆弹丸就是同他騎士們去作陪的查理曼。

他装好枪以后，因为眼睛給天上照耀着的眩人的阳光迷糊

---

① 指欧洲中世紀时查理曼大帝同他的十二騎士的传奇故事。

了，就举起一只手遮在眼睛上，看着天边，打不定主意朝哪个方向走。这时候，一只鷓鴣飞了起来，它那尖銳的叫声，就是感觉最迟鈍的人听了也会立即加以注意。于是他赶紧回过身来；他清楚地看到那鳥儿很快地扑着翅膀，落在他右边一处略为低洼的地方。他只花了几分钟功夫，就走过这段距离，跟踪着沙地上的脚印，蹑手蹑脚百般小心地走近，发現了藏在大蓟丛內的鳥儿。他把枪托靠着肩膀，放了一枪。枪口发出的硝烟还沒有在炙热的空气里散失，就有一团发紅的东西象旋风一样地从他身旁擦过，撞在他的腿上，把他絆了一交。

他又吃惊又忿怒地叫了起来：

“拿破仑，别上那儿去！滚开！”

但是已經迟了，那只被准星打穿了脖子的鷓鴣，落到了一只獅子顏色的大猎狗的嘴里。

在最初的一陣惊愕发怔过去之后，他就举起枪，朝这只冒失的大狗扑去，怒气冲冲地連連拿枪打它；但是作賊的狗却并不放松到了嘴里的东西，它在矮树丛中輕捷地跳着，很容易地躲开了老头的枪托。老头气喘吁吁，十分疲乏，只得倚着这支老枪的枪管停下来。他眼睁睁地看着这桩不可弥补的損失，憤怒过去之后，接着就感到极大的痛苦。一只这么肥美的够得上給王子佐餐的鳥儿，却給饞嘴的恶狗吞了！他的眼睛湿潤起来，就改变策略，用发抖的极力装成的宠爱声調，重复地叫道：

“拿破仑，我的好狗，到这儿来，乖乖！”

这时候，这只好狗正在地上嗅着，收拾这頓飽餐的殘屑。盛筵完毕之后，它就从树丛里伸出沾滿羽毛的鼻子，貪饞地舐着嘴，两团火一样发亮的眼睛盯着发呆的猎人，看来好象就要对他的宠爱的表示有所回答。它一下子从树丛里跳出来，欢欢喜喜

地摆动着短尾巴，走上前来在老懵懂的站不大稳的两腿中間擦鼻子，想把鼻子上的羽毛擦掉。

这个畜生居然这样不要脸，使得他又感到怒火上升，发热的头脑里有一陣子眞要用血腥的手段来杀了它；他感情冲动，想把火葯瓶內所有的火葯和整袋的弹丸，都倒进枪里，对准这无耻的盗犯，狠狠地开一枪，把它掀到半空中去。

不久，他又平静下来了；那恶狗的主人是庄园的管家。管家是一个要威风的凶狠的人，任何人对他爱犬的任何侵犯，他都会残酷地加以报复。

这只大狗这么爱吃鷓鴣还是最近的事；有一天，一只飞过的鷓鴣被猎枪打中，落在它脚爪前面了，这才开始的。那一次它一定尝到了鷓鴣的味道，因为从那时候起，只要一听到枪响，它就馬上飞奔而去。

这一天，它被第一声枪响引来了，来得刚好赶上第二枪。

老头儿灰心丧气，不再想报复，就拖着緩慢的步子，离开了这倒霉的地方。但是他遭到了意外的袭击，突然停住了。那只袋眼里看得見装着的鷓鴣的猎袋，陡然增加了重量。他迅速地回头看了一眼，灰色的小眼睛就冒起火来。那只大狗正用牙齿灵巧地噙住了袋子，企图把它从繫着的繩子上拖下来。天哪，老头是多么憤怒呀！他挺直了矮小的身子，抓着鳥枪的枪管，使劲地用枪托朝那該死的畜生横扫过去，但是他打了个空，他的衰弱的双腿抵不住笨重的老枪的冲力，扑下去，全身倒在荆棘丛里，手和脸到处都划破了。

他把鳥枪夹在两腿中間，久久地蜷縮着身子坐在地上，考虑摆脱这只恶狗的办法。这只狗蹲着，只离他两步远，放肆地瞪眼看他。由于他停着迟迟不去継續打猎，它的神气显得又惊奇又

不高兴。它张开闊嘴打着呵欠，发出不耐煩的沉滞的喉音。它以为猎人采取这种态度，是暫时忘却了他的职責的緣故，就想作个榜样来提醒他。

它做出会拾取猎物的良种猎犬的样子，迅速地摇摆着肥短的尾巴，鼻子貼着地，粗声粗气地吹着气，鉆进灌木丛里去，惊起一群群麻雀之类的小鳥，使得睡在叶丛里的蜥蜴急急奔逃。它常常停下来，抬起头看看那个一动也不动的老头，似乎在对他説：

“来吧，起来呀，懶家伙；我們再干一場吧，这里的鳥儿可多啦。”

最后，老头站起来了。他好象不再打猎了那样，把枪挂到肩上，神情冷淡地开始朝最干燥最沒遮拦的地方走去。但是，他的这个計划并沒有发生什么作用。那只狗还是垂着头跟着他走，显得不大高兴，但是沒有离开他的脚后跟。它的苦苦逼迫激怒了他，他就試着用最后的一个办法，他把枪放到路旁，双手插在衣袋里，象一个不干什么事的人在散步舒腿那样，継續头也不回地向前走。这个办法得到了决定性的效果，走了一小段路以后，拿破仑跑到他旁边，斜着眼睛看了看他，夹着尾巴垂着耳朵，也不向后望一望，就跑开了。

他終于得到了自由；他象从一場噩梦中醒了过来一样，揩了揩眼睛，高兴地望着这該死的畜生离去。現在还来得及补償損失。他掙扎着克服了疲劳和倦怠，拿起枪来走进一片波多树和桃金孃的林子。他并沒有想錯，那里到处可以看到很多鳥脚印。他热心地开始工作，仔細地察看那些虫咬的树干，搜索籐蔓的翠綠叶子下面的蔭凉角落。他常常听到树丛里有枯枝的响声，但是沒有分心注意它。那无疑地是一只狐狸弄出来的声音，它的

午睡給打断了，正在小心翼翼地离开它的洞穴。

他的努力不久就得到了报償。一只鷓鴣鲁莽地伸出头来，給躲在一株树干后面的老头发現了。他举起手臂，扣了扳机。枪一响，树枝就猛地分开，露出了耳朵直聳的狗头。狗一跃就朝鷓鴣飞扑过去，用鋒利的牙齿噙住就吃。鳥枪从老头的手里滑脫了，他的脸上露出惊訝、憤怒、痛苦和失望的神色。他感到一陣灰心，沒有力量再来継續斗爭；他的灰溜溜的心灵里充滿着深切的悲哀。象他这样一个衰弱得象一包废物那样被抛来抛去的老头，在一个一口就能咬死他的凶猛强暴的敌人面前，能有什么办法呢！

他灰心失意地拿起了枪，把最后一枪的火葯都倒了进去。这时候，两顆大泪珠沿着他瘦削的脸頰滚下，透过斑白的鬍鬚，弄湿了他的嘴唇。那泪珠有着胆汁一样的苦味。

他的周围是一片荒野。朦朧的雾气从海边靜靜的沙岡上升起。沒有一顆沙粒从沙岡褐色的斜坡上滑落。沙岡永不休止地向着无垠的原野侵袭，但是空气的靜止不动阻碍着它的前进。充滿阳光的天空同石板顏色的地面，形成了截然不同的对照，地面上稀稀疏疏地长着些枯衰的树木，冒出火焰一般的热气。老猎人被这么炎热的天气折磨够了，艰难地从陡坡上下来，想走到公路上去。突然他被猛拖了一下，拖得他轉过身来，失去平衡，砰地一声沿坡滚下。他斜坐起来，看見拿破仑嘴里叼着猎袋，雄赳赳地正沿着斜坡跑下来。老头的失神的眼睛里冒出火花，血象沸騰着的浪潮一样冲击着他的心和他的头脑，使得他暫时恢复了青春的活力。他的手从来沒有这么稳，他的眼睛从来沒有这么看得准……随着枪响，发出了一声巨大的哀号：那大狗抛下了猎袋，背脊上的毛象尖針一样直竖起来，逃进灌木丛里面消失

了。老头的愤怒爆发过后，覺得血液在血管里凝固住了，虛弱的全身瘫軟下来，順从慣的心灵感到极度的沮丧。他覺得自己犯了一桩大罪；盛怒的主人的形象，在他的想象中出現，使得他心寒胆冷。他朝荒野那边望了一眼，看見那只狗在远处飞奔跑过沙地，快得象着了魔一样：查理曼嵌在它的尾部，十二个騎士分布在它腰間毛茸茸的皮肤里面。他象預感到猎犬近来的麂鹿一样，猛一冲就跃了起来，把背弯得更低，拖着沉重的脚步，在尘埃飞揚的道路拐角处消失了。

拐　手

堂帕依科是个拐手的流浪汉。他在尘土飞揚的公路上走着，受着疲倦和当空的烈日的折磨。他的瘦棱棱的右手支着一根大拐杖，干柴般的身子就靠在拐杖上面。他的剃光的头圓得象弹子，細长的脖子从尖削的两肩中間伸出来，使得两肩在这圓头的重量下虛弱地低垂着。

一頂沾滿泥土和油漬的帽耳下垂的布帽，一直罩到耳根，把脸庞都遮住了一半。脸上带着捉摸不定的、又机灵又純朴的表情，两只淌着泪水的眼睛老是不停地眨着。一件褪了色的到处是补釘的斗篷長得齐膝，打着臃肿的褶縫。他拖着一双赤脚走着，在遮盖着道路的厚厚的尘土里拖出一条沟来。

堂西蒙·安托尼奥騎着一匹漂亮的棕色馬，庄园的管家和牧人也跨着两匹駿馬，同他一道走。不过他們略微隔着一些距离，恭恭敬敬地跟在他們的主人后面。

空气是悶人的，連一点风都沒有，平板干燥的大地好象在吐着炙人的热气，到处有牧場的土墙、小树編成的篱笆和鉄絲网，把大地分割开来。

堂西蒙·安托尼奥戴着用綢带扣住的大草帽，穿着蓝色条紋的亚麻布衣裳。他似乎也受到了那种使人发軟的气氛的影响。他的紅潤的闊脸膛汗濕了；他那浓眉之下的灰色的小眼睛平常总是活溜溜的，現在却迷迷糊糊，带着很浓的睡意。

他的身子朝鞍桥前面傾着，左手掌着繮繩，右手握着鑲銀的竹柄的馬鞭。这根鞭子他从不离手，是他进攻和防守的武器，也是他施加刑罰的工具，說不定什么时候就会在他的强有力的手掌里劈拍地响起来。

堂西蒙·安托尼奥一下子从恍惚的神情中清醒过来。他勒住馬，踏着脚鐙站了起来，朝帕依科老头的腿上猛抽一鞭，老头冷不防挨了这么一下，摇摇晃晃地站不稳当，大吃一惊地朝四周张望。

管家和牧人看到流浪汉被打得慌了手脚，就笑了起来，开始私下議論他；而他們的主人却又举起鞭子，用他那沉浊的低音嚷道：

“走啊，快走啊，老家伙！”

堂帕依科拚命迈快步子，脚下騰起了滚滚的黃尘。尘土弄得他呼吸阻塞，使得他的胸部象破风箱一样发出不均匀的粗重声音。他的嘴唇很薄，牙齿已經脫落，鹰勾大鼻子长得好象弯到了嘴巴上面；这使得他看来具有几分狡黠的神气。他脸色憔悴，下頷上生着几茎灰色的、又乱又髒的鬍子。

堂西蒙·安托尼奥发怒地鞭打着的这个老头是一个乞丐。他在炎热的夏天，走遍这穷乡僻壤的地区，乞求人們的施舍。在这些村子的农民中間，他的名气可大的很。他們老是爱听他讲他的拐手的情况；那就是这个流浪汉的連在右乳下肌肉上面的左手。大家都知道，他那只手不能从那儿扯开，因为要是那么試一下子的話，血就会象刀子划破了皮肤一样冒出来。

因此，在靜謐的乡村里，在燃烧着山崗和炙烤着金黄原野上的小草的太阳下面，那个駝背老人的影子突然在路弯处出現的时候，孩子們就会停止他們的游戏，跑上去迎着他，叫嚷着：

"堂帕依科来了！拐手堂帕依科从那边来了！"

男男女女从四面八方急忙走来迎接这个刚到的老人。不管是祖父还是孙子，不管是老太太还是年輕的姑娘，大家都争着要款待他，送給他面包、水果和烤麦粉。等这个流浪汉吃飽喝够以后，总有人这么央求他：

"堂帕依科，現在你給我們講講那回事儿吧。"

老人微微閤着眼睛，就象要回忆一下似地那样默默沉思了一会。然后，他在那条粗板凳上舒舒坦坦地坐着，用一种衰弱而又单調的声音开了腔。围着他的那些人都安靜地、出神地听他講这老一套的故事。由于以前已經三番五次地听他講过，所以每个人都已經把它記在脑子里了：

"唔，現在我回想起来，事情恍惚是发生在今天似的。那天也象今天这样，太阳在天空里爆戳着火花，仿佛要把枯干的牧草和麦梗都点燃起来。我同和我差不多岁数的孩子脫下上衣，在棚屋里玩丢行子①的游戏。那时候我的脸上还刚刚长汗毛。我是个长得漂漂亮亮的孩子，身材挺直得象紡錘，姑娘們象春天的猫儿那样老爱纏着我。"

說到这儿的时候，講故事的人停下来，舐了舐舌头，环顧着噗嗤嗤地笑起来的女孩子們的胖胖脸頰。老人带着喜剧式的严肃，让欢笑声平靜下来，再継續說下去：

"我那可怜的老母亲性子暴躁。要是我們不听她的話，她就会立刻拿起棍子或者鞭子来打我們。那天，她已經在厨房門口叫了我两次了：

---

① 丢行子：是智利儿童的一种游戏。他們在地上划一道綫，用銅錢或銅片丢擲，丢在綫上的是两分，丢在綫外和綫內的都只有一分。

"'帕斯庫尔，給我拿点柴火来生炉子。'

"我玩得出了神，一面看着飞起的銅片，一面回答道：

"'来了，媽媽，就来了。'

"但是我給鬼迷住了，就是走不开，就是走不开……

"当我手里拿着銅片，弯着背，聚精会神地想丢个两分的时候，突然，我感到腰上重重地挨了一棍子，就象給烧紅的鉄块烙着了一样。我痛得号叫一声，狂怒地象头乱踢蹄子的畜生，使出吃奶的气力用左手就那么反手一推。

"我听得一声哭叫。泪珠儿蒙蔽着我的眼睛，我只能模模糊糊地看見我的母亲。她还沒有放下棍子，滿脸都是血迹，一面从地上爬起来，一面冲着我直嚷，那声音我听起来簡直要毛骨悚然：

"'不孝子！天杀的不孝子！'

"我感到老天在我的头頂上直压下来，自己立刻就昏倒了。当我醒来的时候，我那冒犯了神明的左手就粘在右乳下面了。"

故事总是在深沉的寂靜中講完。四周的人凝視着講話的老头，带着虔誠的宁靜傾听着他的一言一語。当他說完了的时候，他們都为这桩怪事感到惊奇，而这桩怪事的証据现在就在他們的眼前。

妇女們在胸前划着十字，嘴里咕噥咕噥地念着：

"慈悲的上帝呀！看这老人多可怜呀！"

当最初的印象过去之后，舌头就动起来了。有时候，有人会胆怯地說道：

"堂帕依科，让我們看看那个吧。"

四周的人就围攏去，挤紧着。个儿矮的踮起足尖站着；孩子們纏住他們母亲的衣裳，尖声叫嚷，

"我也要看看！我也要看看！"

那时候，老头将斗篷的下摆披在肩上，把髒了的內衣稍稍拉开，于是他那瘦得只有皮包骨的凹塌的胸部就在人們目光之下露出来。他的蒼白的左手就在那里，长长的手指上长着巨大的指甲。它五指分开正貼在右乳下面，就象在那里焊接住縫合起来了一样。

接着，为了要証明它粘得坚牢，他們用右手抓住癱瘓的胳膊，象要把它扯开了搖动它。哦，那时候，怪事就来了！看样子神灵在震怒；那只手的手臂发紅了。感到恐怖的妇女們一齐尖声叫喊：

"唉，上帝呀！看他在流血啦！圣母呀！"

大家都在胸前划着十字。

堂西蒙·安托尼奥被他俘虏的那种慢吞吞的步伐激怒了，就劈拍劈拍地抽着鞭子，老是鞭打着他，怒气冲冲地咆哮：

"快点走，騙子手！"

这时已經是午飯的时候，他感到餓得发慌。他时常踏着脚鐙站起来，目光越过土墙，四处查看。他的目光是一种作主人的又得意又不信任人的目光。他是本区最有錢的財主之一，一眼望去能看得到的所有田地，都是属于他的。

那天早上，他按照常例巡視他的田地。突然，他那銳利的目光触到了正在穿过一个牧場的老流浪汉；老头一面走一面象小偷一样不安地朝四周张望。他立即用馬刺踢着馬，赶上去挡住他，并且命令他跟着一道到他庄园的住宅里去。吃惊的乞丐沒有吭声，靜靜地跟着堂西蒙·安托尼奥的棕色馬走。好久以来，这个庄园主就想碰上这么一个机会，作为区里的法官，他早就想要狠狠地懲治一下这个懶汉；因为他利用了人們的天眞輕信，編

出一个可笑的扨手的謊話，到处招搖撞騙。

老头为了糊口所玩的花招，使得他怒不可遏。使用这种騙术，簡直是罪恶的搶劫行为；而且一想到受騙的是一些劳苦的、无知而輕信的农民，一想到他們对狡猾的騙子手的瞎吹深信不疑，这种搶劫就显得更加可恶了。

堂西蒙·安托尼奥所以会弄到偌大一分家业，部分是由于他使了某些巧妙的手段。这些手段不只一次地露出些破綻，于是一些有伤他体面的謠言就流传开来了。那种謠传并沒有使他睡不安稳；但是，也使他感到有些苦恼，尽管他自己不肯承認这一点。

他被任命为这里的法官以后，他就想靠这个职务来封住那些講坏話的家伙們的嘴巴。他表現得非常正直无私，对于坏事的人一律严加处罰。他相信凭他做法官的正直名声，終会把那些归罪于他的小事都洗刷掉的。

为了要达到这个目的，他就无情地迫害小偷、乞丐、流浪汉和所有被他怀疑的可怜的人。由于他一心想要到处发見罪犯，因此，最輕微的一点过錯，在他眼里也到了犯罪的程度；而他所亲手施加的刑罰，有时候非常野蛮残酷。

老头的故事深深地激怒着他，他認为那是故弄玄虛的鬼話。他斬釘截鉄地下了命令，要他手下的人把罪犯捉来見他。农民們尽管害怕主人，但也不敢执行这道命令；而那个流浪汉得到了可能发生这种危险的通知，也就一直尽可能地避免走近这个严酷无情的法官的庄园。

可怜的老头心里七上八下，惊慌得不得了。他尽快地走着，不声不响地忍受着暴戾的堂西蒙·安托尼奥的鞭打。这个可怖的大人物要拿他怎么办呢？每当他听到一声吆喝和挨上一鞭子

的时候，他都吓得脸色发白，把身子蜷縮起来。他想鉆到地底下去，想让那淹沒着他那双疲乏的、闊大而又畸形的赤脚的滚滚黃尘把他吞掉。

公路左右两旁都給高高的土墙遮着；在这一小群人的前前后后无穷无尽地伸展出去，寂寞而又单調。太阳直照在石灰質的、反光的路面上。馬蹄卷起的尘土在燥热的空气中形成一道帷幕，隔断了騎手們背后的来路。

庄园住宅进門处的大鉄栅，終于突然在一条岔路的后面出現了。一会儿，乞丐和捉他的人就都来到这座富丽堂皇的建筑物前面的寬敞院子里。堂西蒙·安托尼奥把他的坐騎交給一个馬伕，然后命令把他的俘虏送进地牢。老头一直都順从地让他們弄来弄去，不声不吭，不加任何反抗。显然，他是想用善良的战战兢兢的样子来軟化那些拘捕他的人。但是，尽管如此，他脸上还是带着一种提心吊胆的疑虑表情；当他看到横放在牢房角上的、一根长鉄条上面带着鏽銹的鉄枷的时候，那种表情馬上就变成了疯狂的恐惧。他忍不住痛苦地对堂西蒙·安托尼奥咕噥起来：

"您要拿我干嗎呢，老爷？"

庄园主不理睬他，却把他那肥实的右手擱到老头的肩膀上，对他說道：

"把外衣脫掉！"

堂帕依科老头用同样可怜的声調回答道：

"不，不，老爷。"

那只可怕的大手一把抓住他，把他推翻在石块地上。当他絕望地掙扎着想要摆脫那压住他的巴掌的时候，只听得庄园主在下命令：

“把他的腿扣住！”

鐐銬互相碰撞的清脆声响了一下，囚犯就仰面翻倒在硬梆梆的地上；双足高举着，脚鐐扣住了足踝。他的外衣被剝掉了，只剩下一条褲子和一件旧衬衫。

肥胖的庄园主揩干了泛紅的脸上的汗珠，就威风十足地站好，拿起可怕的鞭子，开始审問：

“現在你告訴我，从什么时候起你就要起拐手的花招来哄騙老百姓的？”

那老头哀求道：

“上帝在上，这哪儿是什么欺騙呀，老爷！”

堂西蒙·安托尼奥大声咆哮着：

“哼，还說不是玩鬼花招，你这强盗，你这賊！”

他弯下身去，抓起囚犯的衬衫，把它嗶啦一下扯成碎片。农民們本来隔着一段距离瞧着这場戏，現在却带着又害怕又好奇的表情走近几步。流浪汉上身赤裸，白白地拚命掙扎着想要站起来。在鉄格子窗縫里透进来的微弱的光綫下，他那瘦得只剩了骨架子的干癟身体，完全显露在人們的眼前。他的右手支撑着身子，左手的整个手掌还是連在胸前起皺的皮肤上。

庄园主不理睬老人的要求，抓住他的手腕无情地拉那只手。囚犯喉头迸发出呻吟的声音，为着要站立起来而作了最后的一次掙扎。然后，他焦灼不安地盯着堂西蒙·安托尼奥，不再动弹。堂西蒙·安托尼奥脸上浮起胜利的微笑，他已經看得清清楚楚，老人的左手靠着的地方，并沒有絲毫粘連的痕迹，不过是皮肤比較蒼白而已。

“我早就想到是这样了，”他随即叫嚷起来，松了手。老人在四周围投来的注意的目光注視下，一直在徒劳地想把那只胳膊

瘾起来。

因为揭穿了騙子的底，堂西蒙·安托尼奥滿面春风，洋洋得意。他轉过脸来对着农民們，右手指着那乞丐袒露的胸部对他們說道：

“現在你們看到了，这只手幷沒有連起来，压根儿也沒有这回事。都是这家伙为了懶得工作要飯吃而玩出来的鬼把戏。”

然后，他命令在这囚犯两旁树起两根木桩，用繩子系住他的手腕把他綁在桩上。老头背靠着桩子，双臂张开，就象釘上了十字架。他从昏迷的状况下醒轉来，开始哼哼唧唧地哭叫着：

“唉，老爷，您宰了我比这还强！”

堂西蒙·安托尼奥在他这审案的第一堂过去之后，自己就回房去吃午飯了，同时嘱咐他的管家去把佃戶們召集攏来，好让他們亲眼看明这个假残疾长期以来是怎样欺騙他們的。

敲鈡了，清亮的鈡声在炎热的空气中震响，弥漫于田野之上。农民們听着鈡声，三五成群地走来，胆怯地低声談着話。当他們来到地牢里的时候，他們的受惊的眼光給那儿的囚犯慑住了。囚犯还带着衰弱的哭声哀求着：

“唉，老爷，您对我这可怜的老人发发慈悲吧！”

誰也沒有說話，但是他們的暗黃色的脸上都露出怜悯的表情。这严厉的刑罰显然幷沒有說服他們。是的，那只手現在脫开了，自由了；可是对他們来說，那只是亲娘的詛咒所招来的責罰已經滿期，光明的上帝寬恕了懺悔的罪人的結果而已。在他們的眼睛里，老头的痛苦形象仿佛有殉道的圣徒的灵光环繞着。他們把那景象凝視了一会，就默默地退了出来，对他們那胆敢如此冒犯上天的东家憋着一肚子怒火。

堂西蒙·安托尼奥吃过午飯，再来到院子里。一个僕人牵

着他的棕色馬等着他。他走近那匹馬，踏上脚鐙，費力地爬上了鞍桥。他的肥胖脸頰由于灌飽了酒而涨紅了，眼瞳也閃閃发光，显露出一种酒醉飯飽的兴奋神情。他由于审理了老头的案件而有些悠然自得，他相信这桩事会有一些影响，因为这不是普通的小偷小窃，而是一个作恶多端的积犯。这个囚犯多年来就在当局的鼻子底下到处招搖撞騙，要不是他在这儿，要不是他发覺了这囚犯为了达到他的目的而要的欺騙手段，他就肯定地会継續蒙騙下去的。囚犯的罪行已經証明，并由本人承認，現在只剩下判刑了。堂西蒙·安托尼奥就这一点考虑了一下，就吩咐把那囚犯放出，带到他面前来。

老头出来了，低着头，由于痛苦和恐怖而变了脸色。农民們用怜憫的眼光瞧着他，靜靜地站开給他让路。他走到离那匹馬两步远的地方，抬起头来苦苦哀求：

"老爷，您开开恩啦，您开开恩啦！"

堂西蒙·安托尼奥威风凛凛地环顧了一下他四周的人，然后装模作样地严肃地开了腔：

"本人凭法律的名义，管治本地，因此，本人有艰巨的任务，就是要执行法律、审理案件、按照法律規定处罰坏人。此人多年来游手好閑，凭借詐騙手段，哄蒙百姓，取得衣食之源，本人作为执法当局，对此犯法行为，不能置之不理，因此必須将此无业游民科以刑罰，使男女老少人等，俾資有所警惕。"

他講話后，大家都保持着深沉的寂靜，只听得那老头重复的哀求声：

"老爷，您开开恩啦，您开开恩啦！"

堂西蒙·安托尼奥随即板起作法官的严峻面孔，宣讀他那不能上訴的判决詞。他威风十足地咆哮道：

“我命令你立即离开我所管轄下的地区。如果我在这块地面上再碰到你，那就够你受的；我要活活地剝你的皮！”

他停頓了一下，接着說道：

“但是在我們分手之前，我要給你留下一点紀念。”

他在鞍鐙上站立起来，举起了他那沉重的鞭子。

老头被迫朝着栅边退走，然而还是受到了有如暴雨驟落的鞭子的抽打。从他喉头里迸发出来的声音，与其說是人的叫声，还不如說是野兽的悲鳴。鞭子呼嘯着落在他的腰上，象一条大蟒那样纏繞着他；他被打得遍体鳞伤，跌倒了又爬起来，不断地发出嘶哑的哀号：

“老爷，您开开恩啦！老爷，您开开恩啦！”

农民們象一尊尊的塑象，静寂不动地望着这場刑罰。他們绷紧着臉，顫抖着的嘴唇中露出白色的牙齿。

最后，堂西蒙·安托尼奥才不再揮舞他那强劲的臂膀。老头象一只折断了脊骨的蛤蟆，縮成一团，匐伏在地上。他那秃頂的白头在太阳下发亮；太阳的烈焰就象通紅的炭火那样烤炙着农民們的瞎黃的脸。

現在，要了結这桩案子还剩最后一步。庄园主作了个手势，他的管家和牧人就把乞丐架起来，扭住他的胳臂，繫在他頸后同肩平齐的一根木棒上。老头显然知道了他的哀求并不頂事，因此在他們把他这么蛮干的时候也就一声不吭。接着他低着头，双臂交叉着，开始朝栅栏那边走去。农民們怜惘地目送着他。

堂西蒙·安托尼奥吩咐牧人說：

“何塞，你把他带到大路上去，讓大家都看看这个不要脸的家伙，知道他是怎样招搖撞騙的。等他走出庄园，你就重重地抽他几鞭子，讓他不想再回到这儿来。”

流浪汉在大路上开始他那漫长的苦难的历程时，庄园主回头对着管家低声詢問道：

“他們今天早晨是不是来赶牛了？”

“来了，老爷。”

“他們沒有看出什么破綻来嗎？”

“沒有，老爷；他們匆匆忙忙来了，赶着就走了。”

早两天，堂西蒙·安托尼奥人不知鬼不覚地在一群牛中間夹杂了四条得痨病的母牛，拿这群牛去换了一群好牛。現在他沉思了一会儿，計算着这笔交易中除了不当心的买主認为他的牛好而付給他的錢之外，他可以得到的好处。这笔賬一定挺合他的心意，因为他喉头发出了滿意的嗝声。他朝大路那边张望，透过栅栏看到了老头的古怪形象，他甚至滿意地微笑起来。老头背剪了双臂，在牧人的前面走着，仿佛在太阳譏刺的照耀下，拚命地追逐那挨不上边的正义和慈悲的阴影。

吉拉班*

吉拉班懶洋洋地躺在他的茅屋前面，躺在那属于他的柔嫩草地上，梦幻地凝望着远山、蓝天和那条銀蛇一样的河流。那条河流一段段地隐在两岸浓密的树丛里，流到远处，又重新在树蔭的拱門下显露出来，就象一个刚从教堂出来的新娘，周身裹在朝雾的薄紗中。

他两肘支在地上，用手掌托住紅銅色的寬脸，沉思着，梦想着。在他这未开化人的蒙昧的心灵里，飄浮着往昔的传説和传奇的模糊的回忆。他那一族人的朦朧的形象，由于回忆而出現在他的眼前。在过去的日子里，他們是这块大地的唯一主人。那时候，这片辽闊自由的土地上沒有遮拦阻隔，沒有公路，沒有篱笆，也沒有沟渠。

一陣悲哀的阴影罩灭了他眼瞳里的光芒，他的脸上显露出非常郁悶的神色。在他祖先遺留給他的广袤产业中，現在只剩下山岡这儿的一小片地是他的了。这十庫阿德拉① 的土地座落在广闊的庄园內，就象一片汪洋中的孤島。

随后，看着损毁了的篱笆，看着土地上一片莠草和荆棘，他

---

* 这篇小説的主角吉拉班，是智利阿劳加諾（Araucanos）族印第安人，这个民族在十六世紀西班牙殖民者侵入时，曾奋勇抵抗，予殖民者以沉重打击。

① 庫阿德拉(Cuadra)：南美洲各国通用的面积和长度单位。

为了要保住他祖輩遺产中这最后的一片土地，而同富有的庄园主所进行的那些争执和冲突，就都奔集上他的心头。

他需要抵挡怎样的进攻哟！那个庄园主又曾經端出多少誘惑的办法，耍过什么阴謀的手腕，老是在找机会强迫他答应把这片地卖掉！

但是，他坚决不答应把地讓出去，因此，所有这些办法都落空了。在这片土地上，他看得到光明，每当午睡的时刻，太阳就在这儿晒炙他深黃的皮肤；从这里縱目所及，景色又是多么壮丽开闊！

卖掉？讓掉？不，那办不到！因为銀錢花出去不留一点影踪，而土地却是永恒的，它决不会把我們抛弃。它就象慈爱的母亲一样，在我們活着的时候撫育着我們，当死亡来临的时候就裂开肚子把我們接去。

他受到的围攻只是使他更加热爱这块土地；他对它的所有权比他的女人、他的孩子和他自己的生命都还要珍貴。

在他的背后，聳立着他的孤零零的茅屋。屋里，两个女人在拨动着火坑里燃得不旺的火；他的最小的孩子的呱呱哭声，盖过了干柴劈拍的响声。外面，一个穿着土布衣服的十多岁的男孩，呆在屋旁一角，在拉一只瘦小而髒的狗的尾巴和耳朵玩儿。这只狗伸长四腿，侧臥在地上，在太阳下打瞌睡。

上午已經快过去了。女人們忙着家务，男孩逗着这只名叫皮雁的狗在玩的时候，吉拉班却一逕躺在草地上默默地观望风景。他的眼光不时地落在庄园主的住宅上面。在小山崗下远远的地方，那片房舍的紅屋頂，在垂柳丛中和楊树发着金光的树冠中透露出来。在右边不远用粗大木柵围着的院子里，可以看見一大群騎馬的人。鍍銀的脚鐙、嚼头上复杂的雕飾和馬刺，在白昼强

烈的光綫下閃亮。

在这批人中間，騎着一匹白花馬的，就是庄园主。吉拉班瞧着这些騎手們，不知怎么一来，心里有些模糊的不安的感覚。当他看到他們开始行动，离开公路朝他直奔过来的时候，他的这种不安情緒就增强了。他的山鷹般的眼睛，已經发覚他們的鞍桥上都挂着板斧，方而闊的斧口在太阳下发着閃电般的光芒。这时，他的疑惧就更加迅速增长了。

突然，他一下子变了脸色。由于忿怒的緣故，他两頰通紅，牙齿磨得格格直响。他的眼睛里冒着火焰，縮紧他富有弹力的身軀，一跃而起。

那时候，那支大約有二十来人的騎馬队伍，很快地走近了吉拉班的地界。庄园主堂科斯迈騎馬奔馳在队伍的前头，跟在旁边的是他的管家何塞。他們两人在低声密談。堂科斯迈已經五十开外，长得非常肥胖，肚子有些凸起，但体格壮健，精力过人。他是一个出色的騎手，使起套索来就象他手下最灵巧的牧牛人那样熟練。

他是一个农家子弟，从父母那儿継承下来一小块处在土著民族居留地中央的产业。他就象所有的白种地主一样，确信把那些野蛮人的土地拿过来是为文明而干的好事，因为他們都是些懶家伙，既不懂得耕种也不知道保卫自己。他是一个有一股坚执劲儿而又不知疲倦的人物，是一个为了要达到自己目的而不择手段的老手。因此，他的产业逐漸增加扩大，以至成为全区最大的地产之一了。吉拉班看到这个地主的鉄絲网一天天地围近他的茅屋，就不安地起了疑心，不知鉄絲网要围到哪儿才停止。就在那个时候，堂科斯迈由于一桩偶然的不幸事件，触怒了一个高級司法官員，这就阻碍了他事业的完成。他为了愼重起見，被

迫同他的邻居談判，使尽了阴謀詭計，希望用这种或那种办法，把这一小块产业弄到手。可是，那个固执的业主对他所有的建議都置之不理，一直都頑强地不答应把那块地訲出。庄园主遭到了这样的挫折，心头充满了苦澀的滋味。他覺得这一小块土地嵌在他的庄园中間，就象一个斑点，羞辱了他的漂亮的产业。每天早上，他从床上一爬起来，首先透过玻璃窗刺他眼睛的就是那可恶的茅屋頂。他那肥沃的长满庄稼的田地一片金黄，就象金色的地毯一样；可是那黑糊糊的茅屋頂偏偏故意要惹人生气，在中間露出脸来。庄园主看到这个景象，脸色就气得发白，握紧拳头对那印第安人发出可怕的威胁。

但是，有一天，堂科斯迈得到一个使他大为欣喜的消息，原来那个不喜欢他的司法官員調到别处去了，接任的是他的一个老朋友，以前他們就曾經在一起干过頗为棘手的勾当。

堂科斯迈欢天喜地地搓了搓手，走近窗台，对着那可憎的茅屋举起拳头嚷道：

"野蛮的狗杂种，現在我可要找你算帐了！"

这天早晨，吉拉班看到怀着敌意的馬队走近前来，却不知道他的仇人头天晚上公事皮包里带了一份卖地的地契回到庄园，現在已經成为这块垂涎已久的土地的主人了。那个文件上面打的一个叉叉，就是卖主的画押，它是买主答应給印第安人科利比一壶烧酒，訲他老实不客气画下的。

当那地主和他的馬队冲垮籬笆走近茅屋的时候，这个土人和他的一家挤成一堆，呆在門洞里面。吉拉班站在門限前面，猙獰的脸膛气得发青，紧閉着嘴唇瞪着他們前来。

騎手們簇拥着堂科斯迈，在他后面围成一个半圓停下来。堂科斯迈策着他那漂亮的白花馬，朝前走了几步，向他的管家說道：

“何塞，你念一念。”

年老的管家响亮地叱了一声，討他那輕快活泼的馬匹安靜下来，然后，他从斗篷里面掏出一张折迭得好好的买卖契約，把它打开，带着鼻音沉重而緩慢地开始念起来。

这个管家在念着的时候，堂科斯迈內心正在尝着报仇的滋味。他目不轉睛地釘住他面前那张被激怒了的脸，牙縫里发出喃喃自語的声音：

“混帳东西，你終归要还清欠我的这笔帳了！”

吉拉班听着念那份文件，一点也不懂得講的是什么。他那迟鈍的脑子里只充滿着一个观念，那就是有危险在威胁着他，他必須要起来对付。

堂科斯迈指着茅屋，对着他手下的那帮人叫嚷：

“小伙子們，給我把那堆臭垃圾拉下来！”

这时候，那个印第安人的眼睛里射出两股火花。他朝后退了一步，一下子就脫掉沉重的斗篷，抄起一支长矛站到門前。他那古銅色的身軀齐腰赤裸，强劲的双臂上勃起的青筋象是拉紧的繩索，他的胸膛壮健有力，沒有戴帽子的头顱，在寬大的肩膀之上朝后仰起，脸上由于暴怒而痙攣着——这一切都使他看来异常刚毅果决，那些进攻的人們有一会儿甚至被他这猙獰的模样吓住了，胆怯地瞅着他裹足不前。

但是躊躇的时間非常短；那些带着板斧的人們下了馬，走近屋子就立即开始进行破坏工作。

他們进攻的計划是打穿茅屋的墙壁，从后面攻击这个頑强

的敌人，把他和他家里的人捉住之后再拆房子。他們的斧子刚刚砍了几下，不牢实的茅屋就整个地动摇了。墙壁上的泥土一大块一大块地崩落到地上，再跳起来，弄得尘埃四起。一直都沒有动弹的女人們目睹着这种灾难，也就拿起炉子里半焦的木柴来武装自己，忿怒地号叫着，跟在她們的主人和丈夫的背后参加了自卫。甚至小班乔也紧握着他游戏时当战馬騎的橡木棍子，尖声地攛掇着皮雁去咬人。胆怯的皮雁夹着尾巴，蜷缩在屋角里，只是汪汪地吠着，不敢离开那个地方。它从那群馬匹的腿縫里瞥見了堂科斯迈的大猎犬普卢頓，这就是使得它这么小心翼翼的原因。

吉拉班的长矛是一根头上带着生銹鉄尖的科利威树①树干。他手执这件武器挺立着，就象在地上生了根一样。他那凶猛的样子和从他两眼閃射出来的火焰，使得他看来仿佛就是他传奇式的祖先卡烏勃利康②在盛怒的神态。

堂科斯迈三番五次催促他那些吓住了的佃农們道：

“攻上去呀，小伙子們，可别让这个稻草人吓住了呀！”

这时候，那站着不动的印第安人突然舒展开他那鋼鉄般的膝弯，縱身前跃，低着头挺着矛直取他的敌人。他进攻得这样迅速，以致对方主僕都猝不及防；但是，那地主的輕快的坐騎看到他雪崩山倒的来势，驟然前蹄离地急跃而起。它这一跃，救了堂科斯迈。原来对准他的长矛刺在馬頸下面，整个鉄矛头都刺进了馬頸，矛杆咔嚓一响就裂成了两段。

牲口向后退了几步，后腿一弯就朝一边倒下去了。农民們

---

① 科利威（Colihue）：智利的一种土生树木，木質坚硬。

② 卡烏勃利康（Caupolicán）：十六世紀中叶阿劳加諾印第安人的著名領袖，曾奋勇抵抗西班牙人的侵略。

急忙赶上来救他們的主人，把他那被压住了的右腿松开，挪他出来。庄园主摔了这一大跤，吓坏了，他有好几分鈡靠着鞍子留在垂死的馬匹旁边，几乎不知道在他旁边发生着什么事情。

当临死的牲口喉头发出哽塞的声音，把头撞击着血染的草地的时候，吉拉班經过一場寡不敌众的恶斗，已經被打翻，被扎扎实实地捆綁起来了。

女人們也参加殴斗，咬着抓着那些进攻者。但是，当她們听到有人在喊："扯下她們的披巾！把她們剝光！把她們剝光！"的时候，她們就离开了冲突的場所。

土著女人害怕这样的威胁，比害怕死亡还要厉害，这就使得她們离远了一些。但是，她們象中了魔一样一直都在拚命地咒罵着。

最初的混乱情景一过去，使板斧的人們就重新起劲地开始工作。茅屋的木架子被砍倒之后就傾塌下来，火坑里的火点燃了茅草盖的屋頂，不多久就把容易燃烧的茅棚烧成了一团大火。

小屋子被拉倒以后，又来了一幕使农民們大为开心的景象。一直躲在屋角里的皮雁一听到屋頂崩落的声音，就箭一样地从它藏匿的地方鉆出来向外奔跑。普卢頓在后面不远紧追着它，眼看就要赶上。但是，逃跑的狗給騎手們围住了，只能够折回头来再跑；它好一陣子閃开了追它的大狗，最后一跃跳到一个大树桩上躲起来。普卢頓达不到目的，就开始围着树桩蹦跳。那孩子看到这个情景，就怒气勃勃地挺身而出，高举起棍子跑上去保卫那同他一道嬉戏玩耍的伴侶。那条大狗遭到这突然的进攻，就回轉头来对付那小孩，一口咬住了他的膀子把他拖翻在地上。几个騎手急忙赶上去救他，但是他們还沒有来得及到那儿，皮雁就离开了躲藏的地方，朝普卢頓扑去，咬住了它的耳朵。

当母亲把咬伤了的放声号哭的儿子拉到怀里，試图使他安静下来的时候，两条狗的打架吸引了农民們的全部注意力。那条肥壮的猎犬狂暴地摇着它的大头，想擒住它的对手，但是尽管它拚命掙扎，还是达不到目的。皮雁懂得它所处的地位有利，就象鉗子一样紧咬着牙齿。突然，那个耳朵象撕破的布一样被扯下了一部分；皮雁的尖牙里夹着血淋淋的一块肉。这場斗毆馬上就結束了。普卢頓快如閃电，一下子就咬住对方的喉嚨，象扯烂布筋一样把它撕裂开来。从这时候起，这場戏就沒有味儿了；农民們就散开来去干完他們到这儿来要干的事情。他們有的拨着火，让它把茅屋最后剩下来的东西都烧成灰烬；有的去拆掉篱笆，消灭了全部地界的痕迹。

堂科斯迈跌伤了腿，痛得不能移动，坐在草地上。他把光滑的护腿的牛皮套子解下来，用双手輕輕地揉着作痛的地方，不时地发出痛苦的呻吟。他的前面横躺着那匹馬的白色的尸体。它伸长着頸子，四足都僵硬了。吉拉班在他的右面，而在远一点儿靠近树桩的地方，則可以看到一幅靜止的景象：在皮雁的尸体的旁边，有一只蹲着的大狗的側影，它在留神地看守被它咬死的瘦狗，准备只要它一复活就扼死它。

当拆毁篱笆的工作完毕之后，佃农們走近那匹死馬，开始从它身上解下鞍具来。庄园主眼里含着泪，看着他們干这件事情。一条血河从那深深的伤口流了出来，漂亮的馬匹横在一边僵卧着。它的死引起了农民們的悼惜，他們接連地說出一些感叹的詞句，称贊它的良好的品質：

“白花是一匹多好的馬儿喲！”

“它多柔順喲！”

“它騎起来可順啦！”

"唔，你想想看，如果不是它立了一功，我們可要給东家办丧事了！"

堂科斯迈听了最后几句話，就站起来命令他的管家："何塞，把你的馬带到我这儿来。"

当那位东家由他的僕人帮着重新跨上坐騎的时候，所有的眼睛都湿潤了。他踏稳鞍鐙坐好，就把系在鞍桥上的套索解开来。他把那捆繩索的一部分丟到一个年輕牧人的脚前，手指着吉拉班对他說道：

"安托尼奥，你去把他套起来。"

那牧人拿着繩子的一头走到俘虏跟前。当他弯下腰去要执行任务的时候，他突然产生了疑惑。

他决意停下来問道：

"套着他的頸子嗎，东家？"

"不，套着他的脚。"

但是，堂科斯迈在說过这句話后就把繩子收上来。他刚刚打了一个新主意。他很快地把繩子系了一个扎实的活結，一打好結子就斬釘截鉄地下了命令：

"松开他的綁！"

跟随着他的农民們頗为詫异地接受了这一道命令，他們中間有两个人立即照他的吩咐办了。吉拉班在松綁之后，就象弹簧一样把身子伸直。他双臂交叉着放在胸前，凶猛无畏地用目光扫視四周，目光中充滿了輕蔑、忿怒和仇恨。他找寻着他那茅屋原来的地方。当他看到一縷輕烟从一堆灰烬上升起，当他看到他的房子的残迹就是那堆灰烬的时候，他那野性的狂怒又重新爆发了。他象閃电一样朝近旁的一把板斧扑去，但是堂科斯迈看稳了这个时机，从后面准确地把那活結向他投去，恰好套住

了他双足的脚踝。

堂科斯迈猛拉一下，就把吉拉班拉住，絆得他一下就扑倒在草地上。吉拉班感到他突然被拖着越来越快地在坚硬的地面上划过。

微微起伏的地面长滿杂草，一直伸展到公路旁边，这个印第安人的身子就在地面上划开了一道寬寬的痕迹。

堂科斯迈用右手紧拉着繩子，騎馬走在前面，农民們分成两列在后面护从着他。太阳高挂中天，它那眩目的白光投射在原野上。騎手們的背后远远传来哭嚷声音，表示那两个女人在那儿。她們把孩子背起，奔跑着追随在这一队人馬后面。

腹部挨地倒下的吉拉班，从一开始就有着一种异样的感覚，感到他热爱的土地在离开他。这片土地以使他头暈目眩的速度从他的身体下面滑去，一路抓他扯他，残忍地勾伤他那横遭責罰的軀体。他疯狂地把手指甲插到地里去，希望把逃脱的土地扣住。他握紧的双手扯下一把把的草叶，手指在潮潤的地上留下一道道的长沟。但是这些都无济于事；田园越来越快地脫逃着，他的脸膛和身軀被杂草的柔韌茎蔓划得血迹斑斑、处处鱗伤。突然，他的眼睛看不見了，他的双手不再拉住沿途的障碍。他就象一段沒有知覚的木头一样，任憑人家用暴力摆布。他就这样被一股暴力蛮横地拖着离开了他的家；对这种暴力，他一点沒法抵御。

有时候，一陣喧扰的叫声打破了寂靜：

“松口，普卢頓！放开他！”

原来那只被馬队的奔馳刺激得兴奋起来的大狗，正向那血肉模糊的一团扑过去，用它尖利的牙齿很快地一口口咬它。

堂科斯迈一下子勒住馬，回轉头来。他們这时已經来到了

泛滿阳光的尘埃飞揚的公路上。騎手們中間有一个下馬解开了繩索，还把吉拉班不动的身軀凝視了一会。

东家安安宁宁地在卷着套索。他看到农民的那副样子，就带着譏刺的腔調問道：

“怎么样了，彼得罗，他是不是完蛋了？”

那个被問的人伸起腰来詼諧地回答道：

“他那儿会完蛋，老爷！这些魔鬼就象猫儿一样，有七条命。”

这时候传出了管家的声音：

“你看看他是不是带了些伤。”

“他什么伤也沒有，就只是擦破了几块皮。但是，他就象带上了套索还横蛮不馴的小野牛一样，現在正在装死。不信的話，只要我們把他独个儿留在这里，他准会爬起来象野鹿一样溜跑。”

彼得罗为了要証明他所說的話，就改变腔調肯定地說：

“老爷是不是要我賞他一頓鞭子，訨他站起来？”

堂科斯迈刚刚卷好套索，想在他的僕从面前做出寬容的榜样。吉拉班罪行重大，在他看来处罰都是很輕微的；但是他要向他們显示：他虽然严格不苟，但在某种場合也知道表現自己的寬宏大度。

他对这印第安人僵死一般的身体凝視了一下，然后用和解的声調向手里握着鞭子等候着的农民說道：

“姑且訨他去吧。他暈过去了，抽他鞭子他也感覚不到的。”

他接着就带轉馬头，沿着漫长的带紅色的公路疾馳而去。

吉拉班好几天象游魂一样，在庄园的四周徘徊。堂科斯迈

已經对他的佃农們下了命令，告訴他們說，如果吉拉班敢走进庄园来的話，他們就得用鞭子把他赶出去；但是，由于那土人总是呆在禁区的外面，一直都还沒有这样的机会。人們看見他整天躺在草地上，或者蹲在树下，脸孔总是对着小山崗，对着那片从前属于他的、可是現在他已經不能置足了的土地。

有一天早上，朝阳刚刚升起，堂科斯迈刚刚爬下床来，佣人們就通报說他的管家来了，他就立即把他叫进他的房子里。那老管家的脸上有着掩盖不住的喜色。他走近庄园主，咕咕噥噥地說了几句話。

堂科斯迈一听到他开口，就一下子站起来，眼瞳閃閃发光地問道：

“你这消息是不是眞的？”

“是的，老爷，这是千眞万确的，您不用怀疑。”

一会儿以后，主僕两人就縱馬奔馳在牧場上，一路还在很快地交談着：

“那么，他是死掉了？”

“唔，老爷，他死了。当我看到他的时候，我还以为他在睡觉……我抽了他几鞭子，看他一动也不动，我这就下了馬……”

当堂科斯迈走上小山崗的时候，最初进入他眼帘的就是复盖他馬塚的那堆黄土，这就使得他对于那杀馬的人的仇恨复苏起来。馬塚上面已經长上了强劲的草梗，数不清的蠐螬在那儿打着白色的粘糊糊的沟沟。堂科斯迈把那坟堆看了一眼，就让他的馬随步向茅屋原来所在的地方跑去。吉拉班的尸体就在那烧成了焦炭和灰烬的废墟上面。它面朝着地，双臂张开，好象为了要保住那块土地而絕望地紧紧将它抱着一样。

庄园主作了一个手势，他的管家就下了馬，拉住死者的手把

他翻过来，同时自信地說道：

“老爷，我看他准是自己不吃东西餓死的。这些不信神的狗杂种可都是高傲得很！”

堂科斯迈嫌恶地避开不看那个死尸，然后心不在焉地凝望着眼前光輝灿烂的原野。原野正在苏醒，它那睡意犹浓的呵欠冲破了清早重重的烟霧。山谷、草原、小丘的弓形的輪廓和峽道的弯弯曲曲的黑綫，都在烟霧的空隙处显現出来。

堂科斯迈在馬鞍上把身子伸直，久久地尽目力所及环視四周。在寂寥的田野上，他再也看不到土著居民那不祥的圓錐形的茅屋了！他挺起壮健的胸部，深深地吸着从潮潤的沃土里升騰起来的清香。他已經在这片土地上灭絕了邪恶的种族，現在他的眉宇間洋溢着兴奋的喜色。

管家的衰老的声音突然打破了寂靜：

“老爷，我們怎么处置这东西呢？”

堂科斯迈作了答复。他的語調溫厚宁靜，是年老的管家从来沒有听到过的。他說：

“你們去挖一个坑，把这具腐尸丢在里面……将来还可以肥田哩！”

"Inamible"*

魯佩托·塔皮亚，外号叉脚老鼠①，是区警察分局的一个三等警察，那天早上正在街上值勤。他挺直身子，在街心中間来回走着，脸上带着正經严肃的表情，那是一个感覺到自己所处职位重要的官員的表情。

警察塔皮亚年紀三十五岁，中等身材，肥胖，健壮。他在他的同伴中間名气很响。人家把他看做是挺博学的人，因为他把所有的警务規章条例都背誦如流，甚至还背得出一些他經常碰到的有关刑法的条文。他的庄重严肃的声調，他談論事情的那种武断而有力的語气，他一举一动之間故意装出来的愼重和严厉，都有助于他博学声名的增高。但是，当他口头一时沒有合适的詞儿的时候，他那种伶牙俐齿的造字本領，要算他所有本領中間最为别出心裁和最为独特的了。他所造出来的詞儿都非常生动悦耳，丰富了語言的宝庫，人們只要听見一次，就不容易忘却。

叉脚老鼠穿着釘着鉄釘的皮鞋，在鋪着石块的馬路上踏得橐橐地响，黃黑的脸上露出不滿意的神色。他被分派在一个車

---

* "Inamible"：西班牙文中沒有这个字，这是杜撰出来的，可以解为"吓杀人的"，也可解为"半死不活的"。

① 叉脚老鼠（Guanén）：智利的一种大老鼠，脚叉开，这个字同警察（Guardian）音相近。

馬行人差不多沒有的区域。街道两旁种着树，水在树下的阳沟里流着。这些街道都十分寂靜，要想出人不意挑出个犯規的事儿来，即使是一个頂小的岔儿，也都困难得很。这使他非常煩悶，因为他挺想在他上司面前表現出自己是一个热心执行职务的人員，以便取得他好久以来就一心想謀到的伍长的肩章。突然，他背后爆发的一陣尖銳的叫声和笑声，使得他很快地回轉身来。一个十六七岁的女孩子在人行道上跑着，一个年輕的小伙子右手拿着一条象是小鞭子的东西，跟在后面紧追。他們隔他还不到半个庫阿德拉远。叉脚老鼠認得这一对。女的是轉角那家商店里的女佣人，男的叫馬丁，是一个馬車夫。他早上把他的馬匹带到城外的牧場上去，让它們歇息一下，刚从城外回来。那女孩子叫着笑着，当她跑到她住的屋子那儿时，就跑着进去了。那追她的年輕人在門外停了一下，然后朝着警察走来，滿脸含笑地对他說道：

“你看那小坏蛋叫得多响！我还沒有赶上去把这东西塞在她的脖子里呢！”

他举起手来給警察看，手里是一条被他抓着尾巴的小蛇，接着說道：

“这蛇死了，是我去放馬的时候在山脚下拾来的。你如果要的話，我就給你。你可以拿着吓那些打这儿过的邻居逗逗趣。”

但是叉脚老鼠不但沒有去拿跟他談話的人伸手給他的那条长虫，反而用他的大手抓住馬車夫的肩膀，告訴他：

“你跟我上局里去。”

“我上局里去！干嗎？为什么？你就把我逮捕啦？”一分鉡以前还是欢乐地开着玩笑的角色，这时却脸紅脖子粗了，又气憤又惊訝。

警察指着被他抓住的人右手拿着的那条死蛇，采取那种在

重要場合做作出来的样子，板起脸，声调严厉地对他說道：

“我抓你去是因为你带了动物在街上走，”他說到这儿停了下来，迟疑了一下，接着就加重語气說，“是因为你带着Inamible的动物在通衢大道上走。”

那个小伙子抛开了死蛇，把它丢到阳沟的水里。不管他怎样抗議和哀求，那位当局的代表还是坚持不变他所作出的决定。

他們来到警察局，在桌子前面打瞌睡的警官老大不乐意地接見了他們。他的一个朋友在晚上为庆祝自己一个孩子的洗礼請了客，他参加了那次宴会。由于睡眠不够，由于在酒宴中灌下的老酒仍旧在起作用，他的脑子还是昏昏沉沉的，思想也还是胡里胡涂的。按照俗話的說法，他的脑袋就好比是一鍋子蟋蟀那么乱喳喳。

他打过呵欠，在椅子里伸了伸懶腰，就把身子坐直，气憤地扫視着这两个在不恰当的时候撞进来的人，拿起笔来开始在記事册上作些必要的記載。当他写上了被捕的人是否結婚、年龄、职业等等后，就停下笔来查問：

“魯佩托，你为什么抓他呢？”

那个被問的警察就象对自己所說的东西滿有把握似的，准确而又迅速地回答道：

“因为他带着Inamible的动物在大街上走，检察官。”

他伏到本子上，可是立即就把笔停住了，打算問一問塔皮亚这个他第一次听到的字是什么意义。但是他想了一下，就不开口了，如果那个字用得恰当的話，那么他的无知就会使得他在下級面前損害自己的威信。他有一次就曾經指正过这个人語言上的錯誤，后来却发覺自己处于頗为尴尬的地位，出乎意料地証明錯了的原来却是他自己。不，无論如何要避免再发生这种丢

险的事情，因为要是下級有理由来反抗上級的話，那么紀律的基本原則都会保不住的。另外，案子牵涉到的是一个馬車夫，那个怪字无疑地是說拉車的馬，也許这車夫在危险的情况下叫它們拉車了，天知道，它們也許是病了，也許是受了伤。在他看来，把事情这么解释倒是頂恰当的。他平静下来后，就向那个犯人問道：

“那事情屬实嗎？你有什么意見呢？”

“先生，事情是屬实的，可是我不知道那是不許可的。”

这个回答似乎証实了这个字用得恰当，这就打消了警官的躊躇。他写完了以后就立即命令那个警察道：

“把他押到牢里去。”

一会儿以后，罪犯、捕他的人和警官都来到了警察局长的前面。这位官員刚刚接到市政府来的一个电話，正急着要出去。

“报告写好了嗎？”他問道。

“写好了，局长。”那位警官一面回答，一面把他右手拿着的那张紙递給他的上司。

局长高声地念着。当他碰到那个不認識的字的时候，他就停下想問問它怎么讲，但是他并沒有把問題提出来。那种害怕在下級面前显得无知的心理封住了他的嘴。不管怎样，做上司的威信总是得顧全的。接着，他想到报告是警官亲笔写的，这就使他放心了，因为警官可不是一个新手，而是一个懂得門道的行家。他如此有把握地把那个怪字写在那儿，一定知道那字怎么用。这个最后的論点在局长看来是毋庸置疑的。他准备留待以后再去查字典来弄清楚这件事情，当时却面对着罪犯，开始訊問他：

“唔，你有什么說的呢？你說他們讲你犯的罪是真的嗎？”

“局长，那是真的，我并不否認，可是我不知道那是不許可的。”

局长聳了聳肩膀，在公文上签了字，交还給警官，对他下了命令：

“把他带到法院里去。”

因为庭长生了病，一个嘴上沒毛的年輕法官代行庭长职务。他在审判厅里高声地讀过报告以后，略微想了一想，就审問犯人：

“这上面說的都属实嗎？你有什么要为自己辯护的呢？”

被捕的人的回答还同原来一样：

“老爷，是有那么一回事，可是我并不知道那样作是不許可的。”

那法官作了一个手势，似乎在說：“唔，我懂得你要的这一套；所有的人都是这么說的。”他拿起笔来在警察局的公文下面写了两行字，接着就把它交还那个警察，同时严厉地瞪了罪犯一眼，說道：

“坐二十天牢，或者是罰款二十比索。”

叉脚老鼠走回警察局办公室的时候，那位警官正在一本記事册上記录什么东西。叉脚老鼠走近桌子旁边，說道：

“检察官，那犯人坐牢了。”

“是法官判的嗎？”

“是的，法官判他要么坐二十天牢，要么付二十比索的罰款；可是他的車子坏了一根弹簧，好几天他都拉不了活，因此也就付不起罰款。今天早上他把他的馬都放到牧場上去了。”

那个警官的脸上露出了惊訝慌乱的神色。

"但是他如果沒有駕車，又怎么能够违反交通規則呢？"

"交通規則同这个案子完全不相干，检察官。"

"那怎么可能！你不是說过什么动物来着……"

"对呀，可是我說的是Inamible的动物呀，我的检察官；您知道Inamible只有三种，那就是癞蛤蟆、蛇和壁虎。馬丁从山上带了一条蛇回来，拿着在大街上吓人。按照我的职責我得把他押起来，我就把他押起来了。"

那个警官感到如此惊愕慌张，以至于自己也不知道在說什么地咕噥道：

"Inamible，为什么它們是Inamible的呢？"

叉脚老鼠狡黠的脸上显露出十分詫异的表情。他在造一个字的时候，他并不把自己看做是那个字的創造者，而是誠心誠意地認为那个字原来老早就存在在語言中間的；如果其他的人不認識它的話，那完全是由于他們无知的緣故。因此，他就带着优越感和驕傲自滿的神气回答道：

"癞蛤蟆、蛇、壁虎都吓人，当人們突然看見它們的时候，就会吓得魂飞魄散，所以就管它們叫Inamible，检察官。"

当那間屋子里只留下那官員一个人的时候，他就絕望地摊开双手倒在椅子上。他吓昏了。他不加审查的就接受了那个該死的字，眞是干得漂亮；而当他証实了由于他的錯誤而引起的这次要命的监禁，他的惊慌也就不断地增长。他明明看到他的局长上司本来要問他那个字的，話到了口边，却沒有問，无疑地他是信賴了写报告的人的才能。慈悲的上帝喲！要是那个鬼花招被揭穿的話，那会是一桩多大的灾难呀！說不定它早已被揭穿了，因为这个什么字典上都沒有的字，在审判厅上一定已經引起法官和他的秘書的注意。要是給經常攻击当局的地方报紙«标枪»的

編輯知道了，这是一桩多妙的丑聞呀！他好象已經听到詼諧的評論，听到評論中間对警察当局的百般揶揄了。

他推开椅子，站起来，心神不定地在办公室里踱着步子，想要找一个办法来把那桩干坏了的蠢事遮掩过去，他以为只怪自己愚蠢，才出了那样的差錯。他突然走近桌子，把鋼笔蘸了墨水，在攤开的記事册上刚記載下的这桩事情中間，找到那个把他攪乱了的字，洒下一大滴墨水。他小心地把这滴墨水涂住了这个字，然后带着滿意的神气欣賞他的杰作。現在那个該死的字被涂得看不見了；但是这还不够，警察局的报告上面也要来这么一手才行。幸亏他运气好，因为监獄长的文書是他的表兄弟，湊巧监獄长病了，当时只有他的亲戚一人在办公。他不浪費时間，立即就动身走到了离警察局不远的监獄那边。他第一眼看到的就是那份倒霉的报告，它放在压公文的夹子下面，擱在桌上。他的亲戚出去給看守下达某种命令去了，他就趁他暫时不在的机会，用墨水涂掉了那个由于他不留心而传开了的字。一口寬心的长气从他的胸中吐了出来。危险总算是挡开了，往后那文件碍不了什么事，也不能引起什么不良的后果了。

当他打算回到警察局去的时候，他心里猛然記起了那馬車夫，脸上也就給不愉快的阴影罩住了。他忽然停下来咕嚕道：

“我要是那么办的話，那就什么都妥貼了。”

同时，警察局长也沒有忘記在那份他签了名和接受了的文件上写着的那个怪字，当时他因为心里有别的大事情，就把那桩他認为本身无足輕重的案件放在次要地位了。但是往后一想，他的心里产生了一种模糊的恐惧，而当他看到字典上并沒有那个可疑的字的时候，这种恐惧也就显著地增加了。

他打定主意要弄清楚那桩事情，就不浪費时間，立即朝警官

的办公室那边走去。但是，当他从里面通过一条走廊来到門口的时候，他看到叉脚老鼠走进办公室去了；他是刚从监獄里回来报告交付給他的任务的完成情况的。因此局长就一字不漏地听到了警察和警官的談話。他又是惊奇又是憤怒，目瞪口呆地站在原地动弹不得了。

警官出去以后，他就进去走到桌子旁边，检查那本記事册。涂抹了这个可恶的字的那片墨水痕迹，特别有效地鎮定了他激动的心緒。当場他就明白他的下級这时候一定是到监獄那边去了，去把那份他在不利的时辰签了字的該死报告同样来这么一手。由于問題十分严重和需要立即加以解决，他打算亲自去查明，究竟消灾解难的墨水团是不是把悬在他头頂上的威胁除掉了。

警察局长从监獄长的办公室里出来的时候，脸上挂着平靜的微笑。現在是沒有什么可以害怕的了，险恶的风已經吹过。他走过走廊的时候，远远地瞥見了鉄窗后面的一群囚犯。

他面部的表情变了；变得严肃和沉思起来。他想，那件討厌的事情还得料理一下才行。办法也許并不难找，因为他已經在細声地咕噥着了：

“那就是我要办的事情；那么办了就什么都解决了。”

那天，法官离开法庭比平常要稍微早一点。他到家的时候，在門口碰上了叉脚老鼠。这个警察被分派在法官門前第一班站崗，正威威武武地站在那里。法官一看見他，就記起了警察局的报告上的那个怪字。对他說来，它的涵义是一个不可解的謎。字典上沒有那么一个字，而且尽管他极力回忆，也还是一点也記不起有过那样的一个字。

他因为好奇心的驅使，就决定巧妙地問問那个警察，用間接

的方式探究一下那桩事情的綫索。他回答了警察的敬礼以后，就和藹地微笑着对他說道：

“你对懲罰那些虐待牲畜的人那么热心，我眞要祝賀你才行。世界上眞有那种挺野蛮的人，我說的是那个馬車夫，那个人无疑是因为叫受了伤的馬匹或者衰老的馬匹拉車，上午才叫你抓起来了。”

法官这么說的时候，叉脚老鼠的脸色就慢慢地改变了。他那諂媚的微笑和恭順的面容消失了，露出了頗为傲慢无礼的神情。然后，他用听得出来的奚落的語調，把事情的眞相叙述了一遍，重复了他在警察局里向警官說的那些东西。

法官很不容易地保持着严肃的样子听完了那番話。他走进了屋子，就忍不住捧腹大笑起来。但是他記起了那个由于一桩假想的罪行而被他送进了牢獄的馬車夫，这就立刻开心不下去了。他坐在他的写字台旁边，挖空心思想了好久。突然，他好象对一个棘手的問題找到了解决办法，低声說道：

“唔，无疑这是这种情况下所能采取的最好的办法，最实际的办法。”

馬車夫在他被捕的第二天，被带到监獄长面前。那个官員交給他三封信，信封上都用打字机打着：

“煩监獄长先生轉交馬丁·艾斯科巴尔。”（这是被捕者的全名。）

他打开信封，看見每个信封里都有一张二十比索的鈔票。这几封神秘的信里都沒有一个字。监獄长指着錢微笑着对犯人說道：

“拿着吧，朋友，这是你的，是属于你的。”

罪犯拿起两张鈔票，让第三张留在桌上，說道：

“这是付的罰款，监獄长先生。”

一会儿以后，馬車夫馬丁走到大街上。他心爱地瞧着那两张鈔票說道：

“我用完了这些錢以后，就再到山上去抓 Inamible 的动物来找叉脚老鼠。嘿！第二天我的袋子里就会有三张这样的鈔票了。”

永恒的雪花

她过去的回忆已經很模糊。有一天，这片小羽毛般的雪花在高聳的山巅和戴着冰冻白帽子的峰頂上空飘蕩。一陣狂风把她推得粘住在一块岩石的棱角上面，刺骨的严寒一下子就把她凝結在那儿了。她被禁錮着在那里度过了悠长的岁月。因为被迫不能动弹，她感到非常煩恼。她十分羨慕那飘动的云朵和飞翔的山鷹。当太阳冲破籠罩着群山的浓霧出現时，她就用細細的顫抖的声音哀求他：

“哦，太阳爸爸，把我从这囚牢里搭救出去吧！让我恢复自由吧！”

她这么叫着，終于打动了太阳的心。有一天早晨，太阳就用一根光綫去撞她，她包含的分子一接触到太阳光綫，就顫动起来。一綫极甜蜜的热力透过她的全身，使得她不再是僵硬不动的了。她象一顆又細又圓的珍珠一样滚下陡坡，一直滚到一条小溪里。渾浊的溪水包着她，把她带着沿山坡傾泻，速度快得使她感到暈眩。她这样从一个瀑布滚到另一个瀑布，老是朝下落，直到最后溪水鉆到一个山洞里，才突然停住。那一段时間漫长极了。現在她沉沒在漆一般的黑暗里，就象經过一个巨大的滤水器一样，在山的胸腔內寂寞地流着，流着……

最后，当她已經認为她要永远埋沒在黑暗里的时候，有一天早晨，她在一个岩洞的拱頂上露面了。她喜悦地沿着一根鐘乳

石慢慢地往下流，垂在它的尖端上看了看她所在的那个地方。

这个在一整块岩石中劈裂出来的山洞，美丽极了。亮得出奇的天光照耀着它，使得岩壁呈現出諧和的云青和乳白的顏色，洞口旁边还有一小股水色透明的清泉。

虽然这所有的东西对她来說都显得特别漂亮，但是她发覺什么都不能同她自己相比。她晶瑩純凈，象三稜鏡一样在太阳照耀下反射出各色光芒。她有时象一顆閃亮的鉆石，有时象猫眼石或者蓝宝石，有时却又发着紅玉或是碧玉的色采。

她充滿着欢悅从鐘乳石尖滑落下来，掉进泉水里。

突然，一陣輕輕的扑翅声引起了岩洞空寂的回响。驕傲的小水滴看到几只黑羽毛白肚皮的鳥儿落到泉水旁边来，正在啾啾唧唧地叫着——那是一群燕子。他們中間那些最幼小的，首先走了过来，伸长油光的脖子，愉快地喝水。大燕子們說道：

"喝吧，喝个飽吧，今天我們要过海了！"

从远山来的小水珠惊訝地环顧着她周围的同伴：她們好象是乐于讓那些貪饞的尖嘴鳥喝下去似的。这些鳥儿一滴一滴地吸着水，喉头发出有节奏的咯咯响声。

"她們怎么会这样呢？"她說道，"为了讓这帮丑八怪鳥儿解渴，就去送死，这多么傻呀！"

她为了要逃避口渴的鳥儿，就縮紧身子沉到底下去了。

当她再浮起来的时候，这群燕子已經展翅起程了。远远望去，他們就象无垠蓝天中的一个隐約的斑点。

"他們去寻找海去了，"她想，"海是个什么东西呢？"

想离开这儿出去漫游世界的希望，又一次擒住了她：她在这泉水里团团轉着，想找一条出路，最后終于在青石槽底找到了一道小裂縫，一綫清水沿着裂縫慢慢地流出去。她快乐地投到了

水流里。因为山泉渗入，水流不断地涨大，落到山谷里的时候，終于成了一条美丽的、清澈晶莹的小溪。这样的旅行是多么愉快喲！溪流的两岸給浓密的象織錦一般的花丛遮住了。紫罗兰、鈴兰、灯心草、百合花，都傾側过来瞧着这道流水，同时仿佛卖弄风情一样摆动着她們的粉蕊說道：

"小溪，你的甘露給了我們生命，給了我們叶瓣的色采和花萼的芳香，我們的一切都全亏你。請你在这儿稍稍停留一会，来接受你心爱的花儿們的敬礼吧。"

但是小溪还是不停地流着，并且喃喃地答道：

"我不能够停下来，陡直的土地和傾斜的山坡在催促着我。可是我劝你們好好用根把水吸飽，因为太阳已經排开云霧，今天他会洒下一陣雨一般的火花来的。"

花儿們听从了劝告，就在地下伸长她們的根鬚，一股劲儿地吸着清凉的溪水。

从水源逃来的小水珠沿着溪岸流着，她想要浮到上面来更好地看看风景。当她滚过一块石头的时候，她突然被石縫里鉆出来的一枝小根挡住了。一朵花瓣已經不鮮艳了的紫罗兰从她茎上弯下来，对經过的小水珠說道：

"我的根已經两天沒有碰到水了。我的命不长了。如果沒有一点湿潤的話，我今天就一定会凋謝。慈悲的小水滴啊，救救我的命吧！我会把你变成蝴蝶吸采的花蜜，或者把你化成美妙的香气，在空中发散。"

但是，受到請求的对象却赶忙溜开，輕蔑地回答道：

"把你那花蜜和香气統統收起来得啦。我連身上的一小点儿都不会給你。我的命比你的要有价值一些。再見吧！"

她沿着繁花似錦的两岸輕浮地滑动着，打着滚。她避免跟她

不乐意的一切接触，让花根和鳥儿都挨不着她。她也小心不去通过群集在潭水里的魚儿的鰓帮。

突然，蓝天，太阳和所有的景色一下子都隐沒不見了。小溪再鉆到了地下，在黑暗里不知又朝何处奔流。

被地下的急流卷带着的这个太阳和冰雪的女儿，深怕撞上一个看不見的挡道的东西，把她撞碎，就尽力地凝縮着自己。因此，当汹涌的激流平息下来的时候，她并沒有受到損伤。但是她吓昏了，以至弄不清楚这一次放恣的奔流究竟是經过了一分鈡还是一百年。

虽然黑暗异常浓重，但是她知道她是沉沒在一层比小河要深得多的水下面，她在那水里就象一个气泡一样地朝上浮。她看到上面有一点微弱的亮光。那亮光不停地在增强，在一步步地排开着阴影。她象箭一样迅速地升了上来，还沒有来得及看一看她周围发生的事情，就已經再一次出現在阳光普照的蓝天之下了。

那地方她看起来是多么奇妙喲！水平綫一望无垠地伸展开去，沒有树木也沒有丘陵山岳的阻拦。

四面八方，一片汪洋大海象在巨大的鉗鍋里熔解了的綠宝石一样，一直伸展到最遙远的天边。

小河里来的流浪的水珠，消失在无边无际的大海里面了。当她在波浪上面打着瞌睡的时候，忽然有一个黑影遮住了太阳。那是一只鳥儿，她的翅膀几乎擦到平靜的海面，小水珠立即認出来，这是在山上水泉里飲过水的一只燕子。燕子也看到了她，扑着疲乏的小翅膀用微弱的声調对她說道：

"准是上帝把你安置在我的路途上的。口渴折磨着我，使我失去了力气。我落在我姐妹們的后面，几乎支持不住了。如果你

不許我喝了你来潤湿我那干渴发烫的喉嚨的話，大海就会是我葬身之处。要是你答应我的請求，那么我就还能够飞到岸上去，春天和幸福都在那边等着我。”

但是，那孤独的水珠却回答道：

“如果我消失了的話，那么太阳为誰发光，星星为誰照亮呢？就連宇宙也沒有再存在的理由了。你的要求眞是荒謬可笑得很！发散着咸味的大洋被我的美丽迷住，已經娶我做媳妇了；我是大海的女皇！”

垂死的鳥儿苦苦哀求着，围着殘忍的水珠打着轉，但是都无济于事。最后她終于气力使尽，就落到波涛里去了。她挣扎着飞出水面，但是她的打湿的翅膀支持不住了。她还想飘到咸味的凶险的波浪上来，作了一番短暂的搏斗，随后就永远沉沒在浪涛底下了。

她消失以后，小淡水珠就象宣判一样严肃地說道：

“瞧那喝空气的流浪的黑鳥多么猖狂放肆喲！她眞是罪有应得！”

已經升上天頂的太阳，将他永久不灭的大火团的热光傾泻在大海之上。在水面上飘蕩的、懶散大意的小水珠，突然地感到一陣灼热。她还沒有来得及提防，就变成了輕輕的水气，在稀薄的空气中朝上浮，一直高入云霄。一陣风吹来把她卷着經过大洋的上空，到一处她又看到了河谷、丘陵和山岳的地方降下。

一片云霧用它的白色帷幕罩住了广闊的枯旱的原野。她沉沒在云霧中間，只听得地面上升起一片喧騰的充滿了太空的求救声。那是花草們在哀鳴：

“哦，云儿喲，給我們水喝吧！我們要干死了！太阳在烤炙着我們，我們的根在烧爛的土地下面找不着一絲水气。如果你

連一陣小雨也不下的話，那我們就会枯死的。天上的白云喲，下雨吧！下雨吧！”

云儿們充满了怜惘，就凝縮成細細的水珠，給干旱的原野下了一陣大雨。

但是，被太阳蒸发起来的同样浮在云雾里的水珠儿，却說道：

“在蓝天上面任性遨游，比起同土块混在一起变成泥浆来，那可美得多了。我可不是为了变成那样而生的。”

她尽量把自己涨得稀薄，把云儿抛在下边，高高地朝天頂升騰。但是正当她在入迷地觀賞着广大地面时，海上刮来的一陣大风却把她卷到了一座高山的雪峰上空。她还沒有来得及弄清楚到底发生了什么事，就已变成一片輕如鹅毛的小雪花，落到山頂上，立刻冻結在那里了。

一陣說不出的恐慌和悲哀擒住了她。她又来到了原来出发的地方，只听得旁边发出来一些索索的声音：

“上帝宠爱的雪花中間的一片雪花，今天又回来了！她沒有为花粉、香气和露珠浪費过一点东西，凭这个，就应当占据崇高的席位。我們厌恶那种粗俗地改变自己形象的事；作为至高无上的美的象征，我們的使命是处在永不改变和永不达到的境界，在时間和空間之中永存。”

但是，痛苦悲伤的小囚犯却幷沒有听那山上的声音。她感到彻骨的寒冷，就轉向天边的太阳哀求道：

“太阳爸爸喲，您发发慈悲吧！还給我自由吧！”

但是，热力达不到那儿的太阳，却回答她道：

“我对永恒的雪花是什么办法也沒有的。为了她們，我虽然起得更早落得更迟，但是我的光綫就象射在承住她們的花崗石上一样，是不能把她們融化的。”

大杂院里

两排房子中間，有一块寬十五米长四十米的空地，空地上交叉地牽着一些鉄絲和繩索，上面晾着各式各样的五顏六色的衣服。这些房子的外表都髒得很，一看就可以知道房东是个既懶惰又貪財的家伙。

这些房子相互之間只隔着一层薄薄的木板。它們都只有一扇門，沒有窗子，只是在門上面打了几个窟窿，透透空气。

工厂里的工人和打短工的工人，是这儿的房客。最大的一間房子面朝大街，由当門房的或者說是当管家的女人占着。她奉命担任收房租和辞退房客等等重要工作，特别是辞退那些老不付房租的、那些不看重她代表房东的权力而不肯奉承她的人。

八月間，一个寒冷的大霧濛濛的早晨①，衣衫襤褸的妇女和儿童都在門口探头张望。外面院子里有几个洗衣妇，弯着腰在肥皂水盆里搥打衣服，赤露着的双臂冻得发紫。

突然，一个六七岁的小女孩从一間房子里跑出来，一面跑一面尖声怪叫。一个女人紧跟在她后面，气冲冲地叫喊她：

“站住，死丫头，我叫你站住！”

但是，这个灵巧活泼的小女孩在充塞院子的水盆、木桶、水缸和其他各种什物中間穿过，很容易地就躲开了她。

---

① 在南半球的智利，八月是冬天，天气很冷。

那女人知道追也白費气力，就放过了她，走回房去；但是在进房之前，她还吓唬着逃脱的小姑娘：

"小鬼头，我要是抓到你，看我会不重重地揍你一頓。"

挨駡的小姑娘歪起她黄褐色的脸，对她作了一連串鬼脸，表示她对这种威胁可毫不在乎。

那女人进去的那間房子，里面滿是家具什物。房中間摆着一张桌子，桌子上鋪着一块很旧的漆布。靠墙有两张堆着被褥的小鉄床。盛着草灰水的水桶，繫成一团团的衣服，各式各样的罈罈罐罐，这儿那儿堆滿一地。近門的地方有一个分成小格的大鸡籠，里面养着几只斗鸡。

女人的名字叫薩比娜；她一回进房来，就重新开始燙衣服。那小鬼貝塔的調皮搗蛋，使得她发了火，她就是为了要处罰她才把手上的活停下来的。但是这时候她背后又爆发了几声急促猛烈的哭叫，迫使她回轉头来含怒地說：

"阿依达，你又在惹小妹妹了？"

"沒有，媽媽，是她自己不要吃奶。"

两个小女孩坐在地下的一个袋子上。大的那个九岁，明亮的灰色小眼睛和黃褐的圓脸。她右边的一个大箱子上擱着一杯牛奶，她就一勺一勺地在給那个小的喂奶。小的那个不知道为什么常常发脾气，不吃奶，扑打着小手掌不耐煩地哭叫。

碰到这种时候，母亲总是說：

"牛奶太燙了，让它凉凉吧。"

阿依达呆板地照吩咐办事。她吹着杯子和勺子里的奶，在喂妹妹之前自己还先試一試。这一試就是那小家伙急躁发火的原因，这是薩比娜沒有注意到的。因为牛奶給她一試，落到那飢餓的小嘴里的就剩下了一半；有时候小家伙看到勺子从杯子里

舀出来的时候是滿滿的，但到喂她时却只剩下几滴了。

她对这种欺詐旣不能阻止，也不会揭发，只有放声哭鬧。她虽然已經滿三岁，但还是咿咿呀呀地說不清几个字。她的孱弱的小身体为严重的軟骨病所苦，現在还不能在地上爬动。她的母亲缺乏知識，教她走路沒有效果，就把她骨骼軟弱的病看成是她自己不愿意站起来走。

因此，每逢有人問她：

“大嫂，阿丽达現在还不会走路嗎？”

她总是回答道：

“是呀，这小家伙就是不愿意走路。”

“大嫂，她不会是瘫了腿嗎？”

“不会的，要是你看到她发脾气时那踢脚的劲儿，那才不象是瘫腿的人哩！可是你要把她放下来让她站着，她的腿肚子就軟綿綿地松下来啦。这个小畜生老爱揪住人不放，我眞是要拿鞭子抽她才能够把她摆脫开。”

这一席話和說这話的腔調都叫人体会到她对她那小女孩压着不輕的怨恨。那孩子尽管岁数那么大了，但还是象几个月的娃娃那样够她煩的。

洗衣妇薩比娜还很年輕，頂多不过二十八岁。她身材不高不矮，皮肤暗黃而发黑，脸色憔悴，深灰的眼睛里含着愁悶的神色。她不知疲倦地干活，大清早一爬起来就忙个不停。她的丈夫是面包师，虽然一个星期的工錢有四十多个比索，但总是只把很少的一部分留給家里用。

因此，这个母亲和她的孩子們——三个男孩和三个姑娘——生活就非常艰难，非常穷困，她自己拚着命干活，也还是不能輕松多少。

丈夫奥諾弗勒不喝醉酒的时候，这一家人的日子还勉强可以将就。他們就拿他每天給的那两个比索来塡肚子。但是这种平靜的日子总不会太久；說不定在某一天，早上去等他們的爸爸带面包回家的大孩子，会空着手走进房来，說出那句象是宣判一样的話：

“爸爸又喝醉了……”

从这时候起，这个母亲就得加倍工作，日里夜里赶着額外的活，还得省下自己吃的来滿足这些飢餓的小嘴巴的虎狼般的食慾。这一群孩子老是不停地在她耳边吵鬧着：

“媽媽，我要面包；給我面包，媽媽。”

燙衣服的活儿快要干完了。熨斗燙过还发热的衣服，在床上堆成一座小山。从床上忽然传来一个小孩微弱的哭声，原来有几件衣服滑下去一下子掉到他脸上，把他弄醒了。这时候，門口出現了一个高大男人的身影。他往房里看了一眼，就开口問道：

“丹尼尔在哪里？”

女人还沒有来得及回答，就有一个十二岁的男孩很快地鉆到房子里来。孩子瘦瘦的身材，有着一张机伶的瞎黃的脸。他音調略带惊慌地說道：

“爸爸，我在这里。”

那男人問道：

“你給了鸡食嗎？”

“給了，爸爸。”

“水呢？”

“水也給了。”

那男人一面問，一面仔細地检查那几只鸡，摸摸它們的嗉

囊，看它們眞的吃了食喝了水沒有，因为有一次孩子扯了謊，意想不到地当时就被他发現了。

这一次的检査似乎使他感到滿意。他坐到鸡籠旁边，怀着莫大的兴趣注視它們在籠子里来回走动，而丹尼尔則斜着眼睛瞅着他，偷偷地溜了出去。

面包师三十五岁，身材高大，体格健壯。他是一个冷板板的不喜欢說話的人；当他喝醉了酒的时候，他的这种特性就表現得更加明显。只有他喜欢成癖的公鸡才能够使得他的舌头动起来。

由于他自己缺乏知識，所以他对子女的教育問題一点也不操心，单单給他們弄吃的穿的，已經是他一个挺大的負担了；就是这副担子，他也經常不管家里人着急而任意卸下来。

这群沒有人管教的孩子，象野草一般地自生自长，从来沒有誰对他們那野性的、童稚而又早熟的心灵里由于遺传而来的种种冲动加以約束。大孩子們生活在街头，到要睡覚时才回家来。他們的父亲一点也不关心他們，象凶神恶煞一样地处罰他們，而就他們所犯的过失来說，他們几乎总是不应当受到那样的处罰的。这就斲伤了他們作儿女的感情。他們在他跟前的时候，首先感到的就是恐惧，只要一有可能，就設法逃开。

至于說到母亲，她經常忙这忙那，很少有可能关心他們。另外，她那純朴的心灵里充滿了各种迷信和各式各样荒謬的偏見，因此，教育子女的方式也是乖僻的。她同她的丈夫相反，她要制止儿女們的恶作剧的时候，只是限于叫喊一通，发出一陣并不兌現的威胁，这就使得她几乎完全失去威信。孩子們明知不会遭到她的处罰，对她的責駡也就报以嘲弄，甚至对她无礼地加以輕侮。

有几分鈡，房子里一片寂靜。小男孩又睡着了，阿丽达用手支着身子在砖地上爬，爬到了薩比娜的跟前。薩比娜脸色通紅，一刻不停地繼續干她的活。

突然，貝塔象一陣龙卷风一样地闖进屋里来，她那八岁的頑皮哥哥里卡多手里拿着一把草在后面追她。这頑童一看見他的父亲，就立即停下来，脚后跟一轉很快地溜到街上去了。

貝塔哭嚷着告状：

“媽媽，里卡多拿蕁麻打了我的腿。”

奥諾弗勒站起来朝外面张望，但是已經瞧不見那搗蛋鬼的影子了。薩比娜放下烙鉄，走近小女孩問道：

“他为什么这样呢？你沒有惹他嗎？”

“沒有。我們在一道玩。我做孵蛋的母鸡；他要我伏在窠里不起来，就打我的腿啦。”

“那小流氓怎么会想出这么个坏主意呢？”

“因为巴勃罗說，伊格娜西太太就是拿蕁麻打她家的母鸡的鸡腿的。”

薩比娜尽管还在生气，也不由得笑了起来：

“託他去吧；我抓到他的时候，就拿鞭子抽他的屁股。”

然后，她記起了她們两个之間刚才发生的事，就一面用一块浸着醋的破布擦她女儿黃褐色的打痛的双腿，一面低声对她說：

“那是你做錯了。你不知道上帝看你不听亲娘的話就要懲罰你的嗎？”

但是那小家伙腿上的灼痛这时已經減輕了。她急于要回到在院子里叫嚷得鬧翻了天的那群孩子中間去，并沒有听她母亲的話，刚一擦完就跑出去了。

經过一陣沉默之后，那女人終于打破了这局面，开了腔：

“奥諾弗勒，里卡多光着脚，丹尼尔也快沒有鞋穿。我在杂貨店里欠了帐。他們沒有鞋穿上不了学，学校里不收他們。你要是再不給他們买鞋子的話……”

她丈夫譏刺地簡簡单单地說出几个字，打断了她的話：

“你以为我总在印鈔票嗎？”

“你不印鈔票，可是你賺的也挺够，給家里的却只有那么一点。”

“我給得太多了。”

“那是因为你要消遣，把錢都胡花了。前个星期斗鸡，你还不是輸了五十个比索。”

“胡說八道！我一个錢也沒有輸，我后来都贏回来了。”

那女人不相信地回答道：

“你总是来这么一套；可是你花在鸡上的錢，却連毛都沒有看見。”

“就算是这样吧……我的錢难道我不能花？难道在我喜欢的时候不能拿它来打水飄？”

“你能够，能够，因为你压根儿也不把妻子儿女放在心上。”

“哼，你爱怎么說就怎么說吧。可是有人还給得少，却沒有看見誰为了那个跟他們吵嚷的。”

“那是因为他們作牛作馬的妻子忍受了一切。如果給家里，一个子儿也使他們心痛；可是要是去寻消遣，錢就不値錢啦。”

奥諾弗勒不答腔了，他怒容滿面地站起来，离开了房子。

薩比娜沮丧地看着他出去。虽然經驗給她証明抱怨也是徒然，但她还是忍不住要吐吐怨气。很久以来，夫妻不和使得这个家的日子越来越不好过。除了食物不够以外，衣服和鞋袜也都短少，孩子們沒衣服穿，赤脚露腿苦苦地挨着冻。由于做母亲的

只能稍稍減輕这种缺食短衣的情况，这一場斗爭对她說来就越来越艰苦。但是，她跟她所属阶級的妇女一样，有着頑强而沉默的英雄主义的精神。在这場同穷困进行的处于劣势的斗爭中，她的勇敢的心灵从来也沒有气餒过。

薩比娜干完了熨衣服的活，就抱起小孩来喂奶。当孩子慢吞吞地吮着奶头的时候，她痛苦地凝視着他那黄褐色的尖瘦的小脸。孩子虽然已經十个月了，但看起来还象不到半岁的样子。按照医院里大夫的診断，他患有腸胃传染病。但是，街坊上的大嫂大娘們却不同意这个意見，断定孩子得的是积食病，乱七八糟地用各种各样的草葯丹方来給他医治。孩子涂够了葯膏，喝够了倒胃口的湯葯，以他那一族人所具有的可惊的持續力，吊住自己的小生命，一天天一周周地在阴阳界上受折磨，使得他母亲非常担心。他母亲內心深处希望死亡赶紧結束它的工作来解脫他，但这种想法是連她自己也不愿承認的。

薩比娜把小家伙放到床上，就再来作家务事，忙着收拾屋子。但是活儿干到中途，就不得不停下来照顧一下小瘫子。这孩子有个掏墙洞挖泥土吃的老毛病，这时候又糊了一嘴。薩比娜打了她几巴掌，把她抱开。那孩子被打得放声大哭，但一会儿又突然安靜下来了。她在地下找到一个盛着和靛青的澱粉① 的桶子，就拿它在自己的头上脸上乱涂一气。她母亲又赶上去加倍地掴她摔她。老天爷呀，这是个什么样的小鬼呀！她給人添了多少麻煩呀！

薩比娜走到門口把阿依达叫来，指着那小鬼吩咐她道：

"你把她带到那边去，看着她别让她吃土了。"

---

① 和靛青的澱粉，是浆衣服用的，使得衣服略带点蓝色，下次水洗时又洗掉。

貪玩心重的大孩子賭着气接受了这个差使，把她的不乐意完全表現出来了。她抓起阿丽达的胳膊，重重地摇她，怒气冲冲地說：

“你站起来呀，淘气鬼！”

但是，她一看到母亲摆起一副吓人的样子走攏来了，就摟起孩子逃开，并且报复似地嘟噥着說：

“我要把你丢到水沟里去，死討厌！”

因为中午快要到了，薩比娜就趁着这个安靜的时刻来准备午飯。当她一股劲儿地擦着勺子和盘子的时候，孩子們就都挤到屋里来，围着炉子上煮得滾滚的鍋子团团轉。他們的爸爸不在，使得他們感到輕松愉快。他們本来是互相爭吵不休的，現在却平平安安地說着笑着，休战了，不鬧了。

当这一鍋子肉菜湯从火上移到桌上时，房子里就籠罩着一片靜寂，好一会都只听到勺子和盘子的响声。丹尼尔和里卡多倚着桌子站着吃，阿依达和貝塔盘腿坐在地上吃。

薩比娜抱着阿丽达坐在桌子的一端，自己靜靜地在喝着热气騰騰的湯，同时也喂給阿丽达喝。她一直在想：奥諾弗勒是不是去喝酒了呢？自然，他沒有回来，是使人不放心的。她几乎懊悔惹起使他不痛快的那場风波了。但是，如果她一点也不吭声，如果她一句怨言也沒有，那么他也可能認为这种沉默是对他所作所为的默許，那样只会使自己落到更坏的境地。

不管怎么样，她知道她丈夫并不坏。他从来也沒有虐待过她，是他的朋友和同伴引他沾上恶习走到邪路上去的。

貝塔把空盘子伸到她面前，把她的这种想头打断了。

她一面再給她盛湯，一面頗为吃惊地說：

“你眞是餓鬼投胎，喝起湯来就一刻不停。”

这小女孩咧开嘴笑着，露出一口雪白的牙齿。她踮起那双赤脚站着，急急地央求：

“肉我也要。”

“不，肉我待会儿再分。”

其他几个孩子也嚷着要肉。湯喝完以后，薩比娜把肉分成小块，給自己留下一块最小的。除了貝塔以外，孩子們都細嚼慢咽地延长着享受的时間，因为对他們来說，肉始終是稀有的美味，桌子上經常都是沒有的。

阿依达細細地咀嚼着品味着，忽然看到一只小小的髒黑的手，伸到她的盘子里来。她还沒有来得及提防，盘子里那块宝貝似的肉片就象閃电般地不見了。她发出一声失望的尖叫，就朝那小偷扑过去，在門口抓住了她。两个人就互相扭住，气势汹汹地叫着，开始了一場凶狠的毆打。

丹尼尔和里卡多費了很大的劲才把扭打着的妹妹們分开。阿依达哭着吊住不松手，要再扑上去，挑起这場冲突的貝塔却把两手操在背后，什么也不怕地挺起身子站在屋子中央。薩比娜問她把搶走的肉放在哪里。她那黑色的小眼睛閃閃地发着滿意的光采，舐了舐嘴回答說：

“吞掉了。”

为了縮小事态，她接着說道：

“那只是很小一块，就只有这么一点点。”

她伸出右手来，把拇指和食指分开比划着。

阿依达哭着反駁她道：

“不是这样，你把肉搶走的时候，我才开始吃！”

如果薩比娜不把留給自己的那一片肉給了黃脸的小女孩，她准会嘮叨得沒个完。丹尼尔看到他母亲由于这两个好吃鬼的

緣故而自己沒有吃上肉，心里感到老大不舒服。

这时，阿丽达已經在母亲的怀抱里睡着了。母亲愁悶地凝視着她那畸形的小身体和她弯弓般的双腿，慢慢地受到一种深重的郁抑情緒的侵袭，泪珠儿开始从眼睛里迸出来，悄悄地一顆跟着一顆沿着她微俯着的脸上滚下。她看到她的孩子这样軟弱无助，她相信这孩子下肢的瘫痪也許已經沒有救葯，无可挽回，不禁伤心起来。

突然，房子里传出一陣捫住的格格的声音，那是貝塔和阿依达用手捫着嘴在想要盖住她們那忍不住爆发出来的笑声。

薩比娜这种既不啜泣也不哀号的沉默的悲哀，在她們看来象是一場逗人发笑的哑剧。她們就带着喜剧式的严肃，夸大那痛苦的模样摹仿起来。

她們按捺不住笑声，就逃出了屋子。丹尼尔用忿怒的目光瞪着她們走开。他同他的妹妹們相反，眼睛潤湿了，心里感到沉重。他母亲无声的痛苦，使得他也异常难过。

他的童稚的心底蘊藏着很多良好的品質，那是他周围那种敗坏的有毒的环境所沒有能够拔除的。他有細致敏慧的观察力，对生活中的事情有着超出他那小小年紀的經驗。他对由于他父亲几乎撒手不管而造成的家庭的窘迫情况，了解得相当正确；但是，他并不責怪他的父亲，在內心深处他还暗暗地羡慕他。从最幼小的时候起，发生在他周围經他看到和听到的一些事情，使他形成了这样的一种看法：按照自然的規律，男人是不受任何約束，也不負任何責任的。他父亲花錢去找消遣和賭博，去喝醉酒，都是无关紧要的，因为这都是男子汉干的事；当他想到自己也是一个男人，想到他长大后也可以来这么一手的时候，他就驕傲得直发抖。

但是，他非常爱他的母亲。他目睹她的困苦忧伤，总是恨自己沒有长大成人，可以工作賺錢，来減輕她沉重的負担。

对薩比娜来說，她的大儿子的行为举止，就是她得到安慰的源泉，而那孩子也的确給了她很多的帮助。

有时候，她因病不能不臥倒在床，就由他代替她承担起差不多所有的工作：他上街买东西，做飯，照顧孩子。另外，为了使洗衣服的活儿不交迟，他就象有經驗的洗衣妇一样，熟練地擦肥皂和搓洗衣服。

当这个沒有受教育的孩子想办法要把他母亲从沉思默想中拉回来的时候，他的未經斧琢的心灵总是体貼入微，使她感动。这一次，他又想要使她摆脫这种抑郁的心情，就一股劲儿地洗着午飯时候用过的餐具和整理亂摊在房子里的东西。他在她面前来来往往，还偷偷地看她。

这个办法常常能对她起很好的影响，因为他这么不停地来来去去，結果总是能把这洗衣妇从独自出神遐想的情况中引回来。她猜到了孩子这么作的动机，因此他的这种行动，就使她感到愉快，使她心情舒暢。

这一回也象往常一样，这个巧妙的办法产生了效果。薩比娜擦干了眼泪站起来，走去把睡着了的小女孩放到給她当床的大木箱里。

她接着就再开始干活，把燙好了的衣服放到一个大柳条筐里。急于要打破沉默的丹尼尔就問：

“是不是現在就把衣服带到卢契塔太太那儿去？”

洗衣妇点了点头表示同意，那孩子就接着問：

“那么，我就去叫里卡多来帮我拿，好不好？”

“不要了，我自己去吧，我要去討几家欠的洗衣錢。”

她看了看她身上穿的那件衣服，接着象是自言自語地說道：

“哦，我就穿着这件衣服出門嗎？”

“还穿上那件黑的，媽媽，那样……”

他沒有把話說完就突然記起来，几天以前，他自己已經把那件衣服送到当鋪里去了。

薩比娜看出了他的窘迫、忧愁、失望的表情，就安慰他道：

“这又有什么办法呢，孩子。如果你的爸爸还記得他有一个家的話，那我們的日子就不会过得这么苦了。”

洗衣妇在离开之前，預先吩咐里卡多和两个女儿看家，并特別关照他們要把那个有病的孩子和那个瘫了的孩子照顧好。每一道命令都附带有处罰的威胁：如果干了这样事情的話就得挨鞭子，如果不干那样事情的話就得挨棍子。

孩子們摆出一副适合于那种情况的面孔，装着对这些警告挺注意，表示在家里要規規矩矩。薩比娜看到他們这么乖，就答应給他們带些糖果餅干回来，这使得他們大为欣喜。

丹尼尔和他母亲两个人提着那一大筐衣服刚离开屋子，孩子們就开始商量挑什么最有趣的事儿玩。他們提出了几种游戏，最后大家都同意开鋪子，因为那游戏对他們来說好象最合适。

他們把搓板架在两个箱子中間当着柜台，阿依达作老板娘，跪坐在柜台后面。她立即开始零售业务，貨物是一个洋鉄罐里的几把砂。

貝塔和里卡多这两位顧客用小紙片做錢；交易按照老規矩办：顧客杀价錢，老板娘就吹她的貨是上等貨。

講价錢正講得起劲的时候，突然被打断了；瘫腿的阿丽达已經醒来，一声不响地爬到了柜台的旁边，抓起那准备好要出售的小包包就扯。阿依达怒气冲冲地站起来，擒住她的胳膊，不管她

怎样号哭,就把她拖到最远的角落里一放,然后再回到自己的原位上来。但是他們的喘息时間非常短,因为那小残废一会儿就爬过了那段距离,再度威胁着买卖的自由。

他們再把她带到那个角落,并且把房里所有的椅子和板凳擱在她的前面拦住她。但是由于那小囚犯还是可以越过这些障碍,他們的脸上就都現出了煩恼的神色。那老板娘可并不灰心,她采用了一个新办法,把小女孩抱起来带到墙壁旁边,指着那张开大口的墙洞甜言蜜語地哄她:

"你吃吃泥巴吧!吃吧,泥巴的味道可好哩!"

但是阿丽达固执地拒絕这行賄的計謀,挣扎着走近柜台旁边来,并以她自己的方式参加她哥哥和姐姐們的游戏。她的頑固劲儿激怒了阿依达。阿依达正要准备采取激烈措施,里卡多建議道:

"我們把她綁在床脚上好不好?"

当他在寻找繩子或另外可以用来綁人的东西的时候,他的眼光偶然落到还空着一格的鸡籠子上。他一看到它,就胜利地嚷叫道:

"我們把她放到这里面去。"

大家都同意了。尽管那小残废放声啼哭,他們还是把她塞到鸡籠那一格里去,把小門关上,紧紧地閂起来。

小囚犯这一哭,附近格子里的公鸡就都着了慌,开始高声啼叫,狠狠地扑翅膀。囚犯和鸡这样大鬧起来,可把干这場恶作剧的孩子們吓慌了。他們想把这件事情糾正过来。但是,他們要打开这格籠子的时候,門閂却拔不出来了。里卡多朝院子那边走去,想找块石头来敲它,忽然他退后几步吓得发抖地説道:

"爸爸来了!"

他吓坏了，一时沒有主意地站着。但是当他听到脚步声走近来的时候，就朝門口冲去，象閃电一样逃到外面不見了。

奥諾弗勒一会儿就走进了屋子。房里的这番景象，使他驟然惊愕得发楞。但是他随即怒气勃发，走近籠子，把小女孩拖出来，重重地朝地上一摔。惊擾的原因既已除去，那些公鸡就开始安靜下来。面包师瞧着它們，脸色气得发白。它們的羽毛扯落不少，冠子上沾滿血痕，张开着嘴在喘气。那样子看来眞是可怜得很。

这时候，只有貝塔还在柜台后面忙碌地包着折着那些紙包，看来好象沒有注意到这場灾难。奥諾弗勒的火气还在上升，他对着貝塔大声問道：

“是誰把阿丽达放到籠子里去的？”

小女孩立即回答道：

“是里卡多和阿依达。里卡多溜了，阿依达躲在床底下。”

奥諾弗勒为了証实她的告发是否属实，就朝床底下张望。

“爸爸，在那儿，在那角上。”

面包师跺着脚，声色俱厉地命令干了坏事的孩子从躲着的地方爬出来，威胁她說，要是不出来的話，就要重重地加以处罰。但是那孩子不听他的話，他就气势汹汹地吩咐：

“貝塔，給我拿根竿子来。”

女孩子跑出去，差不多立刻就拖着一根长竹竿回来了。

“拿着吧，爸爸，拿这戳她。”

奥諾弗勒想使那根竹竿；但是对他来說，要爬到地上去是桩难堪的事情，这就使得他不打算干了。他放开竹竿說：

“貝塔，你来吧。”

黃脸女孩受宠若惊，快活地問道：

"让我来戳她嗎，爸爸？"

"唔，你狠狠地把这小家伙捅一下，把她捅出来。"

再也沒有什么好差使更适合这孩子的口味了。她紧握着竹竿的一端蹲下去，对床下乱戳乱刺。

但是，阿依达猛地一拉，把竿子夺过去了。貝塔还沒有来得及閃避，胸口就給重重地戳了一下，朝天翻倒，脑袋猛撞在砖地上，撞得号啕大哭起来。

父亲正呆在籠子边观看一只公鸡。他走攏来老大不高兴地問道：

"怎么啦，号什么啦？"

"阿依达她戳了我这儿，嗚……嗚……"

这个新的搗乱惹得面包师大动肝火。他拿起竹竿来正准备要去懲罰那搗蛋鬼，門口忽然有一个熟悉的声音在喚他。

来拜訪的是一个靠斗鸡吃飯的朋友，他是来向他提出一件有关他业务上的事儿的。奥諾弗勒立即忘掉了他手头上的事情，轉过来招待他的伙伴。

他們在鸡籠旁边商量了一会，沒有耽擱多久，几分鐘之后，他們就每人胳膊里抱着一只鸡走了。

面包师和他的朋友一走开，阿依达就离开床下躲藏的地方，到她的鋪子那边去。那时鋪子已給小残废占住当家，破坏得一塌糊涂了：紙包都已經拆开，砂子撒滿一地。她刮了她几下耳光，把搓板拿下来倚墻擱好。

这时候里卡多又出場了，他一进来就探問消息。阿依达对他簡略地說了一下經过的情形；两个人就軟硬兼施，叫貝塔答应保持沉默，不让她們的母亲知道。

薩比娜回来后，眼光首先落在小儿子身上。那孩子同往常

一样継續在昏昏沉沉地熟睡；这样的睡眠好些天以来就已經使得她心神不安了。然后，她問她不在的时候发生了什么事情；里卡多和阿依达回答着她的問題，夸說大家都很守規矩。薩比娜这就把答应他們带来的糖果餅干給了他們。

貝塔由于謹慎的緣故，受了奖，从她的哥哥姐姐那儿得了一片餅干和一小块点心。她把那点东西放肆吞掉以后，立刻就走到她母亲面前，指着她后脑勺开了腔：

“媽媽，我这后面起了个包包。”

里卡多和阿依达气憤地向她瞪眼，但她还是在哼哼唧唧。薩比娜用右手摸了摸她那肿起的地方，吃惊地問道：

“你怎么弄成这样子呢？”

“阿依达把我戳翻了。”

尽管两个被告矢口否認、吵嚷和威胁，她还是告发了把阿丽达关到鸡籠里去的那件叫他們担心的事情。薩比娜就象往常一样地大声叫嚷着，咒駡那两个干了坏事的孩子。他們两个小心地站在远处，想方設法要对那背信弃义的告密者加以报复和处罰，而他們也終于就在他們母亲的跟前这么办了。当里卡多从右面挨擶去的时候，阿依达就从左面上去，每个人都以意想不到的速度着实地劈头把那黄脸小鬼揍了一頓，打得她泪流滿面，放开嗓子大声地号叫。

洗衣妇赶出去追那两个逞凶的孩子，但是不一会儿就回来了，她連看也沒有看到他們，他們已經很好地躲藏起来。

奧諾弗勒回来了一趟的消息，使得薩比娜稍微安心了一些，因为回来一次，就表示他的怒气已消，也許到了晚上会回家来睡觉。

她因为有这个希望而稍稍高兴了一点，就开始干新的洗衣

的活計。这个活她忙了整整一下午，一直到日落方才收工。

不多久，里卡多和阿依达就回来要面包了。他們对母亲講話的腔調既不溫順也不謙卑，而是气势汹汹地有着使喚人的意味：

“媽媽，我要面包；把面包拿給我，媽媽。”

洗衣妇身心交瘁，最后还是答应了他們的要求：

“吃吧，餓鬼！把什么都吃光吧！”

黑夜来临的时候，这一家人除了父亲以外，都齐集在房子里了。孩子們經过吵鬧打架之后，疲乏了，但还有点儿餓，因为面包早已吃完。他們一个接着一个地去睡覺。除了阿丽达的床鋪安在木箱里面以外，他們都睡在一张床上。丹尼尔和里卡多躺在一头，阿依达和貝塔躺在另一头。她們不象男孩子那样脫衣服，而是和衣睡下的。

薩比娜等她丈夫等得非常疲倦，也就上床歇息了。他丈夫的不在和她小儿子的病情这两件事糾纏着她，使她放心不下。对她来說，丈夫沒有回家显得有些情况不妙，而小儿子的病情在黃昏时候好象显著地恶化了。

当她刚刚开始入梦的时候，几下敲門的声音把她惊醒了。她起来开了門。进来的是喝得酩酊大醉的奧諾弗勒，他是由那个吃斗鸡飯的朋友送回来的，因为他自己已經站都站不稳了。洗衣妇費了好大的劲才帮他脫了衣，服侍他上床躺下。她把这件事情作完，已經疲憊不堪；然后就让她小儿子的脸挨在自己赤裸的胸前，不久就在醉鬼旁边睡着了。

在天亮之前，她就給肌肤上一种奇怪的冰凉的感覚惊醒了。她坐起来点燃了蜡烛，在蜡烛的光芒下，她証实她的小儿子已經离开人間死掉了。

她沒有落泪，也沒有哀号，只是长久地凝視着这张小脸，它以前曾經生气盎然，而今却显得分外安宁靜謐。孩子的一双眼睛还是半开半閉，她就用食指輕輕把它們合上，盖住了不动的双眸，然后将蜡烛吹灭。在这黑暗复盖着的房子里，这时发出几声輕微的嗚咽，而这声音也旋即为醉汉打鼾的胜利的响声所吞沒。

小天使*

在納烏厄普塔山脉开始綿延、距海只有几公里远的地方，伸展着一片广大的丛莽地区。那儿有着高峻的山峰、深邃的峽谷和茂密的丛林。

在那儿，在那同傍海的狹窄的山谷里的村落都离得很远的地方，住着百十来个几乎完全与世隔絕的山里人。他們唯一的活計就是采伐木材。他們把树伐倒，鋸成一段段的木料，再用小車子推着运送到海岸旁边的煤矿場上去。

白天，无論是在山脚边还是在峽谷深处，到处都可以听到丁丁不断的、砍伐着成百年的橡树、林格树① 和桂树的斧声。

庄园上的一个监工，每个月都要从平原区上山两次，来査看这些伐木工干活多少，給他們計算工錢。他百般挑剔地检査一番之后，才发給每人一份工票，按照每个人的采伐量在上面載明他应得的工錢。伐木工人就拿这种工票当錢使，在庄园开設的店里購买維持他自己和他家庭生活的必需品。在这样的日子，总有些脸色憔悴、身軀半裸的妇女和孩子們，从散落在丛莽中的小茅屋里，从斧子劈开的空缺的地方，透过密林的隙縫胆怯地窺

---

* 智利的某些农村里，如果有一个幼童夭亡，农民們就認为他是被上帝召喚升天的小天使，要举行“小天使守灵亂”（Velorio del Angelito）。

① 林格树（Lingue）：智利一种土生的树，属樟科。

望那监工的側影。对他們来說，他是主人，是山区里至高无上的人物。

除了庄园主的商店以外，有工票的人还可以拿它在“火星子”的店鋪里交换貨物。那一家店正好座落在崇山峻岭的中心，它的老板火星子是一个强劲剽悍的人，黑黝黝的脸，眼睛閃着狡黠的光芒。他过去是一个有名的偷劫牲口的賊，是潜伏在納烏厄普塔山間的可怕人物，曾經在好长一段时間內把这个地区的居民弄得胆战心寒。

有一天，一个頗为轟动的消息在遭到这个强盜蹂躪的地区传播开来。人們得悉他已經洗手不干犯法的事，而体面地謀生活了。大家不明白到底是什么原因使得他打了这个主意，因为当事人对这一点是絕对保守秘密的，只有很少的几个人知道那是由于这个賊和当地一个最重要的庄园主之間达成了一項协議，或者更恰当地說，訂立了一項和平友好协定的緣故。按照这項协議，前者通过他在他同伙之間的权威和影响，保証后者庄园上牲口的平安无損，保証誰也不会去对它們打什么主意。作为提供这种服务的交换条件，他得到一小块土地来盖他的房子，而司法当局对他已作下的未了的案子也就馬虎过去，不予追究。

为了要有效地执行这項协議，他需要同那一帮現在正作着案的以前的伙伴不失掉联系，于是火星子的鋪子就成了麕集于那个地区的偷劫牲口的盜賊們集会和藏身之所。司法当局并非不知道这件事情；但是这賊的保护人頗有势力，影响非常强大，因此誰也不敢去惊动他。如果有某个警察官員被一些受害人的告发和叫嚷激怒了，因而决定要对那盜賊窩加以偵察的話，那么他很快就会得到他上司带威吓性的严厉的命令，叫他不要去惹那偷劫牲口的賊。

翻山越岭的行人，不管是騎馬的、推車的还是赶牲口的，通常都要在火星子的店里停下来吃一頓东西、喝一点酒，或者是歇歇脚恢复赶路的疲劳。但是光顧得最勤的是那些伐木工，他們中間大多数人把干活换来的全部所得都花在那里。为了招徠顧客，店老板常用摸彩售貨法推銷食物和酒类，而在那种場合少不得还要来一陣子唱歌和跳舞。可是能使他获得最大成功的还是为小天使守灵的庆典。当山区里死了一个幼小的孩子时，他的父母就把尸首带到火星子的鋪子里去。火星子給几个錢把那具尸首买下来留到埋葬的时候；从死到埋这段时間有三四天，这时，人們围着那小孩唱歌、跳舞和飲酒。宴乐連續不断，一直要搞到尸首腐烂，不得不立即掩埋的时候才停止。

十二月間某一个燥热晴朗的傍晚①，火星子的店里在大肆鋪张地搞一个給小天使守灵的盛典，店里面挤满了人。在鋪面隔壁的那間房子里，有一个两岁小孩的尸首躺在一张鋪滿紙花的桌子上，旁边有四支插在空瓶子里的蜡烛照着他，他两手交叉着放在胸前的白色殮衣上。殮衣上面还有着玻璃珠子、緞带和用涂着珐瑯的金属薄片做成的各种各样图形的彩飾。那套作殯仪用的衣服尽管使用得太久有些发黄了，但是由于它带着花样繁多和色采富丽的裝飾品，仍旧是火星子所引以为驕傲和大家所贊美的东西。

打从一大早起，竪琴和吉他的声音就沒有断过。年老的面孔干癟得打皺的女歌手們用长滿着老茧的指头拨动着琴弦，尖声地唱着荣归天国的小天使之歌。板烟的烟雾和在搗固的泥土地上大跳其舞的人們所揚起的灰尘，把房子里的空气都弄得混

---

① 在南半球的智利，十二月是夏天。

浊了。那間房子里裝着这么一大群參加守灵礼的人，实在也是拥挤得很。盛着酒的大杯子，从这个人的手上传到那个人的手上。大家喝得越醉，也就越加兴奋，越加吵鬧得凶。

如有什么地方爆发爭吵，騷乱的声音迅速增高起来的时候，火星子就赶忙走到那儿去。只要他一到，吵架的人的怒气通常都会平息下去。他是那种使人害怕的暴烈人物，总是用鉄腕来压制在他的屋檐下发生的騷扰。此外，他干的那些好事情給他赢得的名声也响得很，因此对他的粗暴誰也不敢发表什么意見，誰也不敢反对他在排解顧客們糾紛的时候所用的那种快刀斬乱麻的办法。

在那些參加祝典的人当中，有一个年青的伐木工，由于表現得欢欣活跃而引起大家的注意。他个儿不高不矮，一双綠眼睛和一头紅褐色的头发，在太阳烤黑了的脸膛衬托之下显得格外显著。人家管他叫做雀卡俄①，因为他学山里面那种唧唧喳喳的小鳥的叫声学得象极了。他穿着粗布做的衣褲，上身少不得还披着一件織着綠色、蓝色和深紅色条紋的斗篷。这个显得十分快乐的年青人是小天使的父亲。由于有这么一种身份，他享有某些为习俗所默許的权利。这种权利中間最重要項目之一就是喝酒不用付錢，而他也的确充分地行使了这种特权。因此，当夜晚来临的时候，那个伐木工人因为灌多了酒，显然不象平素那样胆小和冷漠了。

由于酒醉，这原来孤僻而又沉默的人变得爱吵爱鬧了。他那种挑衅的态度大大地破坏了宴乐的諧和气氛，店老板討厌那醉鬼的搗乱行为，就抓住他的衣領把他拖到大路旁边，一拳就把

① 雀卡俄 (Chucao)，智利的一种鳥，毛黄褐色，传說鳴声不祥。

他打得人事不知地翻倒在那里。

当雀卡俄恢复知觉的时候，明月已經照耀在满綴星斗的中天。他脸朝着房子坐了起来。乳白色的柔和的月光从天上傾泻下来，那所房子的蘆葦屋頂和泥墙浴着月光，模模糊糊地显露在他的眼前。

竖琴和吉他的声音，女歌手們嘶哑疲倦的歌唱声，划破深夜的宁靜，引起山谷深处遙远的回响。

宴飲的地方换了，轉到了搭在屋后的凉棚里面。参加守灵礼的人围着用几个紙灯籠照亮的、粗朴的木桌，鬧騰騰地吃着喝着。火星子和几个妇女在忙着上酒上菜。

那喧鬧的声音和酒肉的气味，使得那伐木工昏沉沉的脑子清醒过来了。他回忆起刚刚受到的不公道的待遇，对一切終于都一清二楚了。他这就費劲地站起来，歪歪斜斜地朝着屋子那边走去。一种惊惧交杂的混乱的感情开始在他心灵深处滋生，支配着他推动着他朝前走。他靠着墙走，不弄出一点声音来，一直走到了供着小天使的房子的門口。他慢慢地推开門，把头伸了进去。房子里一片寂靜，只是間或有蜡烛飞爆火星的細微的响声。蜡烛光照着躺着死孩子的桌子。那时候，热心的守灵的人們都已經不在那儿了。

伐木工尖起耳朵听着，还把房子的每个角落都审视了一番。凉棚里的人們的鬧声，由那扇半开半掩通向后面院子的門外传来。伐木工的眼睛里突然閃发着光亮。他那受到酒精刺激的脑子里刚好产生了一个古怪大胆的念头，而他也就立即地开始行动。他蹑着脚走到桌旁，把那小孩的尸体抓起来放在斗篷下边，随即象一个影子一样寂靜无声地迅速溜到了房子外面。

离开那所屋子大約五十来米远的地方，就是一个深谷的广

闊的谷口。当那逃走的人来到了山谷旁的时候，他就順着山坡一直溜到了密密的楠竹林遮蔽着的谷底。有条小溪喧鬧地流着，在那座竹林里穿过。那个山里人沿着水流的道路，用他习慣的迅速的步伐，在竹丛下面走了很长一段路。他突然听到远远地传来一陣嘈杂的人声。他害怕地停了下来，一时感到沒了主意，因为从那吵嚷的声音，他知道他的偷窃行为已經被发觉，就要受到那偷劫牲口的賊和他的朋友們残忍无情的迫害了。他这样荒唐地敗坏了欢乐的兴致，他們是决不会放过他的。但是，他不多久就安定下来了：深夜里的山谷是不可侵犯的避难处所，只有疯子才会在那种时候到那里来找他。

他走到一块空隙的地方就停下来休息。月光滲过浓密的竹叶半明半暗地照着那块地方。他从斗篷下面取出他孩子的僵硬的小尸体来，把它放在自己身旁軟綿綿的草地上。由于疲倦和喝多了酒，他很快就呼呼睡去，墜入了深沉的梦乡。

当伐木工一覺醒来的时候，太阳已經很高了。他急急忙忙要作的头一桩事就是到小溪旁去，把自己发烧的脸浸到那清凉澄澈的溪水里。当他潤湿了干得发烫的喉头，解了渴以后，就用一种含惊带惧的眼光瞪着他的孩子。他慢慢記起了刚过去的那些事情。那一幕幕的景象在他的脑海里越变得清晰，他就越加感到惶惑不安。偷走那具尸体原是他沒有經过思索干下的事，是一时只想到报仇而沒有考虑后果的一种冲动。現在，他清楚地看到，他已經处在非常尴尬的情况下了，最好是尽快想办法摆脫它。但是，他那么严重地得罪了火星子，自然免不了要挨到他忿怒的处罰，而这就使得他心里充滿了恐惧和躊躇。

必須找一个突破难关的法子。他費了好大一会工夫絞尽脑汁，而最后只找到一个可行的解决办法——到火星子那儿去把

孩子的尸首交到他手里。他无疑地会挨几下打，因为那偷牲口的贼可不是会对这种大不敬的行为不加以处罰的人物；但是，他也知道那贼会对他归还孩子有个好印象，因为这样可以使得他重开典礼来增添一笔可观的收入。

当他权衡了正反两面的理由、做出这个决定的时候，他的目光漫不經心地落到了横放在草地上的那白色东西上面。他对它默默凝視了一会儿以后，眼睛里突然閃发出熠熠的光采。

在那蒼白的小脸上，死亡深深地留下了它的痕迹。一环黄金顏色的柔絲般的卷发围着那张小脸。他的一双小手交叉着放在胸前，合着眼做着永恒的梦；这一切显得一种分外甜蜜的宁靜，使得伐木工感到心灵深处有一种异样的滋味。回忆就象涨出河床的急流一样，浪涛汹涌地冲击着他的心田。他那被人奴役受人輕視的半生遭遇，整个地閃現在他的眼前。苦工和貧困、不公道的踐踏和欺凌，这就是他全部的单调的經历。只有一个有着黄金般的头发和玫瑰顏色的脸頰的小孩所带来的一綫光輝，打破了这些回忆的郁悶的情調。在奔集他心头的那些欢乐的景象和小事情里面，他記起了当那孩子牙牙学語的时候他所感到的高兴。那时，他就象抱一件珍貴而又脆弱的小东西一样，用他那长滿老茧的双手把他从地上抱起来。他把他放在自己的膝头上，让他的肥短的小指头去扯他的鬍鬚。因为他笨拙的嘴不会說那些宠孩子的詞儿，他就只是心滿意足地朝着孩子微笑，尖着嘴跟他学山里的小鳥唱歌的声音。活儿重，穷困也深；但是当那傍晚时分，当他把斧子扛在肩上，汗湿如洗地疲憊地回到他的茅屋里的时候，他的孩子就会向他张开小胳膊跑上来迎接他，使他忘却疲憊和忧郁。那种疲劳，那种忧郁的情緒，原是只要一收工，不再那么不嫌辛苦地使力气的时候，他总会感覺

到的。但是他一到家来，就有一种深厚甜蜜的情感把他的疲乏和愁悶一扫而尽，就象是一种神奇的香膏把他的精神和肉体的創伤立即医治好了一样。

有一天早上，那孩子病倒了。他身子象燃着的炭火一样热得发烫，心头发急地哭着要喝水。尽管一位有名的女医生給他开方子吃了药，三天之后那孩子还是死掉了。

当他看到他的孩子攥着小拳头翻着白眼躺在床上不动的时候，他对那无休止地折磨他的厄运憋着一腔怒火。他妻子的号泣只有更加激怒了他。他为了不听那伤心的哀哭声，就离开家走到山里去。树林静悄悄的，蓝天也格外清澈明凈，朝阳从天上散出灿烂的光采。那样的环境使得他那紧张的神經松弛下来，使他的心緒也不再那么紊乱。但是，那整个人都要垮的吃紧关头刚一熬过去，他那庄稼汉的卑順心灵又恢复了祖传的老样子。

按照习慣，当一个孩子死去的时候，要奏起音乐、唱歌跳舞来紀念他。如果孩子的父母出得起錢的話，那他們就在自己的家里举行祭礼。但是，最常見的情况还是把尸首让給一个对它感兴趣的人而得到一点錢。在山区里面，火星子是收买小天使出价最高的人。除此以外，他还負責把尸首埋葬在附近的村子中間的坟山里面。

那孩子的还有余温的尸体当天就落到了偷牲口的贼的手里。当孩子的母亲用手巾的一角包着几个卖尸錢回家的时候，他这做父亲的就喝下一大杯烧酒，給祭礼开了場。那場宴飲的情景接着一幕幕地从他的脑际閃过，在那可耻的酒宴中間他就是一个挺活跃的角色。而現在他居然又想作同謀犯，把孩子还回去让那宴飲再恢复！

伐木工想到这里的时候，他的狹窄的前額上就露出来了深

深的皺紋。从他的心灵深处发出来的一个声音在告訴他說，那样的行动是并不为上帝所喜欢的。另外，拿来亵瀆神明的就是他的儿子，是他自己的骨肉，是在他受尽熬煎的生命里唯一給了他純眞的欢乐的亲人呀！他长久地凝視着那孩子的大理石般的脸。太阳光通过树叶的隙縫照下来，使得他那头卷发的黄金的色泽格外耀眼。他閉着眼睛躺在綠草床上，看起来象是正在安靜地沉睡。看着他，那农民恍惚間还以为他記忆里出現的那些事情只不过是喝多了酒引起的一場噩梦。他覚得心髒里象有什么东西在抓一样，一双湿潤的眼睛依旧注視着那张使他記起难以忘怀的幸福时刻的脸。一种异样的感情在扰乱着他那庄稼汉的心。那顆心的粗皮上已經打开了一条缺口，慈爱和怜憫象激流一样穿过缺口涌了进来。尽管有很多人討厌那种給小天使办祭礼的恶习，但是象他这样的人总还是頑固地把那种作法保持下来。現在，他也模糊地感到那种作法实在可恶。不，他的孩子决不能随便給人，訛那种丢脸的事儿再发生。他現在就重新开始想解决这个問題的另一方面的办法，而且立即就把办法想了出来！他要先把尸首藏在山谷里再到平原上去，向工头預支一点錢来支付村上坟山的埋葬費，順路通知掘墓人叫他挖坑。他回来以后，就再把尸体从隐藏的地方拿出来迁到墓地里去，他的朋友掘墓人会在那儿等他，帮他把孩子安葬好。然后，他就把那华丽的殓衣和从火星子手里接来的錢都还給他。

他不耽擱时間，立刻就开始找他所需要的隐蔽的地方。但是，他怕当他不在的时候，凶猛的野兽和飞鳥要毁伤那个尸体，就决定在那儿开一个墓穴，把他暫且掩埋一下。他用他的寬口的刀子在那柔軟泡松的地上挖了一个浅浅的洞。当那临时墓穴挖好以后，他就拿树蔭下面丛生的凤尾草来把坑底和四周都鋪

好。那个伐木工好象是一个母亲宠爱地端詳着沉睡在怀抱里的幼儿那样，凝視着他的孩子的脸。他发覺在那张脸上有几点尘土，就弯下身去把那不到时候就沾到孩子脸颊上的灰尘吹去。然后，他才作了那件使他痛苦的事情，拿一把凤尾草将尸首盖好再压上几块厚石头，使得什么野兽也不能把它伤害。他在离开之前仔細地听了听山谷里的声响，发覺并沒有可疑之处以后，才朝那小小的坟堆看了最后一眼离开那地方，并且不久就在林莽里面消失了。

那伐木工走了以后还不到一小时，就有一头黃褐色样子很髒的长毛小狗鉆进了那块空隙的地方。那头狗用鼻子紧貼着地嗅着，火星子跟在它的后面走了出来，再后面紧跟着的是一个两手握着一支双管猎枪的强壮的青年人。那头小狗围着坟堆子打着圈子，使劲地嗅着那块土松了的地方。偷牛贼一看到那个坟堆，就咕噥噥地說了一句什么罵人的話。

“維生特，”他朝着他的同伴嚷道，“你瞧苏丹追踪得多好。可是如果那該死的贼把孩子埋在这里的話，我担心他是会把殮衣弄坏了的。那套殮衣花了我多少錢喲！光說花在琺瑯片片上的錢就有一个半比索！”

那拿猎枪的人沒有回答。他把枪放下，跪到地上去搬那些护坟的石头。他把盖住尸身的凤尾草都拿开了以后，那沒有受一点損伤的尸首便立即出現在他們的眼前了。那时候，火星子的喉嚨里迸出了满意的叫声。

不一会儿以后，偷牲口的贼的屋子里就传出来了快乐的喧嚷。同时，一个尖嗓子的妇女在怪腔怪調地大声唱着：

小小天使多快乐

满身荣耀归天国……

店前和店后

我差不多走到那条林蔭路的尽头，才找到了口袋里带着的那张报紙上所載的門牌号碼。我走到对面的行人道上，仔細地看了看那个門面，它正面的一块招牌上用大字写着："銀鉤大商店——兼营批发零售业务。"

一点也不錯，这正是我要找的地方。我穿过街心，跨进那扇寬門，胆怯地朝着柜台走去。那里面的店員无疑地認为我是一位顧客，就起来笑面相迎。

我开口問他道：

"我可不可以找这儿的老板談談？"

那店員掉头望了望他背后的那扇玻璃門，然后再轉身过去伺候当时在店內唯一的一个顧客，同时对我說道：

"皮拉揚先生現在正有事脫不开身，但是他不久就会出来的。"

我靠在柜台上等候着。

那商店有兼营批发和零售的金字招牌，貨架上的貨物也都經过一番研究而巧妙地加以陈列，目的是塡滿空处，使人看起来象是貨源充实的样子；可是，随便哪一位有錢的大老板也不会因为买进那样一点貨物而就此破产的。銀鉤只不过是一家普普通通的商店，它的交易量是微不足道的。

我心不在焉地听着那店員和顧客的对話。几分鈡后，一陣脚

步声使我很快地掉轉头来。过来的是一位矮胖的秃了顶的人，他有着肥鼓鼓的脸，蓄着西班牙式的絡腮鬍，他留神地观察了我一下，然后冷淡地問我：

“你要什么呢？”

我知道他就是这家商店的老板，就恭恭敬敬地取下帽子来对他說話，一面說一面还打开我右手拿的那张报紙：

“先生，我是看到了这广告才来的。”

他的眼睛盯住了我的眼睛，那一会儿我感到那銳利的目光在打量着我、考查着我。他从从容容地回答我道：

“对，我是需要雇一个人。但是我提出了一些条件……这你在广告中也看到了……”

“看到了，先生，”我打断了他的話。“我这儿带了証件和介紹信，这可以証明我是誠实的，能干的。”

他把那堆东西翻了翻，然后将它退还我，并用一种不愉快的声調咕噥道：

“唔，可是我看到你只在小鋪子里呆过，还呆得并不久。”

“那倒是实在話，先生，可是我站柜台的經驗虽少，却写得一手好字，也懂得一些簿記的原理。这些都还不算，再說我干起活来也是卖力得很。什么活儿也吓不倒我……”

我的回答好象是使得他在考虑。他沉默了一会儿之后对我說：

“朋友，这家商店按它牌子老和銷路广来說，是不亚于这儿市面上那些最大的商店的。給皮拉揚的鋪子当店員，那是难得的光采。把你引到这儿来的广告昨天刚登出，就有四十多个人已經来应征过了。他們大都是在商界久經鍛炼的、精明的老手，不象你这样还只是学徒。”

我心里感到很痛苦。多少人給打了回票，而今又要添一个失望的人了！但是我克制住自己的情感。我决心掙扎一番，无論怎样我也要取得这个位置。我极端恳切地央求他，訨他明了我紧迫的为难之处。我是一个外乡人，在此无亲无故，又是囊空如洗，已到了山穷水尽的地步。我建議他訨我实习一下，来了解我的才能。我愿意不支薪水干活，而如果需要的話，我做搬运夫也都心甘情愿。我哀求，我坚持，我纏住不放……

皮拉揚先生靜靜地听我訴說，他那銳利的目光沒有离开过我的脸。最后，他象是給我一个很大的面子似的，威风十足地站立起来，用矜持的声調对我說道：

“好吧，我就违反常規，破例照顧你一次。不过我接受你可有一些条件：你每天早上七点鐘就要到店里来，礼拜天也是这样。你要作交給你的一切工作。我們晚上打烊的时間是九点鐘；可是你要打扫鋪面，要把做买卖弄乱了的貨物整理安放好，要把橱窗里的貨样都重新摆設一番，然后才可以走。

“礼拜天我們十二点就关門了，可是下午要用来清点一下存貨，作一番新的布置，使得店里的面貌换一个样子。

“目前暫且不决定你拿多少薪水，到了解了你做事情的才干和本领以后再来談妥这問題。这些条件对你相宜不相宜呢？”

我滿怀感激地回答道：

“好极了，先生！我万分乐意接受这些条件。我該在什么时候开始来上工呢？”

“如果你沒有什么不方便的話，現在就可以上工了。”

“先生，我沒有什么不方便的。这就开始得啦。”

尽管我热心得象中了魔一样，交付給我的第一件工作多少有些使我不爽快，使我不由自主地渾身发抖。那工作是洗几百

个空瓶子，但是除了水缸、自来水和一磅鉄沙之外，其他什么也沒有。但是我想表現得什么活儿都难不倒我，就脫掉外衣，解开衬衫的袖口，鼓起勇气开始干活。我把袖子高高卷起，一双手染得污黑，双脚踩在水里，干那件倒霉的活計一直干到吃晚飯的时候。按晚飯的俭朴来說，我眞够称得上是一个苦修的隐士。晚餐以后我又到商店里去，那时灯已經点起来了。当另外那个店員在伺候几位顧客的时候，站在柜台一头的皮拉揚先生作了个手势託我到他那儿去。他也沒有說什么开場白，就提綱挈領地对我訓了一頓話，指示我干这項新差使应如何克尽职守。

“首先，”他开始說道，“我要求我的职員对待顧客既要誠实又要殷勤，作到人家沒有話可講。我們这家鋪子开得这么兴旺，就是因为它做事認眞不苟的結果。你記准了这条不变的老規矩以后，就要把我們的利益看得比你自己的利益还重。你要小心不託你卖出的貨分量多了、松了秤或是饒了尺碼。在这方面有任何疏忽，我都要看作是偷了我和搶了我的一般，那就談不上什么情有可原了。多給一点或者是減一点价，那是小商小店拉生意的罪恶勾当，因此也就是不可以原諒的事。

“你在开口討价以前，先要把买主观察一番，看他可以归到本店給所有顧客定的类别的哪一类，然后按照观察結果，在貨物規定的起碼价格以外再多要一点。对新手来說，按人分类是頗不容易的事儿，但是你实习过了就会熟悉这一手的。

“当顧客問你要一件貨物的时候，你总不要一下子就把最好的給他看，开始总要拿貨色次一些的。你不要託任何顧客空着手轉身走。我們这家商店的格言是：劝也好，哄也好，反正貨物得卖掉。如果一切办法都用尽了，而顧客还是显得不愿通融的話，那我們就得使出几乎呱呱叫的手段来。在这方面本店可說

是有所专长。我們有一些灵驗极了的办法，专治那些頑固家伙。这些你到时候都会学到的。現在最要紧的是学好怎样使尺子，肯定地說，你是連想也沒有想到該怎么使。”

他講的时候語气那么肯定，使得我不禁暗暗地笑了。

他无疑注意到了我那神情，因此皺着眉头把一块夏布塞在我的手里：

“你量量看。”

我一点也不馬虎，精确地量过以后，就滿有把握地說：

“五米半。”

他把布拿过去也量了一量。

“六米半。”他那滿含譏刺光芒的小眼睛盯住我，提高声調嚷着。

我大吃一惊地看着他，惶惑不解地說道：

“怎么能那么多呢？那是不可能的！我是仔細量过的！”

“你就是量得不妙嘛！我幸好及时发覺了你不宜于干这一行。一块这么小的布就多給了一米，你也真是够嗆！有一个象你这样的伙計，那我們就只能眼看着破产了。”

我的脊梁上驟然感到一陣发冷。重新要出动找职业的前途把我吓唬住了，我眼里含着泪珠咕噥道：

“先生，我承認我是个笨手笨脚的人。請您告訴我，我的錯出在哪里，我向您保証下回我再也不会犯这样的錯誤了。”

我这低声下气的样子好象使得他心軟了。他用和解的声調对我說：

“你的毛病出在你量布的时候沒有想到你手指中間的寬度。要避免犯这毛病，就得在每量过一米的时候，把按着布的右手的拇指和食指张开来把尺子再拉回去。”

“拉回多少？”我急切地問道。

“大致在二十厘米左右。”他回答着，同时瞪着我的脸打量着我，使得我模模糊糊地感到有些不痛快。

我注視着他那双眼睛，开始懂得麦考利① 那套体面的手法是什么玩意儿了。可是我的老板还是照样瞪着我，而且并沒有留意我的心思，継續說了下去：

“你可得留神，別让顧客看穿了你的手法，因为他是自私自利的人，总是要想占点儿便宜……他是不知道什么叫做公平交易的。”

“那是无疑的，”我想着。“但是一米內剋掉二十厘米呀！老天爷，这得什么样的手呀！”

我惶恐地瞧了瞧我的手，看看它究竟是不是够那么大。

那天晚上我已是疲憊不堪。当我脫衣上床睡覚的时候，我滿怀恐惧地想到了下一天的事儿。明天我站到柜台后面，就要把我那极可尊敬的老板的全部指示付諸实施了。

第二天我到那商店的时候，頗为不安地看出来我已經到迟了。我刚刚跨进門限，就发覚柜台后面有一副銳利的眼睛在严厉地审視着我。我喃喃地解释着，得到的回答是一道严刻的命令：

“到店后面去干我昨天交給你的事情。”

我服从了，希望用我的勤劳来磨灭由于我的迟到而引起的不良印象。

我要干的活是劳累人的重活。我要把貨架上的东西都弄下来扑打灰尘，接着再把那些貨物分好类归上去。

---

① 麦考利，罗馬神話里掌管商业的神祇，是商人和盜賊的保护神。

我爬上一架小梯子正在起劲地干活的时候，突然从头顶上一个天窗眼里看到了一幕希奇古怪的好戏。

我从我的观察站看到拖着拖鞋戴着暖帽的皮拉揚先生呆在門口，观察着街头的动静。他突然很快地离开他那地方进到那时候还空无一人的鋪子里面来，象一只隐伏着打算扑什么东西的猫儿一样鉆到了柜台下面。我的惊愕还沒有消除，就听到了一个小贩的叫卖声音：

“鸡蛋！新鲜的鸡蛋！”

他到門口停了下来。店員一招手，他就走到了柜台的前面，把盛鸡蛋的籃子擱到柜台上。两个人这就立即进行了下面的对話：

“鸡蛋多少錢一打？”

“一个比索，老板。”

“要是我全买下，你要多少呢？”

“我不知道，老板，我要估一估看有多少蛋。”

“我給五十个生太伏一打，一籃子都买下来。”

当他还这个价的时候，就出人意外地把籃子夺过来，把它挨着柜台擱到了里面的地上。

“您疯了嗎？老板？这鸡蛋并不是偷来的呀！”

那店員坚持着重复地說道：

“五十个生太伏一打，連籃子連蛋都买下！現在就付錢！”

蛋籃子就放在我那蹲伏着的主人的手边。

那时候，我的主人从他那躲藏的地方悄悄地把籃里最好的鸡蛋摸出来，一个个地就往自己的口袋里塞。

当我正瞧着这怪事儿的时候，那店員把减輕份量的籃子再放到了柜台上面，同时气憤憤地嚷道：

“好，你拿去吧；傻瓜才給你一比索的价！”

那籃子的主人取回了他的貨，一面走出去一面俏皮地說道：

“老板，您也是夜猫子想偷老鷹的鸡蛋吃，俺可不是誰都占得了便宜的那一号人罗。”

我眞是惊訝不已。如果不是店里响着連珠般的欢笑声的話，我还会以为我看到的景象是个梦哩。我的思想乱极了。我覚得我原有的不可动摇的信念，現已丧失了它的基础，因而感到无所适从了。

在以后的好些天中，我都感到皮拉揚的鋪子为了要备办伙食而采用的那种独出心裁的办法，同它的严肃、誠实之类的东西似乎是完全不相容的；但是我也不得不認为它旣然那样善于理財，采取那种办法也就是最好不过的了。

我頑强地工作了好几个鈡头，忽然听得老板在大声叫喚。我赶忙走上去。店里拥塞着顧客，老板和店員两个人这边跑到那边，两头忙着。我因为是个新手，所提供的帮助也就限于从速清理柜台，把象崩雪一般压过来的散在柜台上的各种貨物搬走。

皮拉揚先生的活跃劲儿叫我感到非常惊奇。他的脸色透紅，活泼的小眼睛象两团炭火一样熠熠发亮。他对每个顧客都有一套得体的言詞和逗趣的妙語。他的嘴唇皮老是动个不停，甜蜜的音調特别富于变化，有时故意装得彬彬有礼，有时又亲暱得异常迷人。他的腰每时每刻都象快要断掉的样子。他留住那对貨物瞧不上眼要朝門外走的顧客，对他說句打趣的話，替他拿出件新貨来，給他来个上算的大減价。但是，最令我感到詫异和甚至使我惊愕的，是五比索的貨他可以开口要二十比索，他可以用虔誠的語調賭咒发誓，把棉布或麻布說成是純毛織的，沒有一点假，而这么說的时候，他又总是泰然自若，連根眉毛都不动

一动。

所有这些質量最好、式样最新、差不多不花什么錢的貨，都是各处特别为鋪子定作的。你可以相信他說的話，遍布全球的工业界都在想着銀鈎大商店，銀鈎有关布匹花样和顏色的指示，人家都极力遵守，整个世界审美的准則就是从銀鈎这儿定出来的。工业家們忙着从各地打电报来爭皮拉揚的鋪子的定貨；这种电报每天至少也要接上那么一打。

当一位女顧客覺得一匹麻布的貨色太次了，問他要質量好一点的布的时候，他用手敲了一敲前額說道：

“对啦！我們刚刚接到一种特别为本店准备的布。那布不只是結实，还一点浆也沒有上。”

他把那匹打开了的布拿过去折好，并且小心地把商标掩藏住。他接着在柜台后面躬下腰去，过了一会就拿着原来那匹布站起来。他将它放在那位女客的面前，用一种自己深信不疑，使人也不能不折服的口吻說道：

“这是市面上的上等貨，頂呱呱的貨。您看，这布多寬、多光滑、多牢实喲！”

他把布的好处极力地吹了一通以后，就向她要个加了倍的价錢。

当那顧客拿着那用三十比索买下的、原来二十比索她还不要的貨要朝外走的时候，他搓着手恳切地說：

“同識貨的行家打交道，眞是叫人愉快。小姐，要把猫儿当兎子瞞过您的眼睛，那可是不成的啦。”

那位女顧客滿意地微笑着，象一只孔雀那样大搖大摆地出去了。

在那个上午的卖貨的热潮中，互相矛盾的命令弄得我团团

轉。我被那陣狂风暴雨式的叫喊鬧得暈头轉向，脑子一点儿也不灵了。“不要这个，笨蛋！”“拿那边那个来，蠢猪！”“我叫你拿那个，畜生！”——这样的叫喚声象冰雹一般打落在我的头上。

最后，中午終于来了，那一陣旋风收了下来。渾身疼痛、心头更是痛苦的我，可以回到店后去了。但是我的意志是不会被摧毁的，我宁肯忍受住那一切，而不愿再流落街头，手里拿着报紙重复那句老話：“先生，我是看了这张广告来的……”

午餐后发生了一桩事情。皮拉揚先生要出門去，并且把那消息簡簡单单地告訴了我們：

“我要到銀行去存卖貨賺来的錢。你們要小心看好家。”

然后，他突然对着另外那个店員，用手指着我向他說道：

“你可得注意这家伙。他是个把什么事情都做得顛三倒四的笨貨。”

虽然他講到我的时候，用的詞儿我听起来不那么悅耳，可是老板不在，不用說总能休息片刻，我也就快乐起来。但是，我的希望一下子就破灭了。皮拉揚太太把她的丈夫送到門口以后，就在柜台后面擱上一把椅子，板起脸坐了下来。她雌威十足地把店堂看了看，等了一会儿就对我說道：

“你到这儿来，拿扫帚把这些紙扫掉。看你們就讓店堂髒成这个样子。你們都是些懶鬼呀！”

我脸色紅得一直到了发根，但是我还是低着头抱起那不光采的扫帚柄来，气鼓鼓地开始打扫。

老板娘暴戾的声音又使我停了下来：

“哼，你就是这样鬼画符呀！你是从哪儿学到这一手的呢？”

我沒有回答，而我的沉默似乎是激怒了我那威严的主妇。她呆在扫帚撩起来的浓厚的尘雾中，継續声色俱厉地当面斥責

我：

“你要眞是这样秀气的話，就只有干脆去当財东了。发火啦！好个老爷气派！你要知道在我們这儿，要是用得上的話，就不只要扫店堂，还要扫走道，还要扫街心。天哪，你这少爷架子摆得多大呀！”

如果不是她丈夫回来打断了这場戏的話，我們的尊貴的主妇是还要继續她的訓誡的。

老板的神情引起了我的注意。他好象有很大的心事一般，沉默地穿过店堂走到里面去了。他的女人也随即跟着他走了。从我到店里以来，我和我的店員同伴两个人单独地在一起这还是第一次。我的同伴是一个中等身材的年輕人，肩膀硬朗，身体非常結实。他有着农民的神气，旣淳朴而又精明。

我挨攏去想同他談談話：

“你注意到皮拉揚先生嗎？好象有什么事情使他不愉快。事情一定不那么妙。”

他在一打一打地包裝着手帕，在八条属于一类的手帕中夹上四条質量差一些的，但是那四条按它的大小和式样来看，却同其他的那几条是一个样子。他連瞧都不瞧我，也不停止他手上的活，只是回答我道：

“誰知道呢，我什么也沒有看出来！”

他接着朝里面偷偷地望了一眼，很快地对我說道：

“你去干活吧。他們不让我同你說話哩。”

我輕蔑地把他从头到脚打量了一下，然后沉思着走开。这些旁人不在場而由我們第一次交談的話，給了我一个痛苦的印象。我那同伴是誰呢？他来自何处？我对他唯一知道的是他名叫何塞，而顧客們管他叫做彼毕托① 先生。尽管我缺乏人生經驗，我

也还懂得他們不让我們交談是一种詭計，要使我們彼此不相信，因而也許就不致于組織攻守同盟来反对共同的敌人，就是說反对我們的老板。

过了一会儿，皮拉揚先生又在柜台后面出現了。他招待顧客的时候仍是同往常一样机灵，一样多嘴多舌。但是，有时候，他那紅潤的臉膛似乎为阴影所籠罩。他心不在焉地有时墜入沉思中，就象在心头暗暗地权衡着店里的盈亏得失。莫非是債务到期了！莫非是他的信用丧失殆尽了！他这种形容举止的起因我頗覚难于揣度。

又是两天过去了，而我作学徒的成績却依旧沒有多少进步，我整天大都是忙着干些粗活，也沒有足够的时間来鉆研作买卖的艰难技巧。我經常听老板說，就作一个商人来講，我缺乏某种最最少不得的东西，那就是打从心眼儿里对那职业的爱好。也許这倒是眞的，我在老板象阿耳戈斯一样的严密监視之下，曾經不得不把白的說成黑的或是把黑的說成白的，不得不把只値十比索的东西說成値二十比索或三十比索。要是我有那种对职业的爱好的話，那么为什么我这么作的时候那样不老練，不管是不是时候脸都会涨得通紅呢？为什么当我說到一块布的尺碼的时候，我会羞赧得口吃起来，眼睛看着地不敢接触顧客的目光呢？

而且，有的时候，还有一种抑制不住的冲动袭击着我，那就是我眞想一下子跳过柜台去追上一个可怜的顧客，把一些錢放在他的手里对他說：

“你拿着吧，这是你的，我把价錢弄錯了！”

还有我那夜晚的恶梦喲！有一回我梦見店里正在忙得不可

---

① 彼毕托：何塞的亲昵的称呼。

开交的时候，戴着暖帽穿着拖鞋的老板象中了魔一样在指手划脚地张罗着。突然，那商店連同它的貨物一道，一下子变成了一张巨大的蛛网，蛛网中間呆着一只恶狠狠的蜘蛛，用它那双閃光的眼睛迷惑着从四面八方飞来的蚊蠅，把它們吸引到它的罗网中来。它們都陷落在那张可怖的网里。我为了不証自己也給那网纏住，就死命地一跃，但是我缺乏冲劲，也墜到了那险恶的网眼上，象另一个格列佛一般被千万根粘糊糊的蛛絲縛住了。我感到极度的恐怖，掙扎着想要冲破那可怕的大网，可就一下子連着被子滾落到床下惊醒了，醒来的时候发覺自己害怕得渾身都在发抖。

这些事情和我在工作中所发覺的其他一切，都在考驗着我，証明我并不适宜于这个工作。但是另外一种更要阴暗的景象和我对职业的迫切要求，使得我的渴望独立的冲动麻木下来了。我自己問自己：“該作蚊蠅呢还是作蜘蛛？”这确实是一个冷酷无情、証我进退为难的問題。

来店后的第六天，我想了解了解老板对我的才能是否有了定評，而且我是否有希望得到这个职位和薪水究竟有多少，也該是时候了。我打定主意要尽快找个机会証皮拉揚先生說明这些問題。但是每当我怀着这个目的走近他的时候，他就用那种使得我这生来胆小的人仓惶失措的眼光瞪着我。我吓退了，自己对自己說：“呆会儿再看吧。”那天白天过去了，我仍沒有走下这一着棋，而这一着棋对我来說是越来越难下了。

晚上关好了鋪門以后，我开始重新摆設橱窗內的貨样。那时我想出来了一个很妙的办法。我想：“他現在是一个人在处理他的信件。我就去問他是不是要把那些紅領带拿下来換上一批蓝色的。尽管这个借口不是那么合适，但我还是要利用它去相

机行事，把話引上正題。如果我不去催他来个确定的答复，那我就眞正是个十足的傻瓜了。

我抱定决心走进店后去，后面有一扇門連着一条通向老板的办公室的通道。我还沒有在那条通道里走上几步，就有一陣暢快的談話声震动着我的耳鼓。我想順原路折回去，但是沒想到碰巧听上的几句話使得我象生了根一样釘在那儿了。我从声音中分辨出，交談的是老板和店里的一位朋友。談話里还夹着欢笑声，象是沒有个完的样子。

下面就是我听到的談話：

朋友："那末說来，你就不要付什么薪水、报酬和任何小費了？"

老板："唔，連一个子儿也不破費。当我需要一个店員的时候，我就在报上登个广告。应征的人成群地来，就看你怎么挑选了。"

朋友："可是他們不会要你提供某种保証，答应他們作了工能得到报酬嗎？"

老板："完全沒有这一套！我来告訴你是怎么回事：我总是挑选那些新手，那些头一次上陣的脚色。如果他是外乡人的話，那就更好。"

朋友："可是那样你就得花时間来教他們，还不是有所得也有所失。結果也許刀鞘比刀子还多花錢哩。"

老板："不，不；你呆会儿就明白了。当你挑中了一个人的时候，开始要拒絕他的請求。他会苦苦央求你，慢慢地你就能巧妙地制服他，让他象綿羊一样乖乖地順从你。买卖作成以后，头一次你就罰他干那种最伤他面子的活。要把他所有的忌諱都打掉。"

朋友："把他的架子也打掉。哈……哈！"

老板："这目的达到以后，你就可以随意摆布他了。"

朋友："对，对！可是不管怎样还是得看着他，終归还是得自己来抓来管。如果你請了一个合适的人，也給他工資的話，就会省掉很多麻煩，再說……"

老板："唔，你說是让他以后提出过高的要求，把絞索套上我們的脖子嗎？"

朋友："可是你的人也会提出要求来的。我想他們决不会老愿意白白地干活。"

老板："那是当然的，但是要是策略用得对的話，我这套办法的效果是非常好的。你要知道，一个店員在掌握了业务、摸到了个中底細以后，就会放肆起来的。他会变得不安分起来，工作也不象起初那样拚着干了，因为他知道出了这家店的門他还会找上另外一个差使。那差使如果不比他丢掉的差使好的話，至少也是半斤八两。反过来說，謀事的新手为了要得到一个职业，倒会在各方面都卖力气来巴結我們。他一口气从早忙到晚，对于什么活儿都不会有意見。一句話归总，他是个干劲十足的傻小子，而且还不領一个錢的工資，这是多么理想的买卖，老哥！"

朋友："可是他总会厌煩的，到那时候……"

老板："对；可是这也是早就看到了的，因此就总是雇两个人。一个来的时間久一些，有了一点实际的經驗，另一个却是刚刚开始。那第一个开始跟我們找麻煩的时候，我們就再給他許愿把他留住几天，留到第二个可以頂上他那角色的时候。这事儿办到以后，要甩掉那放肆的家伙办法多得很。比如說个不相宜的工資数目，或者就对他說：朋友，我不喜欢你的工作，你的长相討顧客的厌，或者用其他办法来催他卷鋪盖。場子空出以后，花三十个生太伏在报屁股上登个小广告，就会有一大群人来要

求頂窩，那么又一个干劲十足的傻子就会頂上那些老滑头，又棒，又不花錢，美得很。你尽管相信好了：新人，永远是新人，这就是我們的需要！”

朋友：“唔，可是就一点报酬也不給他們嗎？”

老板：“他們在这里得到的知識和經驗，难道一文不值嗎？如果說有誰亏負了誰的話，那肯定說不是我。我已略略露給他們一些窍門，照我看这也是有經济价值的。啊，誰說不是这样！要是他們也知道照样去耍弄另一些刚出売的雛儿，那他們肯定也会发財的。”

我不愿意再听下去，就踊着脚走开了。我拿着我的帽子走，到了街上。

在意外地发覺了那种惊人的事情之后，紛乱的思想和情感象旋风一样冲上我的心头，各种各样最荒唐的复仇計划从我那激动的脑际閃过。去放火烧掉那家店鋪，还是把那种不公道的事情公布出来鬧他个滿城风雨？还是到法院里去告他一状？我恨我沒有象拉瓦却那样的一副心腸，来把皮拉揚和他的鋪子从这个行星系統里轟出去。

但是，夜晚的寒冷把我想毁灭的狂热劲儿鎮定下来。在激怒和忿恨之后跟着来的是心里的宁靜。我精神上的抑郁也終于使我变得非常清醒。那时我記起了“我已略略露給他們一些窍門”的那句話，感到我的遭遇虽然不幸，但也确有教育作用。是的，窍門是突然一下子全露出来了。

我朝那也許还要鈎住好些不提防的人的“銀鈎”望了一下，开始沿着空寂的街头走去，同时象鬼迷心窍似地老是在想：

“天哪，我到什么时候才会成为一个老行家啊！”

太阳下

西普里阿娜坐在松軟的沙滩上。当她的餓慌了的孩子貪饞地吮吸着她的健康的乳头的时候，她抬起由于长途奔波而显得潮潤的明亮的眼睛凝望着风平浪靜的大海。

她看到奔集眼底的那种奇丽的景色，暫时忘却了流沙上那一段艰苦的行程。照映着蒼天的水色是深蓝的。空气的靜謐和落潮的平稳使得大海象一个巨大的水潭，澄澈而又宁靜。在明鏡般的海面上，不起一絲波浪和一点漣漪。远地海天相接处的一片船帆，也几乎沒有打破这风平浪靜的安穆的景象。

西普里阿娜休息了一会儿，就又站了起来。她要到达她要去的地方，还需走很长的一段路。在她的右面，有一个深入海中的高聳的海岬。它的悬岩峭壁光秃秃的，沒有树木也沒有花草。她左面是一整片細白的平沙，一直延展到聳立在东方的深暗的群山脚边。那年青的女人右臂上挂着一个柳条籃，用她的羊毛披肩的褶摆罩着她的睡熟了的孩子。她的披肩的艳紅和鮮綠的顏色，在单調的灰沉沉的沙丘中間显得分外耀眼。她緩慢地走下沙坡，开始沿着海滩朝前走。潮退了，一条又寬又长的地面露了出来。在有些潮湿的地面上，留下了这拾貝介的妇女的輕微足印。她的目光能看到的地方，見不到一个人影。远处隐約的退潮引起一綫白色的浪花，几个海鷗在浪花上盘旋着。还有些巨大的鵜鶘把翅膀张开不动，就象被看不見的綫牽着的紙

鷹一般，一个个悬在睡着了的水面上。它們的变动不定的影子在沙丘的上空异样地扩大开来，接着就轉过海岬，消失在海天深处。

那个妇女走了半小时之后，来到了挡着去路的一堆大岩石前面。海滩在那儿慢慢变窄了，最后消失在一大片横切着裂罅的棱柱形的岩石下面。西普里阿娜輕捷地越过了那堆障碍轉向左边，来到了一个使人耳目一新的地方，来到了一个处在深谷之間由高聳的悬岩断壁环抱的小海湾里。

海滩在那儿又出現了，但是非常短，非常狭窄。浅淡的黄金色的沙滩，象一条极精致的地毯，沿着半圓形的阴暗的岩壁伸展着。

这母亲首先想要作的就是找一个太阳照不到的地方来擱她的孩子。她很快就在一个高大的岩石下找到了一片阴影。岩石的側面还是潮湿的，上面留着深深的浪涛冲击的痕迹。

她选好一个看来最干燥、离水最远的地方，就从肩上取下大披肩来，用它为她睡熟的孩子鋪了一个軟軟的小床。为了不把孩子弄醒，她小心翼翼輕輕地把他放在那个临时作成的小巢内。

这个刚十个月的孩子发育得非常好。他肥胖白净，一双大眼睛現在閉上了，合着的眼皮就象两片透明的精致的玫瑰花瓣一样。

母亲象着了迷似的，好大一会守在那儿，貪看着他那美丽的小脸。她肤色浅黑，中等身材，头发又黑又多，样子并不美。她那粗朴的面庞的輪廓，并沒有什么吸引人的地方。她的嘴唇肥厚，寬大的嘴里长着一排农妇的又白又大的牙齿。一双棕褐色的小眼睛除了显得頗为溫顺之外，沒有露出任何表情。但是，当那一

副脸轉向那孩子的时候，脸上的綫条就柔和了，眼瞳里射出热情的撫爱的光彩，她的整个样子也都变得溫慈、甜蜜和好看起来。

太阳高挂在水平綫上，它的光芒照滿了那个特别美丽幽靜的角落。山峰的側面消失在浓密的灌木和籐蔓里。从茂密的树丛深处，間歇地传出鳥儿的凄清的囀鳴，盖住了昆虫的輕微的嚶嚶声和浪涛拍着岩石的柔和的声音。

大海长空都安宁平穩，而那恬靜的气氛也反映在睡嬰的面庞上，也閃露在那被眼前的景象的抵御不了的魔力所征服的母亲的眉宇間。

她回到海岸边去。在小海滩的前面，一片广大低平的崖石地直伸入海約有五十来米。岩石的表面光滑，有着无数长滿苔蘚和各种海草的裂罅。

西普里阿娜脫掉了她的笨重的鞋子，把褪了色的布裙撩起来围在腰上，提起籃子来穿过那狹窄的海滩，在潮滑的岩石上前进着，一面走一面还时常弯下腰来仔細察看沿路碰上的岩洞。岩洞上附滿了各种各样的貝属动物。这年輕女人用一个小鉄鈎子把那些軟体动物从石头上弄下来抛到自己的籃子里。她还不时停下工作，很快地望望那个安靜地熟睡着的小东西。

大海象一个盛着溶化了的蓝宝石的大池。落潮期虽然已經过去很久了，但是涨潮升得很慢，只有經驗丰富的眼睛才能察覚到岩石的可見的部分是怎样不知不覚地少了。海水沿着石头的裂縫滲透上来，越来越有力也越来越多了。

这拾貝的女人不慌不忙地継續工作着。她对这地方极为熟悉。就是涨潮时候到了，她也会来得及在海浪淹沒那片崖石地之前离开那儿。

籃子很快差不多裝滿了。在海藻的透明的叶子中間，有灰

色的海螺、暗白色的“塔卡”和青綠色粘糊糊的“恰貝”。西普里阿娜弯着腰，一只手提着籃子另一只手拿着鉤子，一点也不担心地在那片湿漉漉的地方来回走着。她那浅黑色的圓圓的頸子露在紧身背心的外面，灵活的眼睛仔細地窺探着岩縫，发現了海味之后就把它們从凹凸不平的岩石面上弄下来。她还时常要直起身来，把搭下来了的烏黑的头发攏到頸后去。那时，在她肥实的臀部上就显露出她那农家妇女的壮实的身段，綫条虽似略粗一些，但也不乏端丽动人的地方。太阳热烈地吻得她的肥胖的面頰透紅了。她深深呼吸着的清新的空气，使得这健壮少妇的青春血液在血管里面旺盛地奔流着。

时間在流过去，潮水慢慢地升上来，一点点侵进了崖石地的低处。西普里阿娜从这边走到那边忙着干活。她突然停下来，眼睛盯住一个石縫的內部。接着她又直起腰来朝前走了一步；但是，她几乎立即又轉身回到了原来的地方去。那吸住她的注意力使她折回去的东西，原来是一个落在一处小隙縫底下的形状很奇特的貝壳。它虽然小极了，但透过晶瑩的水看上去，就显得似乎很大。

西普里阿娜跪下来，把右手朝那石縫伸去，但是沒有用。那縫隙太窄了，她只能用指尖略微触到那珠光閃閃的东西。这可以触到的情况激发了她要得到它的愿望。她把手縮回来，迟疑了一下；但是，她記起了她的儿子，她想那东西对孩子来說是一个很好的玩具，又不用花一个錢。

那个貝壳呈淡淡的玫瑰色，閃着漂亮的虹彩，在翠綠的絲絨盒子一般的小澗里色調分外显得柔和。西普里阿娜重新試着去取，排除了障碍，拿到了那个珍貴的貝壳。她試图把手縮回，但是手拿不出来了。她費尽力气也是枉然，怎么样都无济于事。她

已經陷入圈套中！縫隙的結构和它的毛茸茸的边沿的柔潤，使得她的手可以勉强地沿着狭窄的縫道滑进去。那縫道現在却象一个鐲子一样扣住了她的手腕，她那只劳动者的粗大的手抽不回来了。

西普里阿娜起初只是略微覚得有些不适意，但是随着时間过去，努力沒有效果，她就慢慢变得暴躁起来。接着她的心头发生了一种模糊的惶惑之感，而且越来越不安了。她心跳加快，鬢角上滲出了冰凉的汗珠。突然，她的血液在血管里停止流动，瞳孔睜大开来，全身象落叶一样地发抖。她的眼睛和脸頰都吓得变了颜色，因为她看到在她的前面升上来一条移动着的白綫，它稍微飞卷上海滩就迅速地退了回去——那就是海潮的浪花。她清晰地想象到了她的儿子被涨潮卷带走的可怖的形象，发出来一声尖銳的哀号。那号叫的声音引起山峽的回响，在水面上滑过去，消散在大海深处的动盪波涛之間了。

她跪到石头上面，在好几分鈡内暴烈地抽着那只手。由于肌肉绷的过紧，她的关节就发出咯咯的响声并且錯脫开来。她的哀叫声惊起了在小海湾附近覓食的鳥类。海鷗、烏鴉和海燕都展开翅膀，在輝煌灿烂的太阳光下面急急地飞走了。

那个女人的样子可怕得很：她的汗透了的衣服粘在皮肤上；散乱的头发部分地遮蔽了变得非常可怖的脸；两頰陷了进去，眼瞳里閃射着异样的光芒。她已經不再号叫，而是呆呆凝望着横放在海滩上的那个小包包，揣度着波浪还要多久才打到那里。这并不要等多少时候，因为涨潮已經加快了它的上升的速度，石台很快就只隔水面几厘米了。

以前一直是宁靜的海洋，这时候开始鼓涨起来，它的閃光的背痙攣似地震蕩顫抖。微波細浪到处都在打乱那平滑的蓝色海

洋。一片輕柔的波涛发出和諧的颯颯声音，开始拍击着岩石的侧面，把雪花般的白沫撒上沙滩。白色的浪花在灿烂的阳光照耀之下，发出来象珍珠和彩虹一样的变幻的色彩。

那个偏僻的小海湾的气氛特别安宁恬靜。靜止的空气暖洋洋的，散发着冲鼻的咸味，透过它可以听到波涛打着岩石的低沉的声音，听到昆虫的嗡嗡之声和远处的海鷹的叫声。

这青年妇女为了想站起来而用力过度，疲乏不堪。她把她那求援的目光朝四方环顧，但是无論是在陆地上还是在海洋上都沒有瞧見一个可以赶来援救她的人影。她哀声地叫喊着她的亲人，叫喊着她自己的母亲和孩子的父亲，但是沒有人回答她，他們都在沙丘后面的貧穷的小茅屋里等待她回去。她仰望着青天，作母亲的慈爱使得她那粗朴的、充滿了痛苦的心灵里发出了令人心碎腸断的哀号：

“我的上帝喲，可怜可怜我的儿子吧！帮一帮他，救一救他！……饒恕我的小宝貝吧，上帝喲！圣处女呀，我求您保护他！……把我的命拿去，救了他的小生命吧！圣母呀，让我把手抽出来，把他放远一点！……我只去一会儿，就只去一小会儿！……我向您发誓还要回到这里来！我会让浪花把我吞去，让我在这些石头上碰得粉身碎骨；我一步也不会动弹，就是死也会感謝您的恩德！圣处女呀，求你阻断海潮，停住波浪，别让我絕望地死去！……上帝保佑！上帝慈悲！圣处女啊，您听听我的請求吧！”

头頂上面，天空的蓝色的眸子仍旧是一动也不动。它一尘不染，也无一絲顰蹙之意。它空寂无边，澄澈清明而又深不可测。

波浪最初袭上石台的时候，这母亲最后地迸发出一声疯狂

的絕望的叫喊，然后就只从她的喉間涌上来一陣模糊的低哑的声音，就象临死的人喉头哽塞的响声一样。

冰冷的水打到西普里阿娜的身上，使她恢复了力量。她要把手从裂縫里抽出来的斗爭，又以更加疯狂的拚命的方式开始了。她猛烈地摆动着手，肉碰撞着石头，使得肌肤都肿了起来，而那擒住她的枷鎖就似乎把她的手腕扣的更紧了。

不断上涨的汪洋大海終于盖滿了那片石头地，那跪着的女人只剩下上身还留在水面上了。从那时候起，潮水就更加迅速地涨上来，不久就涨到离那小孩躺的非常近的地方。过了几分鈡以后，那不可避免的时刻終于到来了。一个波浪伸开它那柔韌的爪尖，卷上了那个小家伙睡着的处所。小孩被水一冲就給惊醒了。他象肉虫子一般地扭动着，发出来一声尖銳的哭叫。

正象是怕她还不够痛苦一样，这一幕景象就在那个青年妇女的面前展开。当她感觉到那使她心碎腸断的哭叫声音的时候，她那失神的眸子里就发射出来一陣疯狂的光芒。她象一头陷入了圈套用牙齿去咬断那被扣住的肢体的野兽一样，惶急地张开嘴朝着石块傾側过去。但是，她連这个救急的办法也不可能采用了，因为水已經淹到了她的胸前，使得她只有把头仰起来。

波浪在海滩上欢娱地輕快地一来一去，嬉鬧着把那小男孩卷带在自己的衣縫中間。包着那孩子的粗厚的衣巾都給剝掉了，除了一件白色的小汗衫以外，他就再沒有其他的衣服了。他的圓胖的身子在浪花中間滾动着，两只小胳膊和一双小腿乱搖乱踢。他的光滑柔嫩的皮肤遭到水浪的冲击，受到海滩沙粒的无休无止的磨擦，在刺目的太阳的照耀下发出閃亮的光采。

西普里阿娜伸长着颈子，睁着眼看了那一幕景象，因为情緒特别激动，全身都在发抖。由于极度痛苦的侵袭，她突然神志昏迷了，一切都在她的眼前消失。她的心灵的光芒在飓风的横扫下熄灭了。她的精力消尽了，身体也就不能保持原来姿式。她的头沉到了水里，在涨潮的平静的水面上，激起了一个小小的漩渦，冒上来几个小水泡。

波浪戏弄着那小孩，小孩的哭声越来越緩慢和微弱了。大海就象慈爱的乳母一样，极力想使他安静下来。它把他摟抱得越来越紧，向他唱着最甜蜜的催眠歌。它总是既慈祥而又不知疲倦地将他从这边轉向那边，把他一下翻得脸朝天一下子又复过去。

最后，哭声終于停住，那孩子又睡着了。虽然他的小脸变成了土色，眼睛和嘴巴里都充滿了泥沙；但是他的梦却是安靜的、深沉的，甚至当大浪携着他到海中去将他安放到海底的时候，他也不再醒来了。

蓝天在陆地和海洋的上空张着它的拱形的华盖，死亡和生命就把滄海作了洞房，在那里永远結成婚配。人們倘若知道了那慈母的无穷的痛苦，一定会默默地变得忧郁起来。但是在那时候，痛苦却絲毫也沒有蒙蔽那儿閃耀着的生命、甜蜜、和平以及爱的景象，損毀了那一幅画面的神圣的和諧。

［Ｇｅｎｅｒａｌ Ｉｎｆｏｒｍａｔｉｏｎ］
书名＝利约短篇小说集
作者＝梅仁译
页数＝１６４
ＳＳ号＝１０３３９０３４
出版日期＝１９６１年０３月第１版